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七八册目次

春秋皇綱論五卷（宋）王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春秋意林二卷（宋）劉敞撰　宋刻本　〇三一
春秋五禮例宗十卷　存七卷（一至三　七至十）（宋）張大亨撰　宋刻本　〇七〇
春秋集解三十卷（宋）吕祖謙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一一

春秋皇綱論五卷

（宋）王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皇綱論五卷內府藏本

宋王皙撰。皙自稱太原人。其始末無可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龔鼎臣東原錄載眞宗天禧中、錢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謂事、稱晏殊以語翰林學士王皙、則不止太常博士矣。王應麟玉海云、至和中、皙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今通義異義皆不傳、惟是書尚存。凡爲論二十有二、皆發明夫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案趙匡書中皆作趙正、蓋避太祖之諱。其傳王下篇引論語作一正天下、亦同此例。其言多明白平易、無穿鑿附會之習。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專爲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旌善之旨闕矣。足破孫復等有貶無褒之說。其傳釋異同篇曰、左氏善覽舊史、兼該衆說、得春秋之事蹟甚備。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經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蹟、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尋。然失於曲辨贅義、鄙淺叢雜、蓋出於衆儒之所講說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時言貌之恭惰、與卜筮巫醫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蔽也。固當裁取其文、以通經義、如玉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可并棄其玉也。二傳亦然。亦足破孫復等盡廢三傳之說。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謂不失古義。惟郊禘篇謂周公當用郊禘、成王賜之不爲過、魯國因之不爲僭。殺大夫篇謂凡書殺大夫、皆罪大夫不能見幾先去、則偏駁之見、不足爲訓矣。

宋太原王先生著

春秋皇綱論

通志堂藏板

春秋皇綱論序

宋藝文志春秋之書凡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余所見者僅三十餘部為卷數百王晳皇綱論其一也晳不知何如人自稱為太原王晳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但言其官太常博士至和間人而已不能詳其生平也直齋解題於著書之人往往舉其立身大槩使後世讀其書者雖不獲親見其人猶稍稍得其本末以為論世知人之據乃於晳獨否豈其人在直齋當時已不可得而論定邪然直齋所錄皇綱論外尚有明例隱括圖又云館閣目有通義十二卷而王伯厚又云通義之外別有異義十二卷通義據三傳註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以己意釋之則晳所著二義者正其解經之本書茲論則總括立言大旨以成編者也論特弘偉卓犖則二義亦必有足觀惜乎不得而見也嗟乎古人辛勤著書將以求知於後世而世顧不得而知之即其書幸而傳矣又不能盡傳也豈不重可歎也歟論凡五卷二十有三篇

康熙丙辰陽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皇綱論 凡二十三篇 總五卷

太原王　晳

春秋皇綱論卷第一

孔子脩春秋
始隱
尊王上
尊王下

孔子脩春秋

昔者仲尼以聖人之才識歷國應聘而卒老不遇知天命之不與己也於是崇聖業讚易道定禮樂刪詩書表先王之舊章總皇極之彝訓闡君臣父子之義原治亂興衰之道足以垂爲世教傳之無窮然於己之才識則未能盡發明之也故作春秋託之行事以盡焉則司馬遷所記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仲尼脩春秋之本意也噫夫經制可以定天下則春秋之經制備矣至誠可以贊元化則春秋之至誠深矣孰經制推至誠則承天治民統正萬事體道德而維之以禮法本仁義而振之以權綱尊君與賢旌善黜惡王道

之權衡太平之事業也此仲尼之道與其才識舉見之於春秋矣後之諸儒不原聖人本意但舉一端以爲之說公羊曰撥亂世反諸正又云制春秋之意以俟後聖何休以爲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何其迂哉夫否泰治亂如循環然否亂之極必有王者興固天命也仲尼豈知數百年後劉氏定天下與漢室乎且聖人大典將垂之萬世以爲法又豈止一漢朝乎若以衰世論之則可以撥亂而歸正若以治世言之則可以潤色乎王道無施不可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亦据當世而言爾若專爲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旌善之旨闕矣董仲舒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若此則仲尼祖述堯舜之道無以明矣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若此則春秋之文皆紀實事不得謂之空文又聖人作經義貫今古亦何必當一王之法乎杜預以爲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孔子之出此言者以
遭時之難謂已得文王之道有文王之文不當
不垂于後世故云然然亦通謂諸經未必指春
秋而言也文中子曰聖人在上則賞罰行在下
則褒貶作夫褒貶聖人所以代賞罰也是又不
見聖人推至誠明大道之旨而一經之作專在
賞罰也啖助謂春秋救周之獘革禮之薄以夏
道爲本不全守周禮則褒貶善惡斷以聖人之
義不該之矣趙氏謂春秋大要二端而已常典
也權制也春秋據周禮其典禮所不及者則聖

意窮其精理以定褒貶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
提五常又言有帝王簡易精淳之道此得春秋
之宗指優於數賢之說也但不及聖人不欲託
空言故屬之行事之意爲不悉矣備舉數賢之
說餘不足論也且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數賢之
說皆舉一端爾總而通之會歸其本意則春秋
之義全矣夫聖帝之隆莫隆於堯舜禮法之備
莫備乎三代國有史官者皆堯舜禹湯文武之
令典也史官屬辭以記得失世盛則其政美世
衰則其道微亦理之常也仲尼旣遭亂世以躬

負聖人才識無以發明故因魯史之文託之行
事以盡其所緼之志以遺後世之聖賢爾然魯
史常人之所爲也於聖賢文武之道必有不周
於是非得失之理必有不當於采掇記注之閒
必有不經於憎愛誣諱之際必有不實於仁義
禮法之訓必有不明於褒貶善惡之旨必有不
精故聖人裁取其文建以法制以成不刊之書
則聖人之才識於是可得而觀之矣故其言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此之謂也皇甫湜以謂編
年不若紀傳至云春秋之作則須左傳國語何

其淺陋之甚哉或曰左氏以爲凡諸侯有命告
則書于策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果若是
則魯史所遺者固亦多矣聖人博覽無所不知
何不盡書之乎曰仲尼脩經直據魯史魯史所
不載則何由書之況聖人制作金王法度旣憑
魯史則不當雜取他書何者欲示信據之明故
也且自於魯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所
書之事聖人之法度備矣才識周矣褒貶精矣
勸戒盡矣奚復孜孜然如左氏司馬遷之流務
多取以爲勝者耶

始隱

荀子曰聖盡倫王盡制是故學者以聖王爲師焉聖王之盛莫盛乎堯舜當天下之正位粹然一任乎道不私於己也如天地然允聖王之極摯哉堯視舜如己身舜視禹如己身又何親賢之足議乎前堯舜而有聖人矣無其時與其人莫能任乎道充其志而公天下焉後堯舜而有聖人矣無其時與其人亦莫能任乎道充其志而公天下焉堯耄而傳諸舜舜老而授之禹前後相次若天意固爲之夫是之謂其時堯舜禹

之道一道也堯舜禹之心一心也夫是之謂其人以萬物之心爲心以天地之德爲德其於己也無一毫之私夫是之謂任乎道舒卷天下無不得其欲而合乎道也如規矩繩墨然夫是之謂充其志疇克若是哉堯舜而已矣故書首二帝以道德之美莫或先焉者也然堯嗣於帝禹與其子獨舜之道尤難故仲尼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至矣哉蓋無德而稱焉夫治亂之世極然後可以相明焉善惡之理極然後可以相形焉是故仲尼約魯史修春秋推原堯舜之事以明亂世之奸慝焉噫道德之美莫過於堯舜之禪讓人倫之惡無大於世子之弒其君今隱公欲讓桓位是踰父子之親也而桓公遂弒君兄是滅臣子之理也則與世子之弒其君者罪惡鈞矣是桓公者固天下之大戮也故春秋獨於桓公不書王見桓公之無君王室之無政也然則不書王之義特爲桓而發也罪桓之由特爲隱而起也故春秋所以始於隱者此故也或曰如是則盍始於桓耶曰若以桓爲始則不見隱公讓桓之志也不見隱公讓桓之

志則罪桓之心不切也又不見隱公不書葬之事也又不見桓公汲汲君位之意也曰然則何者爲讓桓之志乎曰夫書尹氏卒仲子不葬不爵夫人至不告廟此皆讓桓之志也不始之於隱則無以見矣又曰敢問春秋亦有世子之弒其君者何故其時復書王乎曰春秋魯史固當詳內而略外也且隱以兄而讓弟其德惠奚有量哉親踰父子義則君臣而桓乃滅天常棄人理其迹尤惡蓋善善也不明則惡惡也不切故特不書王以志之也自餘他國則父不父子不

子君不君臣不臣亂世之常事也又曰諸儒謂周室自平王東遷曰以微弱賞罰政令裁行畿内故始之於隱示以平王不能中興之故也曰此説一端之説也然於始隱之義亦足相因以發明爾夫隱公之元年則平王之末年也是時楚子初僭王號天子不能征之陵遲衰亂實始於此故桓公有無王之心敢行簒弑者階此而作也或者又曰夫楚子僭號則惡逆之罪莫大焉安知聖人不爲正楚而始隱哉曰夫楚僻小國也蠻夷之俗也覩周室之微弱因而僭竊則

其罪惡天下舉知之矣魯則禮義之國也周公之後也而桓有逆行凶德雖明王可誅之爾此仲尼所以首正之也若爲正楚而始隱則隱公之經未嘗及楚至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則聖人之意不在乎正楚而在乎正桓也無可疑矣或曰子引堯舜之讓以明隱公之事則是與杜氏之説以隱公爲讓國之賢君相類也曰不然夫其讓之名至高也讓之行至美也推是心以類夫堯舜奚遠哉然隱公之才識智慮昏庸之人也其行事多不善也雖其讓之名

與堯舜同是奚救於昏庸之累哉曰然則其讓桓是耶曰非也隱公以庶長自嫌故欲讓桓爾苟桓有聖賢之才則已行泰伯之事猶可也桓既非其人矣而不明大義不能遵禮法之正私意曲惠欲同於攝讓隙一開卒被大禍則君子不與之也君子尚不與之況聖人乎

尊王上

何休之學謂春秋黜周王魯識者已非之矣不復更論謹案聖人以王道衰微賞罰無紀賢能不用罪惡不誅故采舊史之文裁以爲經豈有

他哉篤於三綱五常明於義理之盡而已爾三傳及諸子不能具曉聖人之意不知尊王之實謂自周無出言出絶之於天下也又謂榮叔歸含召伯會葬皆王之失禮故去天字以貶之此皆不曉聖人尊王之意不達三綱五常義理之盡而云也夫天王出居于鄭必有故也其故何哉辟母弟之難爾此乃直書以示譏也豈於出字更加貶絶乎噫三傳見王子瑕奔晉及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謂王者無外故不書出是以於天王出居於鄭及周公出奔晉皆

以為貶絶之也王雖不能以禮制其弟帶遂為亂而王有何惡遽貶絶之乎周公楚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復之三日卒出奔晉若以出為貶絶之辭則是襄王之惡重於子朝周公之罪甚於王子瑕及尹氏也案王子瑕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皆逆亂之臣也逆亂之臣當族戮之猶及汙瀦是其刑典故數子但書奔不言出絶之也猶譚子奔莒弦子奔黄之類亦以國滅而不言出義與此同且凡外來奔魯悉書來奔不言出奔是來字對出為義爾若春秋

為鄭史則必書曰天王來居于氾猶郕伯來奔以其來我國故不言出也則又可以言王者無來乎哉曰若但書天王居于鄭則出可知矣何必書出乎曰凡諸侯外奔皆書出明棄其境而出也若衛侯朔出奔齊苟但言奔齊則出亦可知聖人何故更書出乎又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出則在周地矣此若書天王居于鄭則在畿內非鄭國也不可之理審矣以此足知其妄也其謂去天字以貶王者蓋惑於闕文爾且仲尼不記諸侯及卿之罪惡則知王室之衰微亦以明矣桓王使渠伯糾來聘成桓公之為君尚不去天字但貶渠伯書名況他失禮之事不甚於此乎由是觀之其妄愈固不足疑矣

尊王下

春秋列國莫大於齊晉楚楚僭王號固不足取而齊晉之君莫盛於桓文故孟子謂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故何哉夫豈以其執中國之權制天下之命而云乎夫周室雖衰天命未改桓文諸侯爵曰子也而執中國之權制天下之命則是僭

僭之臣也奚足議耶然聖人以其有尊周室安中國之心故爾何以知其然哉謹案惠王以惠后故寵其子帶欲廢太子於是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厥後太子踐阼是為襄王此仲尼所謂一匡天下也桓公既歿叔帶卒亂周室天王出居于鄭幾不能復於是晉文公帥師逆王以歸于王城遂誅叔帶故仲尼書出定襄王以示之義由是觀之則二君之大節可見矣此聖人所以褒其功稱其仁也又齊桓之會葵丘為盛以其一明天子之禁也晉文之[illegible]

踐土稱信以其胥奬王室之忠也夫以東周之微不絕如綫桓文之勢宸於天下卒能尊周室安中國厥功茂哉然不能推至公血誠力遵王道之正征伐自出賦貢自專則其罪爾荀子曰粹而王駮而伯此之謂也故仲尼因桓文之事而辭以致其義焉義者何明於君臣之分篤於仁義之心雖其駮會于粹而已矣或曰然則桓文之功並耶曰然又曰如此則仲尼何以云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乎曰仲尼之云譎者一時權譎之謂也非謂詐也苟專以譎

爲詐則當云湯武正而不譎桓文譎而不正聖人不當云齊桓正而不譎也且齊桓用兵脅魯使殺子糾又以無名侵蔡遂伐楚責王貢之不入寗毋之會又欲聽子華之言凡如此類豈不譎哉晉文伐原以存信辟楚以示報躬率諸侯朝事天子豈不正哉但齊桓之定太子也不欲使惠王廢嫡庶之正是其本志故仲尼謂之一正天下首止之會是也以其猶有彊君之嫌故謂之正而不譎也晉文之逆襄王也藉以求諸侯信義之名非其至誠而抵偃勸以繼文之業王城之師是也以其不本尊王之義故謂之譎而不正也噫聖人發於精懸章爲大訓如此之極也而後世猶有篡奪之臣亦未如之何也已

春秋皇綱論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皇綱論卷第二

公即位

卿書名氏

稱人

公即位

禮君薨嗣子旣即位（此謂踰年之即位）繫先君之末年未即改元者子統於父臣統於君也公羊云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此說是也世子稱子者待之以君也凡喪即位經無明文啖助曰旣殯而嗣子爲君今以二說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謹案顧命四月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以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太史御王冊命事畢諸侯出廟門俟康誥云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羣公旣皆聽命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其辭連顧命後云康王旣尸天子則亦冊命不遠不可謂之踰年即位也況命誥之文皆無踰年即位之意是啖子傳此而爲說也公羊云殯後即位杜預曰尚書顧命天子在

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然大抵禮必有法法無不通若謂凡踰年宜即位則假設諸侯十二月晦日薨五日而殯則是過朔三日若待不殯便行即位之禮則先君之薨歲一日爾忍行之乎此理所未安也謹案虞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稱二十八載者舜受終于文祖後二十八載也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者舜之三載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者孔安國云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愚竊

謂此是先王之禮嗣君即阼之正法也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古人皆然則譏今不然也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天子諸侯理應不異則古者君薨旣殯然後嗣子冊命爲主於君薨之明年旣是嗣君之年則義當改元也又於三年服終之後當朝于天王旣錫命然後告廟行即位之禮爲得其正詩瞻彼洛矣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鄭氏箋曰諸侯世子除三年喪則作乎曰諸侯有繼世之義其

爲太子也固已命之於天子矣既殯而即位則臣子可以言公矣亦猶康王之誥稱惟新陟王也其踰年改稱嗣君之元年則有成君之尊故稱爵也是嗣子統於先君之末年則稱子踰年爲嗣君之元年則稱爵義當然也至於喪禮三年聽於冢宰服除而朝天子錫命而爲諸侯月正元日朝廟即阼則當以堯舜之法爲正左氏釋公子遂如齊納幣云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杜氏曰謂亮陰既終嘉好之禮始作此除凶之即位也噫此即位之說乃與舜典之文相表裏也但左氏之學不自知此是先王所制即位之正禮不能究明之爾好學君子宜深詳之

卿書名氏

春秋凡卿書名氏何也志其執政之臣也春秋之辭簡不必於初命即書其名因事則書之凡國政之善惡皆斯人之所與議褒貶之理不獨在國君故也其大夫比三事一命不與國政褒貶無所及故例稱人略之也全盛之世凡諸侯之卿皆命乎天子所以奉三年之喪來受爵命也此義是也周衰禮壞樂崩上替下僭故不待三年而於君薨之踰年改元之後不復聽王爵命擅行即位之禮仲尼書之皆記過也孟子滕世子使問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子而反之不可復問孟子孟子曰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世子曰然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四方來弔者觀之大悅兼孟子之言則知魯皆不行三年之服也又足見諸侯居喪之禮當如是也或曰莊公閔公僖公不書即位乃聖人善之乎曰不然此三君自以繼弒避嫌不書即位爾非實能奉三年之制也若書即位則嫌乎如桓宣之篡也喪禮不備猶可也篡則不可言也故春秋於此三君不復論其非喪禮之貶也或曰諸侯在喪稱子改元稱爵既預爵問何不謂之即王命請國政謂之命

卿若大夫則本國之君自命焉不與政也左氏謂凡不書名皆不卿是也春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擅權不奉王命結爲仇黨恣行侵伐甚者戕人之國臣弑其君由是諸國之卿皆非王命其勢不得不然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公羊曰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云吾大夫則是已爲大夫矣云大夫之未命者則是未正命爲卿也啖子曰禮諸侯之卿皆命于天子故趙氏不用王制之文而以啖說爲正然此乃治世之正法也衰亂之世豈能然邪愚案隱公之卿多不書氏蓋

隱公以庶長自嫌欲同於攝故所用之卿亦不正命皆去族以別之傳曰隱不爵命大夫此說是也啖趙謂未命之卿爲失王命又以爲齊桓伯後未命卿序在命卿之下故例皆請命小國不能自通王室亦少能爭長故皆不請終於春秋此說無所據恐不然也魯桓公三年翬始稱公子桓弑君兄又成宋亂不顧王法莫此之甚豈復請天子命翬爲卿邪蓋桓公寵其篡謀自命之爾又諸侯之薨嗣子不待王命皆擅行即位之禮其閒復有不正而自爲君者豈於命卿

乃反請天子乎楚子僭稱王又豈肯更於周請命乎斯理之不然也斷可知矣襄二十九年諸國之卿城杞鄭公孫段亦書名氏杜預以爲攝卿行也案攝卿則但書名柔溺是也此蓋鄭國僭有六卿故城杞之時段以爲卿至三十年伯有之死又命爲上卿之亞故子產使次已位也噫春秋迹盛衰凡大國之卿皆書名氏記其人則於其行事也得以襃貶之矣內大夫攝行卿事則去族以別於正卿外大夫攝行卿事事接於魯則亦書名詳外也鄭自平王之後桓武之

閒稍亦彊盛此於陳蔡莊公多所侵伐其後繼有良臣故春秋於伯爵之國獨書鄭卿名氏自曹以下至邾滕紀莒之類雖有侯爵者皆以微弱不能自彊於國政當時無所輕重故略其卿稱人而已獨曹公子首以助大國伐無道公孫會以公族而叛皆特書族詳之也其他小國以事接於魯雖其正卿亦但書名降於大國也若諸侯不請命則二百餘年之閒凡小國無一人請命乎亦近誣也秦自穆公奄有西戎然大抵不預中國盟會侵伐但與晉爲仇敵爾故不書

卿之名氏經書秦伯使術來聘降于大國也楚國僻遠始稱人漸進稱名後遂具大夫名氏亦見其因時之盛衰也以此知大國當其書名氏不足疑也啖趙据城濮之戰楚得臣稱人以為未命之卿稱人也愚案得臣稱人蓋亦降稱人爾下文有楚殺其大夫得臣知此戰者是得臣也啖氏又曰外未命之卿略而稱人所以重王命尊周室也案諸侯莫八者與諸侯會則正其為君豈可專王命乎其所以顯其罪惡待待貶絕而見矣則諸侯之卿亦當然也雖非王命自以大國權勢之重備書名氏既書名氏則貶在其間矣啖氏之說皆自治世言之也其謂叛逆奔執殺則例皆書名以示勸懲此說是也但不當謂未王命爾且既居卿職執行國政雖未正命固當書名何者以其任用稍尊異於衆大夫也又其間有功善可錄者則特書以進之屈完是也是時楚卿未見於經召陵之名亦是事接於會例合名以功故特書名氏也但春秋之世有功者希為罪者多故鮮其人爾又諸侯世子以國嗣之重當在卿上其諸侯兄弟名見于

經者亦皆命卿故書之也

稱人

經書人者義例非一啖助謂三傳以卿有罪者貶之稱人則是掩惡也唯楚子稱人以圍宋貶之同夷狄也此蓋用穀梁之說謂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義亦非矣是時晉文公即位四年勉修國政出定襄王欲繼齊桓之業而諸侯不能早援大國共尊天子反事借楚同力圍宋則此諸侯曾聾瞽之不若也夫楚子恃彊而借其罪惡不待貶絕而見也故略楚子稱人所以使罪歸於諸侯爾又以公之往會而示諱焉下文曰公會諸侯于宋若上有楚子則嫌公往會之罪與諸侯鈞矣既曰楚人而下云公會諸侯則是使若楚人不預然斯其微旨也且春秋雖大國之卿亦不得序在諸侯上知此楚人即楚子也蓋聖人託以明義婉而成章故變文也若謂人楚子所以人諸侯則亦是貶以稱人也聖人之意殆不然矣噫夫春秋之稱人自有明例但諸儒思之未至爾書序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而春秋書

曰晉人敗秦師于殽此皆仲尼之言而乃異同者其故何哉書序舉其實而春秋著以法而云也夫穆公遣師伐鄭又入滑貪狡無信輕棄民命者也晉往敗之雖非正然秦罪重於晉若書晉子或晉侯敗秦師于崤則是罪晉甚於秦矣故仲尼稱人以恕晉也歷觀經之本末義例皆然大抵事善而情或可責則稱人以略其美事不善而理有可矜則稱人以汎其罪若楚子圍許執鄭如奉天子之邑而實不然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而終後不恪若此之類

皆事善而情有可責則稱人以略其美也晉襄公敗秦師于崤而秦有貪虐之罪成公與諸國大夫盟于蜀非大夫彊請若此之類皆事不善而理有可矜則稱人以汎其罪也其或不繫乎是非輕重者亦特略以稱人若陳人之歸是也餘傚此義類而稱人者直非卿爾而三傳謂貶爵秩及卿稱人者皆不悉聖人之意然也

春秋皇綱論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皇綱論卷第三

朝會盟
會盟異例
侵伐取滅
紀師
戰上
戰下

朝會盟

天子建侯列之五等盤錯重固謂之守土之官則自非王命不當出境也春秋之諸侯輒相朝會此不臣之迹也若乃鄰國之君壤土相接風聲禮化得以相關豈可禁其往來而絕其歡泰乎聖王創禮必不然也當有制度為之節文但

不可不稟王命私相朝爾至於會遇亦是古禮當然或天子巡省四方或王命征討有罪故為制會遇之禮以親之也春秋之際上陵下替以彊制弱以多暴寡故諸侯擅相會遇以固仇黨聖王之罪人也然則會既不可又從而為之盟者則其罪愈重矣嗚呼至治之世綱紀張設諸侯職守國土恭行王政有功德者賞之寵之有

罪惡者罰之廢之曷敢私相爲會盟之以盟乎何哉以其制由天子天下莫敢不一歸之於王度故也是故雖在衰世亦無王者與盟之義爲齊桓晉文之初舉非王命特以會世子定襄王遂命之以爲侯伯然不能以禮法之正一請王命以制天下則非正也本既不正則須假天子之命而盟以固之爾故伯者之盟葵丘爲盛以其不歃血而一明天子之禁也然聖人猶譏之云者以天子三公在是當自當王命而已何假殺牲載書是其實不尊王之意蓋惡之也它會

盟則各具于通義此不復論大抵盟者要約之事也本不可行之中國衰微之時猶賴之者以其託好會要神明有益乎沮姦心而救亂世也悲夫

會盟異例

春秋記事有取舍繁省凡常事合禮者及不合禮而事小不足爲懲勸者雖舊史或載而經則不書故外相朝會不書也其特會參會亦有書者以明上下事迹故爾至於大會諸侯則必書何者以天子在上而諸侯非王命大爲集會啟爲疑之端故書之也凡經書諸侯會于某而上文無公會者魯不預也扈之會盟是也若公雖預盟而但曰公會諸侯盟于某而不序者公得罪不與公序直令歃血而已爲辱之甚不敢直書其事故變文也文七年扈之盟是也又書不見公及公不與盟皆未至深辱故直書也沙隨平丘之會是也其上文書公會某侯某侯于某下云同盟于某者則一會之人盡盟也若柯陵之盟是也雖上文書公會某侯某侯于某不直言同盟而又再言諸侯盟于某者亦公不預也

祝柯之盟是也其書公會天子之卿某侯某侯于某而又言公及諸侯盟于某地者則天子之卿不預皐鼬之盟是也於此例中又不言公及者則仲尼特有微旨也首止葵丘之盟是也推此則見聖人制作之體自有法度而三傳及先儒皆不盡曉是致聖人之意闇而不章不亦惜哉其諸解釋具見通義

侵伐取滅

易曰地水師取其行險而順能以衆正之象也聖哲之士觀其象而得用師之術焉此兵之所

由起也所以征暴亂而肅天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爾用之有時旋即休偃又所以訓戢兵戒黷武也是故王者之兵有征有伐凡本仁義以名辭往正之曰征舜征苗湯征葛是也加用功力曰伐若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是也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其正也春秋之時王綱絕紐諸侯擅命侵伐自出蕩然不制雖桓公之師其始亦不能應于王義後遂有功周室乃命為侯伯用師侵伐雖假王命其實專之非正也至他諸侯則本非天子之命而當槩交

力爭以自為侯伯者皆當世之罪人也然春秋皆書伐者假名辭用功力也趙正曰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此說近之矣然案當時兵伐之事多非王命豈論有名與無名乎當日稱罪致討曰伐否曰侵謂不聲辭以致伐直侵之爾聊舉一二以明其事宣三年夏楚人侵鄭傳曰鄭即晉故六年春晉趙盾侵陳傳曰陳即楚故案此二者以其叛已之故也雖有叛已之事二國不聲辭以伐之即書曰侵爾豈是無名乎又若以無名之稱施於非義則春秋之伐

孰為義乎但以其稱彼之罪以行其伐亦幾於奉辭之體故云伐也若無辭以稱其罪直行侵犯事與伐異故云侵也詩曰四夷交侵是其義也取者三傳皆以為易辭也趙正曰或邑或附庸凡力得之曰取予案二說俱非也詳觀經例歸取之義但以好曰歸非好曰取爾不施於易與力也滅者滅其宗廟社稷也凡滅人之國而反書取者謂不滅其祀以為附庸也取大邑亦有書滅者誅殺吏民無道之甚且又大邑可以同乎小國故書滅以罪之也

紀師

春秋凡它國用師之事書之于經者皆成師以上乃書之也何哉重衆也至于魯則雖不成師亦書之重內事也公羊曰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卑師衆稱師此說是也施之於內外俱可通矣其曰將尊師少稱將謂不滿二千五百人者此則施之於內可也不可通之於外國也夫外師皆魯史承赴告而書也苟赴告之時不言師數則魯史何由知之乎故凡書帥而不言帥師者皆不知其師之衆寡則闕之也又曰將卑師

少稱人此一說則內外俱不可通也案桓十三年及燕人戰燕師敗績此人亦稱師則燕師雖少亦不下二千五百人也此不可施之於外之明驗也若施之於內則不復稱人矣然則凡外師稱人稱師各舉重以言之爾其有不繫褒貶重輕則但稱師晉趙鞅衣之師是也內師則凡書卿而不言帥師者不成師也若叔老會晉荀偃伐許是也不書卿而但言師者則卑者將而師多也若師及齊師圍郕是也書及某人伐某或止書伐某者則卑者將而又不成師也若及

宋人衛人伐邾與滅項是也又有公親行而諱之者若及邾人戰于升陘是也詳此義例則可以觀春秋用師之制矣

戰上

春秋侵伐圍入舉其文則罪可知也至于戰則不可知之故書及以別其曲直輕重也何哉凡魯與他國戰率以內及外而書之意者以尊內及外而言之也既尊內及外則不以師之客主論之內既不以師之客主論之則它諸侯之戰書及者亦然矣蓋尊其及之者外其及者故不以客主論之也然則春秋大抵多是主及之者何也曰春秋之世諸侯擅行侵伐率非義舉故多以主及客罪暴亂也其罪鈞者亦然若暴亂之國為諸侯所伐則以客及主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與不直此說是也穀梁曰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何休難之曰河曲之戰兩不直故去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善乎又穀梁以為河曲之戰不言及略之也自相反矣鄭氏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爾不施於直與不直也

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郎戰是也兵不義則主直衛人及齊人戰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也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則鄉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也河曲戰不言及者疾其亟戰爭衆兵故略其先後啖助曰凡外戰皆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宋師及齊師戰獨違常例案左氏及齊伐宋也趙氏曰春秋紀兵無曲直之異一其非也兵王者制之凡戰先主人見不服也謂以主及客也又曰以華及夷內

中國而外四夷也三子之說俱祖穀梁而言也愚案齊有豎貂易牙之亂故宋襄公以齊桓之故遂以孝公伐齊豈是伐喪乎其謂邲之戰楚爲直者案楚子爵遠在江漢侵滅小國浸以强大又僭號稱王是時楚子入陳明年圍鄭若無晉國則楚子當滅中夏諸侯而西取周室矣賴晉景承文公之業猶多良臣政令未衰兵力猶盛故楚不能以得志于中夏晉之力也是以仲尼凡內諸侯與楚戰必以諸侯及之者罪其僭亂而抑之也觀楚莊王邲戰之事傳文多稱其

美豈能贖其僭亂之罪哉季氏八佾舞於庭仲尼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況楚以子爵僭而稱王乎原之以情則叛逆之臣也論之以法則誅殛之罪也噫俗雅但見楚莊强盛之勢文辭之美故多稱之非仲尼孰能正其罪哉故楚子之卒例不書葬此聖人之義亦已明矣鄭氏經傳洽熟號爲醇儒但以漢末衰微世無聖哲故鄭氏獨出時輩然其於春秋之意多不知聖人微旨又性好穀梁往往回護其知率類此也啖助謂是齊伐宋者案經文上言宋伐齊下言

宋師及齊師戰安得謂之齊伐宋乎傳言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蓋是齊師伐宋欲定孝公齊人內應既而不克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豈是齊伐宋哉今略言外戰書及之事以明之莊二十八年三月衛人及齊人戰衛人逆王命齊人受賂而還其罪鈞也僖十八年宋伐齊及齊師戰于甗討齊亂也文二年二月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伐晉也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悔過復世子秦不當戰也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交爲主而

通志堂

曲直鈞也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鄭受楚命伐宋也成二年衛孫良夫及齊師戰于新築齊伐魯衛也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長岸吳伐楚也哀二年八月趙鞅及鄭罕達戰于鐵荀寅士吉射伐君逃入朝歌以叛而齊人輸之粟鄭罕達逆之趙鞅禦之事乃因趙鞅禦之而戰書鞅及者鄭助叛臣也由是觀之大抵以直者及其不直者以罪輕者及其罪重者無可疑也其內戰既以內及外則不分曲直惟志勝敗而已若大戰繫於存亡則勝負皆[illegible]

績志其重也其常戰勝則書曰某敗某師于某
敗則但書戰略其輕也又有曲直灼然者則變
文以示義若桓十年冬齊鄭來戰于郎是時魯
全無罪也十二年冬戰于宋則是魯不當往戰
曲也詳此足以知聖人書戰之例昭然矣

戰下

左氏曰皆陳曰戰[illegible]未陳曰敗某
師[illegible]此皆未盡其旨也謹案魯敗外師
悉書曰某敗某師于某凡八[illegible]盡未陳而詐戰
乎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傳曰戰于長勺齊
人三鼓則皆陳而戰明矣昭二十三年吳敗頓
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謂之疑詐則可矣而
左氏乃曰不言戰楚未陳也案楚雖未陳諸國
已陳則何妨書戰乎此雖欲自救其失適足甚
之也啖助謂未陳之例外戰可通則聖人修經
何故內外之辭同而義乃相反乎亦不通矣蓋
戰者兩國列陳彼此相敵故書戰若此彊彼弱
陳不相敵則不可書戰但書敗某師舉重省文
耳春秋魯史據內為文故凡魯勝悉書曰敗某
師是不使外師得敵于我也敗則但書戰是彼

得敵於我之辭也得敵於我則魯敗明矣不言
敗諱之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不使夷狄敵中
國也義示與此同耳穀梁曰為尊者諱敵不諱
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此說是也諱敵不諱敗
則王師敗績於某不言戰是也君臣之辭也諱
敗不諱敵則及邾人戰于升陘不言敗是也列
國之辭也且春秋用師皆紊王法偏戰未必是
詐戰未必非同歸於危亂而已矣又焉足為輕
重者乎

春秋皇綱論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皇綱論卷第四

歸入
會及
書遂
公至
郊禘

歸入

左氏曰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公羊曰復歸曰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也又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通例曰歸入以惡皆曰復句絶歸者言國逆而歸復歸者雖國逆而其事不善也入者不為國逆而自外入也復入者又有惡也吠雖歸入之義亡而筭例示入者多非善也愚業諸例不一其實難通唯突歸于鄭穀梁云歸易辭也我入邴公羊云言入難也二傳各有一說得仲尼之旨以此知二傳之學博總前後諸儒之論以成其書特此一義是一人之獨見爾然

二學不能專守大義反攻異端故致其混亂經意久誤學者今舉諸例不合於經者以明之左氏云國逆而立之曰入者則鄭伯突入于櫟且殺檀伯豈國逆乎云復其位曰復歸者則衛侯朔入于衛何以不言復歸云諸侯納之曰歸者則蔡季自陳歸于蔡乃蔡人召之豈諸侯納之乎云以惡曰復入者則蓋見欒盈魚石唯此書復入故云爾夫書其出奔又書其復入皆以險難指入其國以據其邑則罪已明矣何必以入為惡哉此左氏之說不通也公羊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則衛侯出奔楚不名以令叔武攝也豈復歸書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以殺叔武也豈出惡歸無惡乎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者亦同左氏之說也云入者出入惡則許叔入于許豈有惡乎云歸者出入無惡則突歸于鄭豈無惡乎此公羊氏之說不過穀梁云歸為善自某歸者次之又云以好曰歸以惡曰入其意大抵同於公羊此穀梁氏之說不通也通例云歸入以惡皆曰復則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豈有惡乎云歸者言國逆而歸則衛逆公子晉何不言歸

乎云入者不爲國逆而自外入也則夫人姜氏入豈非公親逆乎云復入又有惡者亦用傳義爾此通例之説不通也由是觀之則諸説皆不可通亦已明矣夫歸者直歸己之國爾平常歸己之國吴復難哉至有憂患險難則不可書歸故同外入之例言入以别異之也歷覩經文前後皆然其説各具于通義學者宜詳之也

會及

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桓十六年春魯會宋蔡衛會于曹夏伐鄭亦曰會不言及杜氏遂以爲諱納不正故從不與之例又見伯王侵伐亦有與謀而書會者遂以爲盟主之命則上行乎下雖或先謀皆從不與之例此蓋傳會傳文實非通論案經稱會及則其與謀也從可知矣豈有不與乎果若本非期約則當書曰某侯來會公如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此例是也公羊曰會猶聚也及我欲之也又曰汲汲也穀梁曰會者外爲主及者內爲主也二傳文雖不同義亦相近案僖四年及江人黄人伐陳是時齊桓帥諸侯伐楚執袁濤塗遂命魯伐陳豈

是我欲之乎又桓十七年公與邾儀父盟至秋及宋人衛人伐邾此乃宋志豈是內爲乎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又豈是內爲主而我欲之乎由是觀之則三傳之説俱不通矣杜氏又曰傳唯以師出爲例而劉賈許頴濫以經諸及字爲義欲以彊合所以多錯亂也愚案經凡盟會戰伐俱言會及而左氏唯以師爲義則仲尼何故於盟會亦分會及乎諸儒自不通春秋制文之體遂紛亂爾謹詳此會及之例凡盟與伐並皆通用蓋及者魯先至會者彼先至而魯往會爾何者若首止之會公已先至諸侯在後即不可以言公會諸侯故以公及之若諸侯有一人先至即公在後不可言公及諸侯故以公會之又以公之寡則公先至者少故書及者少也以諸侯之衆則公後至者多故書會者多也義既當然仍有明據若雉門及兩觀災亦以先後而言與此同也況凡及盟及伐之類諸侯一心善惡同之故止以先後爲義唯戰及則異於是以兩相仇敵須分曲直輕重故變其例以直及不直以罪輕及罪重若以先及後則

當以客及主蓋不可通之於經況此義亦有據焉若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是以尊及卑也尊卑曲直之義亦相類也其有已書會例于上句下欲明魯與諸侯盟則但書及以我及外且不嫌也若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襄三年公會諸侯同盟于雞澤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義例昭然無足疑矣

書遂

春秋書遂凡二十有一左氏不解而於文十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釋之云遂會伊雒之戎殊不知聖經之體制也杜氏於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爲各受命於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乃用公羊之說以爲專之可也失矣若以爲各受命則衡雍暴二盟豈異一受命而再舉公子遂乎若以爲專辭則祭公遂逆王后于紀爲無王命則祭公焉敢擅逆后乎推之人情必不然也穀梁曰遂者繼事之辭此但解遂字而不原聖人所以書遂之意殊亦未備趙氏

用穀梁義而於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下釋云不言遂者非因侵曹而伐衛也案左氏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以此言之則是因侵曹而伐衛明矣若謂凡諸遂字但以繼事而書無他義例則何故不遂書伐衛而再舉晉侯乎又衡雍與暴之盟壬午至乙酉三日爾既無他義例則何故不書遂乃煩其文再舉公子遂乎如穀梁義固淺矣杜氏曰再舉晉侯兩國俱來告此亦不然蓋其本因各舉侵伐之命故不可書遂若一舉本謀侵曹伐衛則雖兩國俱來告亦何妨書遂乎趙氏又謂僖四年齊桓伐楚是尊周室也然怒蔡興師假名及楚非其誠故書曰遂則反以書遂爲譏也若是則侵曹伐衛再舉晉侯豈聖人襃其誠乎不當然也詳案公羊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及先目後凡之例其義皆通則書遂之義亦猶是也蓋春秋記事凡二事一舉則稱遂二事各舉則具文驗之前後無有或異者若晉侯侵曹命令已舉衛不假道遂再舉伐衛之令則須具文不可書遂也公子遂受命會晉趙盾盟又受命會

雖戎盟與此同也餘無此義例但當書遂而聊舉一二以明之僖二十八年公侯云云于溫天王狩于河陽下文諸侯遂圍許蓋晉侯始伯會諸侯朝王以討不服則會溫圍許本因一舉故言遂也是時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蓋伯主復之之後即時赴會故亦言遂宣十八年公孫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亦因聘晉之舉其義一也餘各具於通義學者詳之

公至

諸侯世踐宗廟社稷之重其將出也必告廟而後行其反也又有告至之禮所以謹出入慎安危也王制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曾子問曰諸侯相見反必親告於祖禰是也春秋書公至即其事也三傳之說各異左氏云告于廟故書此得其粗者也公穀則緣其事以爲說或謂之危或謂之惡或謂之久或謂之遠或謂之得意或謂之不信此皆傅會之談非實仲尼之旨也啖助曰凡公行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此因時君告廟不告廟也告廟則書之於策故春秋書之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

邇遲速也其餘不告或恥或怠也此據左氏而云也昭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又云公至自會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又書公至自乾侯是時季氏據國公亡在外則豈因告廟然後書之乎蓋公雖在外然其如齊晉也季氏與國人無容不知故史官得以書之爾況此則知凡公之出入史皆書也但仲尼修經之時凡曾告廟者則存之以記得禮其不曾告廟者則不書以示失禮而譏之也隱公之時自嫌非正凡於其至但不行告廟之禮故仲尼亦不書之以明其失也其昭公在外亦書之者此乃仲尼痛閔昭公疾惡季氏特書之以志其逐公之罪故魯卿凡被執辱而歸者亦書至焉其義一也公穀二傳見有此義故妄爲之說殊淺陋也其有二事者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啖助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也此不通矣案例凡圍滅重於侵伐襄十八年諸侯圍齊而書公至自伐齊若舉重則何以不言至自圍齊乎襄十年會吳于柤遂滅偪陽而書公至自會則何以不言至自滅

偏陽乎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而書公至自伐楚不曾戰則蔡潰爲重何不言至自侵蔡乎由是言之則非舉重也明矣蓋經書至者以其告廟而書也所書之文則用告廟之辭也若辭稱至自伐楚即以伐楚書若辭稱至自侵蔡即以侵蔡書足明聖人所書之文皆紀其實況事迹自明何假更用舉重之義哉

郊禘

成王追尊周公賜魯以重祭郊禘是也儒者或謂君臣名器皆禮之大分也成王不當賜魯以天子之祭故仲尼修經凡遇郊禘之失禮而書之以示譏也愚謂此書蓋失之矣夫武王甫定天下而崩成王在襁褓周公以聖人才識膺顧託之重攝王政制典禮隆周道致太平教育成王逮乎成人然後一明復辟之義其功德豈有量哉是故成王欲尊寵周公無以稱其意故賜魯以郊禘子孫承之則尊寵周公之意無窮已也奚拘以常禮而忽天下之度乎議者何不見監諸堯舜之事而思乎且仲尼之經亦無譏郊禘之旨但衰亂之世既僭且慢則其罪焉故孔

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以僭慢而言之也經書吉禘于莊公僭也鼷鼠食郊牛角慢也非謂譏郊禘也故常時之郊禘不書則常事不書也假使成王之賜果爲失禮則王命固已久矣後王可俾魯侯廢先王之命而止之乎魯之嗣君又可廢先王之命而慢其祖乎以此又知罪不在魯故也則聖人之不譏郊禘無所疑矣學者知成王尊寵周公之義因謂賜魯以郊禘使得用天子之禮旂章日月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明堂位之文）又謂魯以周公故特置文王廟（此說義）亦皆失之矣謹案成王命魯以郊禘者尊欲尊寵周公爾若使魯侯世得用天子之禮則不惟僭亂而無紀反是尊寵其後代子孫豈是尊寵周公乎且郊之祭也必以祀配故周之郊也以后稷配今既魯郊則何故祖后稷而已爲配乎其禘禮則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此說是也魯亦無文王之廟儒者見禘是王祭故云然夫郊者祭天之名禘者祭先王之號是皆天子之事也諸侯不得郊天禘其先王成王追思周公之德於其薨後賜魯以郊禘之祭郊

必以祖配是尊寵周公使配天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是尊寵周公使配文王也於是尊寵周公之意無有窮已子孫承之世世不絶也其魯侯之所自用車服制度則有常矣又何乖君臣名器之分乎其左氏之學謂禮不卜常祀凡郊則爲非禮此說是也公穀之學乃謂三卜不從當不郊或免牲爲禮恐不然矣果若三卜不從而不郊或免牲以爲禮則何故國之重祭且本王命當歲行之豈以三卜不吉而遂止之乎案禮吉事先近日辟不敬也凶事先遠日辟不

懐也則夫卜葬日者豈以卜不吉而遂不葬乎必不然也則郊當三卜先卜上辛不吉次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又不吉則於三卜之中擇其差勝者用之以表誠慤之義但不當不郊爾以此知公穀之說無所據也或曰果若從左氏謂不郊爲非禮則何故未嘗書春秋三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乎曰春秋適無此一節事爾何足疑而難之乎

春秋皇綱論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皇綱論卷第五

災異
罪弑
殺大夫
日月例
傳釋異同

災異

春秋書災異以記其變若日食星隕地震山崩之類此天地之變者也霜雹火災水旱螽螟之類此天地之災者也特日月之食及歆之常躔

次所定無毫釐之差然春秋何以書日食同之災變乎夫日者至陽之精至明之體人君之象也因其虧食即同之災變而書者蓋聖人假此以示訓謂日之高明猶有侵食之者況人君乎欲使人君覩之而知自戒懼爾是故月食不書獨取日義而書之也其星隕地震山崩則非常之變也餘則常行之災也非常之變人君所當懼常行之災人君所當憂大要在德政而已左氏凡日食火災多用術數之說董仲舒劉向劉歆五行之傳及何休之注悉引前後事迹參錯

傳會巧索異端以效其說異乎諸子之好怪也不亦甚乎故一切不取噫聖人難言性命不語怪神天人之道相去不遠但觀當世所行之事則治亂興衰之迹昭矣何必膠柱於一端紛拏於異說哉或曰春秋何以不書祥瑞乎愚案祥者善之感也瑞者信之符也則天地順日月明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蕃草木茂萬物之性靡有不得其所者是天地之正也正則祥瑞也變則災異也豈有亡哉又曰然則國風何以錄騶虞麟趾仲尼何以歎鳳鳥河圖歟曰騶虞與麟皆

仁獸也周召之正風錄此二詩以爲關雎鵲巢之應者感王化之成而云也麟趾之詩其敘曰關雎之化行則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詳此是太平之公子則有禮義如麟趾也此雖衰世之公子爲感文王之化亦如此太平之公子故云然也騶虞之詩其敘曰鵲巢之化行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詳此是仁化旣行物無夭傷之惠如此騶虞之仁故云然也詩之大義以此興而言爾

而說者遂誤以爲應德而至失之矣但太平之世未必有騶虞衰亂之時未必無麟但此二獸實仁義之獸而已至于鳳鳥河圖竊詳仲尼之旨則知是聖人盛德之瑞太平神化之符也仲尼之言及此者以明王不興而已道不振故傷之爾非以己無天命而云也君子悉之

罪弑

啖助曰凡魯君見弑止皆書薨不可斥言也它國公子篡大夫弑必書名志罪也稱國以弑自

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稱人以殺自賤人也亦惡其君也稱盜以弑非君之惡也以目罪人之賤者也不書其君罪已彰矣據此君有道則大臣稱名卑者稱盜君無道則大臣稱國卑者稱人其理昭然不足疑也三傳之義例皆不安矣愚案啖子之說理亦未盡仲尼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傷爲人君爲人父不能以禮防微杜漸而痛亂臣賊子之事也噫弑父與君天下之罪一也經書弑君則

罪名已著不可更以它文餘意論其罪之淺深也然則仲尼既顯其弒君之罪矣又異其文者所以罪其君各以輕重而言之所以戒人君也或曰君被弒豈盡君之罪乎曰凡被弒之君皆可罪也何者身為國君嗣守宗廟有社稷之重有臣民之衆當以禮自防以德自固無禮無德以至于亂是皆有罪焉爾其輕重則各繫乎其人若乃未至失道之君則大臣稱名卑稱盜無道之君則大臣稱國卑稱人也其無道之君若晉弒其君州蒲不書大夫名者以君無道之責之爾道責之者所以貶君也明非專執政之咎也外其殺君之罪亦安所逃乎其卑稱人者略之也蓋君無道賊亂之所資也不待彊臣微者皆可以為難矣故稱人者亦所以貶君也雖貶其大臣弒君之罪猶在也其未至失道之君不幸而有亂臣賊子之事若衛完宋與夷之類則非君所自致但失其防焉爾故書弒君之名以顯其君之未至失道也其卑者既不可書名故直以盜賊目之是大臣不義與盜同也聖人褒貶之旨其至矣哉或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非實

弒猶書盾以弒則州蒲雖失道亦與靈公無異何為不顯卿名似為掩惡乎噫善哉問也夫春秋假行事以示教原情意以明微盾為正卿亡不出竟則君臣之義未絕也君臣之義未絕而族人弒其君盾於是而復且不討賊則是不能以大義滅親而同乎趙穿之意也故聖人特以弒君之罪加之爾意者懼後世有姦傑之臣為陰謀狡計之事故明微以示教此聖人之變例也夫弒州蒲者書偃也書偃當國政而其子亦為卿名迹盡見諸經則雖稱國弒乃此人也亦豈可全謂之掩惡乎哉

殺大夫

諸侯之義無專殺大夫何也以其膺王命執國政爵尊禄厚不比羣吏故也春秋之時雖非王命之卿然國之股肱是亦卿也則春秋凡殺大夫皆譏之也其被殺者罪有輕重不可混同故聖人異其文以別之也凡繫之君則稱君繫之君與執政則稱國殺之當則稱人賊其上則稱盜其稱君以殺者則惡其君不慈友於子弟虧親親之恩也稱國以殺者則其殺之者與其殺

者俱可責也稱人以殺者則略之而無所譏也蓋國有典刑當討有罪也稱盜以殺者則疾夫卑賤之人賊害其上也凡此之例皆書被殺者名氏謹其事也又有但稱國殺大夫而不書大夫名氏者蓋闕文也其稱人以殺而不書大夫名氏者以其國亂略之也何以知其然哉夫稱人者非君與執政之爲也討罪之辭也今不書大夫名氏則非討罪也雖稱人以殺而實非討罪故去其名氏則善惡褒貶之歸無所寄焉直志其國亂而已此聖人之大意也近代或以曹

大夫春秋皆不書名氏以其微弱賤之也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蓋不可書殺其大夫某人故略也此說未可通也夫曹大夫不書名氏以其微弱略之則可也謂不可書曹殺其大夫某人則不然也夫莒亦小國也未嘗稱名氏則公子意恢何以書乎又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豈是微弱略之乎又謂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者蓋惡其處汙君之朝不能彊諫又不能去故略之也詩其書以官者甚之也此說近之然不可謂罪之而略之也果若罪宋大夫處汙君

之朝不能諫不能退則何故不書名氏爲掩其過乎又既曰甚之而不書名氏則罪將安所歸乎蓋亦思之未熟而云也其謂特書以官爲甚之者此義是也何哉彼司馬者卿之與兵者也此尚爲國衆所殺其亂可知也則書司馬者甚之之意也左氏之例以書名者皆是罪之故謂不書名者爲無罪爾既曰無罪則書官者必是褒之故迷而不反也或曰春秋之殺大夫多矣豈無善人賢士耶今一云可責無乃太過乎噫處衰亂之世不能以禮進退失明哲保身之戒

以被害者皆非君子之所與也雖洩冶之忠諫御寇之直而和然不免責者以其失中道接佞人不可以訓後世故也易之剥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王輔嗣曰亢激傷忤以隕其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至德哉聖人之及此焉者爲後世之賢人君子也

日月例

啖助曰公穀多以日月爲褒貶之例皆穿鑿妄說也假如用之則無一事可通者明非春秋之

意審矣左氏唯卿卒以日月爲例亦自乖戾杜預云凡朝聘會遇侵伐執殺土功之屬例不書日盟戰敗入滅崩薨卒葬弑君日食之類例多書日自文公以前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書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數略同日數加倍故知久遠遺落不與近同助竊謂公羊所謂不日遠也亦久遠多遺落也凡例當書日而不書者蓋謂遺闕其例不當書日而書者皆有意也予案春秋記事之書也以事繫時名曰春秋凡大變大危大惡之事則必書日以謹之中事則但志之以月小事則直繫之於時以次略之爾猶今之法家大辟之案則必數條考式文致周詳以謹之也中刑次之小刑則又略之其大綱然也胡旦曰以日月四時爲詳略以凡例新意爲褒貶此說是也然舊史必有遺落者不可規定其例故仲尼於書罪惡之際汎其責者則亦去日以略之若滅入例書日而宋人衞人入鄭楚人滅江之類但繫之於時不與吳入楚楚子滅蕭之類同也若或附會事迹曲求義例則瑣碎不通爲敝滋甚又有因事理文勢當書日亦若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之類是也外葬亦不當書日凡書日皆有義也其內事亦自有詳略若取郜取防書日取邿取鄟不書日明哲之士以意詳之可也

傳釋異同

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佚別爲五家於是異同之患起矣鄒郟無文獨左氏善[illegible]史兼該衆說傳春秋之事迹甚備其間雖然出而作傳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經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迹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尋失於曲辯贅義鄙淺叢雜蓋出於衆儒之所講說也自漢崇學校三傳迭興以賈誼之才仲舒之文向歆之學厥猶溺於師說不能會通況於餘哉其專窮師學以自成一家者則何氏杜氏范氏而已何氏則譏張膏說杜氏則膠固傳文其稍自覺悟者唯范氏爾然不能洞達以會經意又鄭康成

不爲章句特緣何氏與辭曲爲二傳解紛不顧聖人大旨而六藝論又言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亦非通論也嗚呼自仲尼沒後千餘年間至李唐獨有啖助趙正爾君子之道不亦鮮乎二子相繼賢而有斷能發明聖人之意指擿三傳之謬固有功矣然探聖人之意或未精斥三傳之謬或太察可謂入聖人之門而遊乎宮庭之間者也其堂奧則未可知也然亦度越諸子遠矣左氏於獲麟以後續經至孔丘卒僞也又好以一時言貌之恭傲與占筮巫

通志堂

夢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敝也及經外之傳無取乎經者今一切不取又有廣錄雜亂不實之語混合其間固當裁取其文以通經義如玉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可并棄其玉也二傳亦然其大義雖失內有數句可用者亦裁而用之以遵君子宏通之義噫聖人之言如江如河諸儒泝沿妄入畎澮聖人之心如日如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今則復江河之正道覩日星之光明好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

春秋皇綱論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意林二卷

（宋）劉敞撰

宋刻本

春秋意林二卷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宋史藝文志作二卷。王應麟玉海作五卷。馬端臨經籍考則併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總題三十四卷。今考權衡實十七卷、傳實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與宋志合。則玉海作五卷傳寫誤也。元吳萊嘗作是書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稱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藁、多遺闕。今觀其書、或僅標經文數字、不置一辭。或草草數言、文不相屬。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條之下、別標他目一兩字、與本文迥不相關。或詰屈聱牙、猝難句讀。或僅引其端而詞如未畢。其為隨筆劄記、屬藁未竟之書、顯然可證。萊所說誠不誣也。又敞既苦志研求、運意深曲、又好雕琢其詞、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閒。然考葉夢得石林春秋傳、稱不知經者以其難入、或誚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然熟讀深思、其間正名分別嫌疑、大義微言、灼然聖人之意者、亦頗不少。文體之澀、存而不論可矣。

春秋意林上

貴本

元年春王正月

隱不正而賢

盟于蔑

段于鄢

與使而不稱使或與之使而不稱使

會戎

君子之行禮有過於厚無過於薄者也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以為非禮

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 云云 均襄內諸侯也蕭叔使人得言聘祭伯親之猶不言朝

州吁

石碏

觀魚于棠人君者

考仲子之宮與其成之與曰與之[illegible]

初獻六羽以其言初也是將復有終也以其言六也是將復有入也春秋紀人事莫隆於君親君親之過必為之隱至於僭主畔君雖不斥言其失猶迂其意微其詞此乃臣之所以諫君子之所以事親也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隱公始者也衆仲之意欲尊君榮親也與聖人同而反陷之不義以漸其禍其所見者近也

君子之為國不恃天之無災不惡物之有災者也其記有年螽螟何邪

愉乎

宋人取長葛何其疾之也舜之伐有苗文王之伐崇

滕侯卒猶周行人之禁僭也衛文公朝于周稱曰衛侯辟疆 云云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齊侯非不愛其弟也迷於其義迷於其義故以愛為害矣

戎伐凡伯于楚丘伐者以上討乎下者也執者以正治乎不正者也凡伯雖不能死而戎狄安得有上與正之名哉故深逃其名而奪之義此春秋所以禁夷狄之患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此之謂也虛名猶不以借人況其實乎

宋公衛侯遇于垂輕財重禮自為正之具也人之爭也常於其所怨其怨也常於其所親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之謂謙矣而春秋譏之何哉[illegible]

挾卒春秋貴大臣之意也

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滕侯薛侯來朝入許隱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竟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孔子謂子夏曰毋欲速毋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謂若此者也嘗

試使鄭伯反此之義安其危而存其亡戴必北面終身不敢叛而四隣歸之矣鄭可以霸

滕侯薛侯來朝隱公之志也已驕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固人臣也魯不敢同曰而參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是也今一旦而朝兩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則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公薨賊不討而書葬者多矣或若春秋之失與非然也彼或討矣而不見於經桓公是也

許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

孔父已見

郜大鼎言取非其有也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曰否夫子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耳故苟以義三代之取天下而不為貪苟不以義宋之郜鼎齊之衛寶終不得為已有

桓無王桓篡其兄外託於繼世而立是以免於諸侯之討至其喪終也宜以士禮見天子而受命焉又不能爾尚當因使者而請命以臨其民因使者而請命以臨其民雖非禮之正君子猶許之無衣之詩是也昔者晉武公兼其宗國而未得天子之命則不能安其身故其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是上有事上之義而下得畏罪之善也今桓公一不受命遂終其身身沒之後乃追命耳安所受之邪苟無所受之享國雖久徒屬雖衆盜賊之末誅耳何諸侯之有

不逆詐不億不信故必待喪畢而不受命也則可以無王誅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當此之時齊僖侯自以為小伯觀國而狄人迫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也其在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所謂伯者州伯也八州八伯

有年奚謂六穀六穀氾名也稷之屬一穀黍之屬一穀稻之屬一穀麥之屬一穀菽之屬一穀麻之屬一穀

公狩于郎狩非其地爾而書之此春秋謹於微之意也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慎其微而後王德全矣

宰渠伯糾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而退不肖

正月甲戌史之闕文與非也仲尼之後儀然亡之三家者皆莫能出其理吾獨以陸淳之言為信由是觀之聖人之心其不傳於世也多矣雖然未必不傳也人皆以親見之為詳而傳聞之為粗夫親見之果不足以為詳而傳聞之果不足以為粗

齊侯鄭伯如紀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効也故云兵莫憯於志莫邪爲下矣問者曰今齊鄭以朝往以朝反而春秋惡之非逆詐與曰楚公子圍聘于鄭云云

盟于宋

大雩爲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别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忍斁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

實始爲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楚成丘淫獄之過也古若誅不逐奔走不越防

鄧侯吾離來朝鄧穀遍於楚而化其俗大國之君也而不能以禮自顯遂終春秋無與中國盟會者迹其裏士之端自綏吾離始矣故禮者先王所以使人自定其位長世保民者也

正月己卯烝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謂若此者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之來命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苟大夫可矣何待於三公三公大任也非所當輕使也任之大而使之輕使祭公得緣其義專命不報遂行如紀由輕重不相副也故王以輕使爲失而祭公以遂行爲專君令過則臣事放矣爲逆之節若王當使大夫命魯侯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于紀姜氏委請伯父伯父其以予敬若先王之禮魯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敢有弗恭使者以之言也復于王魯使大夫請於紀曰天子使某來命我寡君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于紀姜氏使某也以告主人宜固辭固辭不獲命主人曰某也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吉使上大夫用王后之禮逆以歸也此豈人臣之所當遂於竟外哉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予進退先

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筮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覿群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周召之風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古者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立不中門坐不主奧享食不爲槩祭祀不爲尸不敢乘父之車不敢衣其衣所以示民有親也如之何其以諸侯朝哉此後世所以多子亂也

十年春王正月其謂之存公何也曰諱之使若受命然春秋尊尊親親者也其於禮義刑政無所不爲法非尊爲魯而已今桓公不受命當是時天子莫討諸

侯莫非也獨春秋貶之爾故謂之無王春秋貶之謂之無王以此明天下則無乃傷於親親尊尊之意歟故於其甚極也諱而存之無甚乎六師移之之可諱矣詭而書王若謂桓公曰君之不能事天子若是其甚矣如又不改將不可救矣君如改諸則此其時矣此春秋之意也使桓公之臣有能及是毋令其君終身不悟豈獨桓公得以受命書王爲顯哉雖其臣子皆可録也王者之法蓋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六師移之宗廟墟矣禍孰重於此者是乃春秋所以懇勤於君親之至也譏惡不枉義諱過不誣善達其王心而已隱公喪終二年十一月是時始受命也當一朝後四年當再朝又四年當三朝凡桓公十八年唯其未畢喪未可以受命其餘以禮差之爲六朝也三不朝輙一書王所以見天子制諸侯之節也非專爲魯也

來戰于郎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嘗得已而先之者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齊自以爲東州之長衛自以爲北州之長而鄭固王卿士也相與會盟而君不行委之大夫春秋正本謹始知其後必且有大夫會君交政之患則又有陪臣執國干上之禍其勢相召也故於是貶而絶之

突歸于鄭突内因強臣之力亦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桀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亦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絶禍本禁首惡也

鄭忽出奔衛使忽近君子遠小人與賢者圖事則固良子矣宋雖無道奚憚祭仲雖強奚恤 [illegible]

丙戌衛侯晉卒於此可以見聖人之攻所可與人共者無不與人共也所不可與人共者則無與人共也歲時之次日月之序此與人共者也褒貶之理予奪之義此不與人共者也與人共者因其舊不與人共者加吾王心焉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燕師敗績春秋因行事以著成敗者也入春秋而來燕未嘗與諸侯之會也又未嘗交玉帛之使也其孤特僻陋之効可見於此矣殆不能守其國家幸而爲

穀之盟與中國通曾未旋踵也而反伐所與盟之國是慢於信而薄於義甚矣而不知惡者終於侵奪滅亡而不復存是以春秋貶而賤之曰爲國家者視此偷得利而輕用衆其何如爾

葬衛宣公此下傳可以廣中庸義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賞當其功者也雖小人不害以有功賞罰當其罪者也雖君子不害以有罪罰是以王者賞不遺小人罰不隱君子象其事應其類而民信矣書宋人以齊人則足以知宋人者宋公也書晉人及姜戎則足以知晉人者晉侯也文不虛出必有其指緣於文以求其指則得之矣宋公殘人之國而毀其宗廟晉侯背父之殯而覆人之師

其罪一也俱棄義犯禮於所至尊至親之地何其悖與
鄭祖厲王非禮也非禮之禮其不可毀何也曰天子
固命之矣國人固奉之矣有王者作是不可復存則
已矣諸侯安得而毀之哉鄭之祖厲王猶魯之郊上
帝也魯之郊上帝蓋有以不郊致譏矣未聞其以不
郊為禮也
鄭世子忽復于鄭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
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
謂忽雖失道乎固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
者也若側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緃矣
故正其名子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蒯聵得
罪乎毋見逐乎父凡人之情疑於不可繼世春秋子

之以謂枉直有理也蔡友父死國滅凡人之情亦疑
於不可繼世春秋子之以謂友之死得古者不共戴
天之義此聖人聽小大之獄以情者也復歸有君臣
之異言固不可槩舉也以其世也故可言復可言復
而不言復若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
復不可言復而言復者劾其竊取位之意也孔子以
六尺之孤云云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無異
滕薛之貶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曰古之諸侯朝
者固曰間於天子之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
耳滕薛是也今夫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贈修
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

責之重也
伐鄭春秋亂世以不正討正以不義伐義者衆故求
所當納者奪之名所以別白黒異陰陽也 歷序
衛侯朔出奔齊 二君 歷序
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季之去其國與泰伯之弟鍼無
以異泰伯之弟鍼以富懼誅蔡季以賢見疑俱不得
安其身而季為甚矣晉大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
去以稱其父之欲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
以遂其弟之求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貴是皆不明
於權者也明於權者則莫如法舜矣舜之事叟小杖
則受大杖則走故曰烝烝乂不格姦使申生衛伋深
見輕重之分因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毋陷其父兄

有不義之名豈不益賢乎上爲吳大伯下爲蔡季使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閔子騫之所以稱孝
也葬蔡桓侯諸侯之國亦多矣莫能正死生之禮者
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吾以此效之桓侯非賢
而蔡季請之可知矣人亦多愛其君若矣莫能愛其
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乃賢者之所以異於衆人也
齊人莫如孟子敬王云云吾其為東周乎云云深察
衆人之事君云云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僖公亦嘗以夫人會齊侯矣獨
不惡其伉何也曰桓公薨于齊魯之臣子未能知賊
之由夫人也故原其禍之所自始以伉言之微而顯
志而晦之意也公子遂季孫行父如齊則以起于赤

之弑季斯仲孫忌如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猜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慮患於微除禍於早之情也

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也而書葬春秋豈忘其君乎夫春秋之道將以爲天下教後世必不忘其君苟不忘其君其桓公之書葬者賊既討也當是之時魯人卻尸以譯於齊曰請得彭生除君之惡亦從知彭生之賊云爾齊強而魯弱故君子以謂討矣若使魯人知彭生之賊賊由齊侯齊侯之賊賊由夫人則必不但以誅彭生除君惡而春秋亦必不以殺彭生葬桓公矣知之有詳略故怨亦有深淺文應其事事如其理決獄聽訟之法也

夫人孫于齊毋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春秋爲人之不明於義而私其親有不忍也故示之以絕之文

單伯逆王姬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此皆人君也有不生名之義故附庸稱字矣周禮有孤無附庸魯頌有附庸無孤附庸即孤孤即附庸附於大國故謂之附庸南面稱孤故謂之孤其實一也鄭康成以謂公無附庸侯伯子男有附庸以周禮考之公有附庸侯伯子男無附庸也何以言之邪周禮固云公之孤孤則附庸矣周禮無言附庸者而常獨言公之孤言公之孤必次之五等之下則孤者非諸臣也小國之君矣小國之君不得專達於天子而特附於大國之後是以謂之孤而儀禮或謂之諸公也謂之諸公者亦其自有國地之號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者之義必純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引之爲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刺譏於王亦多矣皆莫謂之無天獨至於錫桓公命葬成風而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不尸小事不任小義未可以小失貶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桀紂之所以失天下者固廢王義滅人倫者也不可以不深貶

齊王姬卒莊公爲之大功之服所以尊王命厚同姓也傳曰喪事不敢不勉此之謂也其能勉者春秋書之以見其好禮其不能勉者春秋因沒不書以見其不好禮夫好禮與不好禮之間相去遠矣

葬桓王古者至敬不文故父黨無容非務爲苟簡也以謂父子天性其間不容言也故先王之制禮也象之有以多之爲貴者矣又有以少之爲親者矣有以文之爲貴者矣又有以質之爲親者矣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春秋於魯至親於周至尊錄魯之喪甚詳錄周之喪甚略施於尊與親之文自然異也其情則一故以公親會之則不書葬不親會之則書葬以此見親會之常事也不親會之非常也使後世因是而

明於臣子之義曰嗚呼臣之事君不可不規乎雖有
功尚不可以為德乎其厚若此則天下之為君臣者
定矣
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季見齊之必將滅紀故請先下
齊以退敵兵存宗國若是而不可得則後五廟雖非
正禮春秋予之所以然者於王法諸侯本無得擅相
滅之道也而有救攻捍患存亡繼絕之義如是則今
紀將滅齊尚不得有其國而季固可因酅以續紀矣
況但下之以存宗國乎與鄫世子巫異鄫君舉其國
以仕魯欲身去南面而就臣虜之列是苟免而無廉
恥者也紀季公子耳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讎又
不可得然後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百姓有

奉後嗣復見叔姬歸于酅是也可謂明於權矣易曰
需于血出自穴順以聽也此之謂也剛長而進進且
有傷善需之者順且聽而已故易不以為凶而春秋
不以為貶此義之所需也易春秋之旨豈有異哉
公次于滑非王事而去其國欲俟便微利焉猶寇也
紀侯大去其國國滅君死之正也紀侯何以得擅去
昔者滕文公問於孟子曰云云凡君與楚王坐少焉
左右曰凡亡者三云云大王之事狄也事之以珠玉
犬馬幣帛猶不止然後去由是觀之紀季以酅入于
齊亦紀侯之所以事齊矣猶不止然後去是以紀季
無譏於前紀侯見賢於後也
王人子突救衛古者字雖曰伯其父而不備稱也有

曰伯仲叔季者矣有曰某父者矣有曰子某者矣唯
其所稱而書之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
曷為貴之曰天下方無道賤奪貴少凌長天子不能
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
誅衛為事而諸侯成同類黨同行沮逆天子之命前
雖貶之稱人未足以效王所為之是也故復託正於
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
衛侯朔入于衛朔故嘗有國矣入而不言得復者不
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
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為此乃非所以復也
齊人來歸衛寶郜之鼎雖在宋猶謂之郜鼎衛之寶
雖在齊猶謂之衛寶尊天子之命貴先祖之守也天

子所命先祖所守而喪之猶喪其土也苟喪其土則
奚君矣
星隕如雨自上下者謂之隕言不見其所自來從天
而墜隕星隕石隕霜者也自下上者謂之雨言見其
所自來有漸以致之雨雪雨雹雨螽者也螽必自地
起雪雹則有雲霧之勢非若霜然自天隕也
師還不還恐之義也莊公之行未能充於此言也然
而春秋貴之者以王者之道貴乎此言者也故言近
而指遠者謂之善言守約而施博者謂之善道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糾仲尼正天下之
義明德怨之辨以謂德不可以報怨設之詭其理則
去王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

子民豈可相貿易哉楚王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亦楚人亡弓楚人得之耳仲尼聞之曰去其楚而可矣老子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譬斯言之於道也楚王其猶以怨報怨老子其猶以德報怨者乎皆非中於義之論也道之說若是者甚衆而學者莫能明也推老子以爲至大不可及則悖矣夫豈知至高者反下乃能成其高至遠者反近乃能成其遠乎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國君之恥莫甚乎去南面而虜矣春秋欲人之安志矜節不苟生於大辱之地故雖其君佚獲猶不能諱而匿之乃以謂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齊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故使魯人恫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沒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蓋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力上禮讓而下鄙爭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雖以膏沐止齊宋之師齊宋去矣其所以弭患止亂安國便民不亦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覺於勇嗇於禍之咎非君子之道

荊敗蔡師于莘論者以吳楚徐越爲夷狄乎不然也吳楚徐越有狄之名無狄之情聖人者愼絶人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矣與中國冠帶之君奚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名也故夷狄之雖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此聖人愼絶人也庠序之間不帥教者左移之右右移之左尚不變則移之郊尚不變則屛之四夷及其屛之四夷也天子縞素爲之不舉樂吾以此知之王者亦愼絶人也

宋大水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隣固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由此觀之凡物不當待於外者已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勉趨之也此一天下之道也今居中國棄人道廢仁義則必死矣

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大國之君自稱曰不穀列國之君自稱曰寡人小國之君自稱曰孤天子降名從大國大國降名從列國列國降名從小國自卑聚之義也

紀叔姬歸于酅紀君奔國滅紀侯之没尚不書也叔姬何以得書乎春秋欲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義害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也凡欲存國耳此其効也試使紀季挾反側之意也見宗國之危析地而求利焉此邾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絶之奚暇褒乎衆人疑其迹而春秋明其心所謂樂道人之善也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之前未嘗

有大夫群會主斷于外者也猶惡曹以前未嘗有大
夫群盟主約于外者也二者皆首亂君臣之禮詩云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此之謂也君必自輕其任然後
臣奪之國必自厭其政然後臣專之故名器不可以
假人也子罕田常所以能刼君取國者非一日之積
由君子之柄而資之勢稍以凌遲遂流不反也故有
比杏之會而後有亳之會有惡曹之盟而後有溴梁
之盟君若綴旒然可謂極矣不慎其始之禍也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當是之時桓未成乎伯未成乎
伯而伐人猶諸侯之相伐也諸侯之相伐則必推主
兵者上之是以宋先序矣明年會于幽爲九合之始
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

同盟于幽盟未嘗不同也而稱同焉非同時之謂也
蓋同所以名盟焉耳以周禮言之則殷見曰同同者
巡狩殷國也以古文言之則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以
覲禮言之則設方明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此皆
天子巡守諸侯朝覲方伯臨之者也非諸侯所自相
命也是以春秋慎之諸侯且不可又况諸侯之大夫
乎其失已甚矣此之謂屢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
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諸侯各朝于方
岳之下周禮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左氏傳
叔向曰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三者
一也六歲則會會于王城之外十二歲則盟盟于方
岳之下所言之有詳略耳及至晉文之制諸侯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亦原於時見殷同之義而稍簡闊矣
用此觀之諸侯不得自相會盟可知也
齊人執鄭詹責齊之辭也鄭詹自齊逃來責詹之辭
也詹自以爲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邪尚
何逃之有詹恐其無罪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
命也不知命者不足以爲大夫古者四十而仕五十
命爲大夫五十命爲大夫者爲知命也
公追戎于濟西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
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况又不勝乎凡君之於
其民也固猶父母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避焦溺
而救之矣豈坐視之待其燃且没而施巧變哉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好功名

任智數者亦多爲義與權矣未必中也故明於王者
之制乃可以爲義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
覜覜友賢善隣之義此結所以得爲會說免難之策
爲齊宋書講好之計俱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
竟外也與專命君側者異指是乃春秋之子結者也
伐我西鄙君子之於人常自反也曰我之不仁與人
之不我受也不信與人之不我誠也不恭與人之不
我敬也則深思而篤行之既行之而彼猶若也斯拒
之耳今魯未有以負於義而三國者輕加之兵故不
受也君子可服以理而不可誣以過其自待也信而
待人也正
肆大眚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以爲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爲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爲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命爲世子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爲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而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雖生而異其禮苟未誓則不敢名世子也此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輕重大小義各有施而不可亂此之謂禮之情

祭叔來聘祭非無臣也不達於春秋所以正上下之禮也孔子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此之謂也

公如齊觀社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

蕭叔朝公爲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此之謂非其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正者乎 一

夫人姜氏入入非致于廟之辭也將欲見大夫宗婦覿是以先言其入入非禮則覿非公矣古者以其所願於上者使下故下不勞以其所望於下者事上故上不忌廢其所以事上而欲下之向己也則怨舍其所以畜下而欲上之厚己也則償債怨者所以亡家喪身也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之爲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者也使鄭忽曹羈專親而孝爲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尊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爲仇者上有失故下得也

郭亡亡國之亡也未嘗不以其取亡亡之也而獨謂郭亡何哉郭之所以亡者與他國異他國之亡者所善不善所惡不惡也而郭之亡善善而惡惡善善而惡惡則賢賢而亡此天下之所疑故聖人慎之也善

善而不能用無貴於知善矣惡惡而不能去無貴於知惡矣不能用之蔽至於怨不能去之蔽至於亂怨亂之興焉有不亡者乎故五穀之種非不美也其爲不熟不如稗荑治國亦有五穀五穀不成何處而善哉

會宋人齊人伐徐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王者之制固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率今齊以其事小其衆少而因使宋主之是則人自爲政與諸侯無霸矣以異物蓋有其發微而其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

大無麥禾此言爲國者之不可以無九年之畜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

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用所謂寄生之君也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事洽名而不洽實之蔽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廩實不知爲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末與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爲罪此王政之務本也

莒慶來逆叔姬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喜怒哀樂愛惡者人之情所不免也人之情所不免而無禮義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爲之防使人乃磨心而任禮禮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

其間未始有物者也每若是而天下服矣

新延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廄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又新宮災宣公之廟也太室屋壞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天子僭天道而後有諸侯僭天子諸侯僭天子而後有大夫僭諸侯大夫僭諸侯而後有陪臣僭大夫上爲之下則有甚焉者矣故將欲撥亂世反諸正則莫若正已正已而物正矣故春秋於其僭君也必書必書之者必正之之意也而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此世學者所以迷而不悟也

張環唐公問於劉子曰昔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哉劉子曰泮宮者諸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書故春秋不書也春秋以制度踰其上爲法而詩人以恩厚愛其君爲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虛美此其所以異也然則其書延廄南門何哉劉子曰延廄者天子之廄非諸侯之廄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所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矣延廄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華而不華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夫春秋之記略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秋有蜚蜚之爲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虵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非中國之禽也故曰有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鸜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變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爲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螽螟者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爲災則害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制言之體也無所苟矣

葬紀叔姬滅國不葬紀非酅酅非紀也而葬紀於酅所以順紀季也季之不取爲國審矣問者曰葬紀叔姬爲順紀季書乎爲賢叔姬書乎爲順紀季則非賢叔姬爲賢叔姬則非順紀季而二者并言之何哉曰季之不取爲國前見矣無待於葬叔姬乃知之蓋非叔姬之賢則亦不足葬故於是引而合之録善不遺

小之意也
齊人伐山戎桓公之威行乎天下天子不能制矣如
是而又越竟以伐山戎諸侯震恐其重過於萬乘乃
沛然自得矜功而語受命此君子所惡也故貶而人
之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有君民之大
德有事君之小心蓋春秋所貴也詩云匪革其欲聿
追來孝今以桓公之內行不修而多大功將有非望
之圖何若哉
公子牙卒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
意也當是之時魯人知公子牙之罪而莫知季友之
謀也聞公子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謀
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

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爲忠於國而適於
權聽而子之所謂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
者乃此之謂矣然則大夫非強雖有罪可殺君猶不
得殺也
齊仲孫來桓公不務修霸主之義討有罪扶微國而
更使智計之士覘伺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弒此
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
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法之所禁也
故田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
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爲者矣豈肯沮其君以齊人
尚彊待其自斃哉
吉禘于莊公說者以禘爲諸侯之禮也何繆歟不王
不禘禘之爲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
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
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
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
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
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皆先禘後
郊此以祖考之遠近爲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
非以禘祭天而郊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
魯之郊禘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主
文王驗也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禮
又明矣

高子來盟魯君弒國亂夫人出奔上下莫相安齊桓
公藹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
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弔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
義勉其君於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魯國遂安
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爲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
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東周之時
大夫則強諸侯以凌天子陪臣則張私家以脅諸侯
唯有道者不以利傷義耳
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而春秋之詞與親父子相襲
無以異所以明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
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爲人後者則爲之子矣夫爲
人後者爲之子非施於未有後之語也是乃已爲後

之理矣彼君子之將取後者取於族人兄弟之子則順及乎不得已矣而取兄弟亦安可不正以父子之禮奉之哉徒謂之父子則昭穆有逆故春秋通其文於君臣明此兩者一也彼不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矣君臣猶父子則父子亦猶君臣也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姓尚宗之況親親者乎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復臨群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

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殺夫雖臣子得絶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讎毋唯伯主得行焉爾

城楚丘言齊桓者以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皆無以異於常諸侯爾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

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文公之書不雨自十月至于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歷一時則書之其於民如此之閔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爲聖人之法也然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有國家天下者患不與民同憂苟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憂已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所謂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是故與民同憂者王事之始也與民同樂者王事之成也此春秋所爲貴非得雨之謂其義則近矣

許男新臣卒以許男卒于師乎當曰卒于師卒于會乎當曰卒于會今一無稱焉者此去其師與會而復之驗也春秋襃不失實貶不違理新臣之爲人君不

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於不知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燕昭秦始皇浚民竭國以自封焉不知命之蔽也 去 去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己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賛于禹班師振旅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強則暴服則懾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損其私以義理相勝者也苟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齊桓之不可爲周公亦明矣然而

春秋以周公之義責焉者是乃其可以及可以責者也周公者自誠而明大而化變而神豈桓公之謂乎至其用師治衆止於肅而已此猶可及也養民使臣止於恕而已此猶可及也聽訟決獄止於内自正而已此猶可及也爲此三者是乃春秋所以責於桓公也

盟于首止會盟同地而再言之者首止爾葵丘爾宋爾平丘爾皆有懿德美行超絶卓異非常之迹者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首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大法大經也葵丘盡王者之禁而宋弭天下之兵平丘與滅繼絶兼弱攻昧其名號甚頗其事實甚厚雖從此語王道可矣豈置爲伯者事哉

晉人執虞公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illegible]於滅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扁鵲望見齊桓侯而却走人問其故對曰君有疾在骨髓不可救後五日桓侯體疾使人召扁鵲扁鵲去矣故當扁鵲之始望而却走也雖謂桓侯之已死可矣桓侯雖未疾而有死形虞公之未執而有滅名桓侯仆於數日之後虞公虜於數歲之末耳扁鵲善詐色而宮之奇善觀國其所爲不同其深思遠慮一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從俗論之則申侯未有罪也而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内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故恭儉卑讓者常生術也雖有死者寡矣謂之不幸貪侈爭欲者常死術也雖有生者寡矣謂之幸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桎梏死者在文王則正命也在陽虎則非命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此乎無父無君何以言之邪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毋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也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者王法所禁也而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也故召伯來會葬榮叔歸含皆以王之無天爲譏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聽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皆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爲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諸侯城緣陵異於城楚丘何也曰諸侯不專封專封而善僅可以贖過爾故平其文不使伯者獨專其功爲人之迷於義而乃以專封爲德也專封而不善是冒王法而又勤諸侯故異其文以見伯者之罪於專封之中而又有不善焉此皆貴王賤霸左桓文之意比緣陵於城楚丘則楚丘善而緣陵不善矣比楚丘於王者之義則桓公救過之不給矣暇稱賢哉此其指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貴正而不貴功略小美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晉文公爲城濮之盟使諸侯朝王蓋朝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焉者以謂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耳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蓋城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焉者以謂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耳傳曰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此類之謂也使俗人論齊桓晉文之功則必以謂莫或比高焉而春秋曾未異之常人也此以正待人之體也厚而深博而遠優優大哉天地之德也夫

沙鹿崩名號

六鷁退飛過宋都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者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爲敗則告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奇物祇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告之有春秋因而書之以見人君之莫能異天命乃反以責於已者甚於人也

公子季友卒春秋譏世卿然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然莫孫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而仲氏弑子赤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是以春秋異而書之其文婉其旨遠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曰賢之爾吾以此論之非通於聖法之所出明於王事之所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或失者未足以論春秋也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襄公有憂中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舉大衆不務推義而先爲不正以矜其力此其所以無成功也凡人之情以謂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自公孫枝而有此言是故莫勉於爲正而皆勉於爲不正勉於爲不正此乃其所以失也秦穆宋襄既不遂伯而黷武仲又因以奔其身吾以此觀之順事恕施王事之始也

邢人狄人伐衛詩云騂騂角弓偏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夫邢棄兄弟之親而從夷狄焉其爲反也不已甚乎使衛怨之卒以滅國其爲然也不已信乎召穆公有言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如是則雖鬩猶禦其外矣奈何而內侮哉

宋人執滕子嬰齊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侯而不繫名與不名者也然則嬰齊獨何爲名哉諸侯不生名名者死之禮也今取死之禮加於執之日以此見其死矣不反矣然則虞公何以不名曰虞公者其國

已亡其地已奪是滅而不能死者也雖釋之無所歸今嬰齊其身雖執其國尚全其釋之尚可復然而死不反甚可閔也所以異也

邾人執鄫子用之春秋謹諸侯之死死以道者雖時有不名然猶以爲非禮其不以道者則無不名所以終也文其微而難察所以寄褒貶見善惡也夫邾人執鄫君而用之其罪易見鄫子犯非禮以喪其身其惡難喻蓋春秋所愼而辨也故曰春秋之道可以一言而盡者其本之謂乎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暴犯中國挾詐諸侯執宋公而伐其國威動天下然而自卑屈於魯使人獻捷在衆人之情皆榮之而春秋抑而不予也旣貶其君又隱其捷乎宋以伸有道之弱而沮無道之勝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此之謂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襄公不厄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天下所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之者也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也彼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者也所謂小利者計末者也

杞子卒論者以杞子爲春秋貶之也是不然春秋謹名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事成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刑罰中今出爵分土以善惡爲升降者此天子之任也而春秋得專之則名亂矣亂名改制且不免於誅何足以爲春秋故春秋之所貴者名實不遷而是非之理正乃所以爲不可及也

衛侯燬滅邢滅人之國春秋之所惡也於所惡之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兩君皆有賢名其惠足以使衆其威足以服敵就令其不能遵法守制舉干戈以覆人之國并人之地此則諸侯之強暴者爾雖有罪人猶得而備之今兩君皆出詭計陰謀亂天地之性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已兼并之欲使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佗滅國者等哉秦穆見貶夷狄衛侯燬以名此理之出也仲尼弋不射宿焉以宿尚不射而況君臣父子之間乎以謂人之所以爲人者乃以此也有毀是者是去其所以爲人者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爲見經吾以此觀之内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昬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向曰齊人今曰齊師因是而知之所謂弗及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及者畏也故諸侯之恥莫甚乎以二國畏矣善養氣者匹夫不爲千乘屈孔子是也夾谷之會齊師四陳揖讓指麾而景公服計齊人之衆不足以當景公計僖公之勢足以勝定之末年寇至不能禦去又不敢及是舉百

姓而棄之者也豈爲民父母之道哉於是乃使公子遂遂乞師于楚以自防耳從此揆之其持國之術於失者多矣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國滅而虜無不名者國滅罪也虜服辱也而夔何以獨不名夔之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夔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若楚祖鬻熊夔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於義矣而楚反以是滅之春秋以謂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夔夔雖不幸而實無負於義有王者作興滅國繼絶世則夔庶幾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買貴矣率師以戍諸侯何以不書耶然則買自不當得書者也買受命而出在疆外矣進退得專之欲權宜以辟晉難故不卒戍也可謂識變矣而魯反誅之魯之脅於強楚不察忠臣之心甚矣故春秋憫而進之以謂不然買之往何以不書耶

及楚人戰于城濮當是之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此誅必原情之義也

衛侯出奔楚諸侯去其社稷或有代之者或無代之者有代之者衛侯衎是也無代之者魯昭公是也春秋書有代之者則名之書無代之者則不名今衛侯有代之者矣而不名何哉言叔武之代之也寔非代之也所惡代其君者爲其奪之也今叔武代其君乃將復之也故正其號謂之衛子衛子之不取爲君明矣故衛侯不得名也

公朝于王所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焉

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賤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

介葛盧來介盧中國之封也沉於東夷而變焉其車服辭命文物器械習與之同而不自覺焉故不得比儀父儀父以附庸之國能明其禮講信修睦與強國大邦立會盟之信其後益大爵至於子雖未有異聞固已進矣而葛盧腆然日損至比於東夷雖自卑賤一年再至魯修朝會之義而其禮俗不合諸夏無以交中國人之賢不肖相去豈不遠哉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盟于翟泉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獨有人耳不沒公公之欲也今此多大國而又在王城之內豈諸侯大國皆微者豈公固欲之哉明公獨能事天子而列國之卿亂王室之禮王子虎不能正也使陪臣盟天子之側此所謂下凌上僭也楊子雲曰御莫羞於僭此之謂矣善爲天下者於此乎防之安有失哉

衛侯鄭歸于衛鄭之初歸也得言復當是之時叔武在內鄭雖無國國固其國也及其又歸也殺叔武矣執之歸于京師矣殺元咺及公子瑕矣鄭雖得國國

非其國也故不言復春秋之褒善罰惡豈不至明至察哉向也無國而義可以有國則亦謂之有國今也得國而義不可以得國則亦謂之無國由是觀之天子者得天下之義者也非得其位也諸侯者得一國之義者也非得其勢也得其義雖未有其位君子謂之得矣失其義雖能專其勢君子謂之失矣故曰義重於富仁重於爵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人臣無遂事者也其在竟外權國家之利則有遂公子遂如京師在竟外明矣人臣無專行者也唯中於義而有成功使朝廷尊而君益榮則免罪焉取濟西田可謂功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智欺愚強脅弱不云少矣而非春秋所謂功也春秋所謂功者能事大國能反侵地能復周公之宇能事大國義也能反侵地功也能復周公之宇榮也三者所以予其權也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魯之郊非禮也明矣於非禮之中又有非禮焉說者以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然則奚稱周之始郊日以至耶凡郊者天子之所以事天也故三代各自以其歲首而祀之明禮之至尊極大無有敢先之者董仲舒之議是也魯既以諸侯郊天不敢盡同王者故卜自建子之月而始也孟獻子乃以謂郊者祈農事耳彼見郊不過三月則以為啓蟄閒配用后稷則以為祈農事何其陋於禮也而仲舒又曰成王之使魯郊者蓋報德之禮然則成王亦且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春秋則因而從之矣柰何哉吾以謂使魯郊者必周也然而以非成王其殆乎王以下乎

猶三望謂猶者可以已之辭何其不知春秋也春秋貴正責備安有廢大存小而又教之曰可以已哉是猶逐其父養其母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母也亦謂之孝而已矣王介甫曰春秋內魯諱其惡而褒其善此內辭也曰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也不告朔矣幸其猶朝于廟也然則春秋之義非致其至者也愈乎已則可矣是猶紾其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以全吾愛去爾則可乎亦譏之俾而已矣故以猶為可以已者逐父而養母之說也以猶為愈乎已者紾兄而徐之之說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以謂猶愈乎已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以謂猶愈乎已故非之君子之道乎致其至者也當其必為不曰可以已亦不曰愈乎已

大事于大廟春秋記嘗記烝記禘記郊未有曰大事者也此其曰大事何也曰是乃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矣祫之謂也奚以言之王者禘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諸侯祫毀廟之主陳乎太祖大夫士享或四廟或三廟或二廟庶人薦于寢故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大夫有善於其君則于祫及其高祖諸侯有善於天子

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周之末造也非太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楊子雲曰節莫差於祭唯心通其義者知之乎

逆婦姜于齊正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弑強臣擅命幾於亡矣夫文公非不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可不慎哉故鑒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罪也雖夫人預有罪矣當是之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行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晩乎吾以此觀之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若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知者乃以謂天子賵人之妾小過耳而譏之深求車殺母弟大惡也而譏之略是不及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栢以臣殺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三綱廢矣是去人之所以爲人也王之無天不亦明乎古之爲文者三畫而一貫之爲王一貫之者謂能法天也苟不能法天何王之稱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即事探情陽處父可謂無罪矣而春秋不免也以謂陽處父之自專其身者未始至於得其死之道則其死非不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使處父而得其死者固幸爾豈直之謂乎子路侍側行行如也子曰由不得其死然盆成括有才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孟子曰死矣故君子愛其身全其生者必由其道由其道而死雖若比干焉仲尼謂之仁矣愛其身全其生而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死雖若處父焉春秋謂之罪矣春秋不貴幸而免

宋人殺其大夫不深惡其下之犯上專殺而反病其君大夫之不能親親此正本之意也詩云騂騂角弓偏其反而夫反之而反者固自古記之矣於是乎知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爲王治之大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趙盾既內專廢置其君而又外強諸侯盟王者之法所不當受也故斥而遠之若曰陪臣執國命漸不可長巳此非其所得爲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愛人弗親反其仁敬人弗答反其禮正巳而物正矣宋君幼司馬惡故使華孫得因隙乘衆託於義而爲利春秋并疾之故貶司馬於前宜其誅死而斥華孫於後以禁暴亂也

楚子使椒來聘前此者楚不與中國通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僭而無法故比之夷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椒來聘其號辭順其禮節中然後始均之中國矣故諸侯一也能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樂上慢下暴者則謂

之夷狄中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王以力爲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齊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爵通今使椒來聘嘗事耳自卑貶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紀於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爲貴力爲下矣

秦伐晉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其可信在義不在事是故雖無其事而論之中於義援其比引取之可也雖有其事而論之倍於義推其比勿信之可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勿復也此之謂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非長狄乎曰非也春秋正名狄也戎也淮夷也白狄也赤狄也山戎也夷蠻也陸渾戎也荼戎也是不一名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文公之德未能有以異於衆未足以任重也一舉動而二國附之者所發信而所思順也若是者天地應之而況於人乎試使文公於沓之會不能通其至誠以固兄弟之國則鄭將疑惡之矣有於好誠使文公交二國而非除怨修睦之謂則春秋將鄙賤之矣有於善吾以此觀之復信思乎順又以尚賢者春秋之事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郤缺聞過而改見義而從奚爲而不免於貶曰春秋之所謂賢者非賢於人之謂也必致之仁聖之域王者之道然後止矣今郤缺之事不耻過作非以堯舜之法論之僅得免咎終之

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諫於義動必順於道不逆寡不雄成是以無過舉矣有用賊凌貴用少凌長傷財害民以力爲之者哉使此其爲諸侯大夫則足矣以爲王者之佐則未可

公孫敖卒于齊敖不循法度自絶于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爲非以謂君臣之閒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則臣可以死可以亡吾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雖亡而不怨也若是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宋子哀來奔君子貴見微而賤死禍見微者大臣之操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諸侯盟于扈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爲伯主齊弑其君與諸侯而莫能正晉則固有罪矣諸侯又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専征者也田恒弑簡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固以謂天地之道君臣之義是乃其宜者也從此觀之盟于扈之意晉則固有罪而諸侯亦病矣

齊人來歸子叔姬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郯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秋正名別賢不肖使勿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直則直郯伯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愛害公義辭不數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遂非得罪於先君者也曾雖愛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明罪之在也凡人之議法也所親則回所疎則察君子不然親則憐之而不以愛妨公疎則容之

而不以枉誣正所以見王者之事也
毀泉臺臧文仲祀爰居而文公毀泉臺此皆逆民以
怪者也爰居之不書褻禽之力矣君子與所以道民守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春秋之文有常有變變用於
變常用於常不相悖也變之甚微讀者難知也則以
爲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公子遂將弒
君謀之齊而後決陽虎將竊國謀之晉而後發而經
書子卒盜竊寶玉大弓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
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使學者比其
類揆其情因是而知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者也非
聖人孰能脩之哉齊與人之大臣謀弒其君晉與人
之陪隸謀覆其國志俱惡而禍似大此春秋所以異
而崇之也

春秋意林卷上

春秋意林下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秦穆公悔
言以之三帥自狀其過而作秦誓晉
於秦而追咎誅放胥甲父于衛人
不遠哉仲尼刪書以秦穆爲賢而揹
春秋以胥甲父無罪而譏晉之濫從此觀之明莫
如自見智莫敏於自知勇莫先於自勝善莫大於
自反矣假使晉之君臣因胥甲父之言推而廣之修
己而不責人鄰國將來服矣患秦哉不恥政之不修
而疾戰之不勝不憂德之不仁而忿民之不爲用不
責己不中義而疾人之爲謀忠未有用此而保其國
者也晉靈公之弒不亦宜乎乃其兆先見矣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孔子稱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兩怨相仇能辨其曲
直使人信之者唯已有道也此仲由所以稱政事矣
小邾射以邑歸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
無所用盟於是謂子路子路不可季孫曰千乘之國
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何故不爲子路曰魯有事
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信而使由盟
之是義之也由弗能故子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
路之心居郯莒之閒安有不聽者哉使子路動而違
義言而廢信不可以決鄉黨之平況千乘之國乎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則信能諫其君然而非大臣
之操也所謂大臣者必絜其身於進退之始不可入

焉則止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歲之積洩冶猶要
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廢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
其從君於昏多矣夫謂之從則具臣也居大臣之位
而爲具臣之操過而見殺未爲不幸也且陳侯之淫
舉國皆惡之不獨洩冶而後知之也然則非能知君
淫之爲賢以能止君淫之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爲智
以能去國亂之智也此兩者絜矩之道也春秋責賢
者備此之謂也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季子不稱爵未爵也不稱字未
字也未字則未冠也而天子之大夫不名欲明其尚
幼是以謂之王季子也王不推至公選賢與能而篤
於下流之愛使幼穉之人居大夫之任交於諸侯宗

天下以私治何由興哉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齊桓公內行不治
以淫驕聞天下然而孔子稱之曰正而不譎微管仲
吾其披髮左衽矣爲其尊天子正君臣也功烈若此
盛矣及至序大道猶不免於貶謂爲三王之罪人能
各有所施也公孫寧儀行父從君爲淫使徵舒行弑
而弑其君罪則大矣然而能處命大國誅亂除讎社
稷復存宗廟復享於君臣之義雖齊桓正而不譎殆
無以過然而猶不得繫之陳者本不正故也以彼其
有功而又能正其本則王者之臣也王者之臣功烈
未必皆多而羞稱五伯者誠在正本而已矣

同盟于清丘諸侯之臣也而同盟僭其君矣非禮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不知者以謂王札子文不足與
其知者則以爲當上也召伯毛伯爭政而誅春秋不
專惡王札子也宋司馬司城官亂見殺春秋不專惡
華孫也以謂上必先失之然後下得之己必先予之
然後人奪之湯放桀武王伐紂從此生矣

公弟叔肸卒見公弟之重者所以非宣公之弑也舉
叔肸之字者所以知其人之賢也肸非賢則不得字
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故見其重而後賢之
是以春秋無虛文也其微而顯甚志而晦不可不盡
心焉叔肸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於春秋
以叔肸之義則固可以爲大夫矣此春秋之舉逸民
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孔子
曰作者七人七人者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身中清廢中權叔肸則兼之矣

元年作丘甲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
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
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爲足食也賦爲
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
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
而以意爲准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言戰而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
下莫之敢亢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
人能奪之故不恥言敗是以王者修己而不責於人
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其言曰使有德易以與無德

易以亡嗚呼豈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邪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次國爾三卿而四軍大夫安得不僭公陪臣安得不執國命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及國佐盟于袁婁郤克一戰勝齊反胥衛之侵地功大矣而春秋惡之以謂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爲之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閒則安以榮反是則危以辱人皆多郤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絀之爲其先力而後禮也

公及楚人盟于蜀是嬰齊也其以力爲功薄於義而陋於禮與郤克一耳郤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外邑耶應有伐文內邑耶曷爲圍之以此知其叛矣叛矣而不言何哉蓋以謂棘之罪非敢叛者也凡在已爾已未能事君則人孰能事我不察已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彊國之術若五伯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春秋不然已之所未能不以責人見不肖則內自訟者也季氏患盜問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則如之何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孔子之知本也以盜不足患則叛未可誅以無道不可殺則叛未足圍此其指也

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志於仁而已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辭非人臣之操也

立武宮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者也公孫壽何以獨書乎以謂禮邪彼其不書者且非禮矣而公子遂禮乎以謂録伯姬邪伯姬之賢不過有常操死耳其且未歸何用録乎以謂不當使公孫邪凡諸侯之大夫孰非公孫者昏禮稱父兄師友父兄猶稱之而況公孫乎故此皆非也春秋正始始不正則王道不立

人倫之重莫重於婚姻公子遂納幣以父之喪娶也公孫壽納幣以母之喪娶也父喪見母喪不見然而齊斬之情三年之憂天下之達禮也不得以不見之故而降此經所以書也事同則文等矣學者所宜以三隅反者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夫有加而賜所謂賜命者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哀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止於其身不世傳者也成公未有明德大功爵於王室而服過其爵非沮賞之與也是以稱天子天子者臨天下之言也天王者臨諸侯之言也今君中

國備采衞而得臨天下之言何榮之有焉
晉人敗狄于交剛春秋之記戰伐侵入也甚詳然而於夷狄未有言戰者是何也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中夏者春秋之所內也所內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將以力治之故抗兵相加未嘗不戰也然而在中國則書戰書戰者以德治之之意也在夷狄則不書戰不書戰者以力治之之意也王者非於中國厚而於夷狄薄也勢不得不爾也中國可敎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敎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乃亦此之謂也
公如京師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以謂如京師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曰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愨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矣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此春秋所惡也
會吳于鍾離會又會非殊而卑之也又非異而尊之也以吳子在是不得稱吳人而吳復不可獨稱故便文也晉侯會狄于攢函亦猶是矣異乎首止黃池首止者先及而後會所以別王世子尊儲君也黃池者先會而後及所以別兩伯主進吳子也獨鍾離不然有以知其文近而實遠也太山之爲大弗察不見而況聖人之文乎故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此類之謂也欲以殊會吳爲卑之邪吳序諸侯之下矣安在其不卑而戚之會又何事哉欲以殊會吳爲外之邪首止之會王世子亦殊矣安在其外之而戚之會何獨不外也此皆似是而非者也未可以論春秋春秋之外吳也在於稱其君以國稱其大夫以人而不在會又會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不可言以歸故著舍之于苕丘焉此皆春秋別嫌明微愼用獄之意也苕丘非晉地明矣若苕丘晉地也則必曰以歸旣曰以歸矣則無所復著苕丘未有諸侯入其封內而復殊其地者也
九月用郊經言執鄫子用之又曰執蔡世子友用之莫言其所以用而直謂之用而已明用者用人也古者固謂用人爲用乎用之爲字卜中也卜而中斯用之矣不言用牛羊而言用人牛羊所常也人非所常也所常可言非所常不可言也不可言故專謂之用其意微而顯矣世衰禮廢淫於祭祀而用非所用春秋多有之秦穆宋襄皆顯諸侯也而猶欲用列國之君而況魯成者乎
圍宋彭城楚爲不道奬亂助惡使臣畔其君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常分强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獨失有王者作强者將損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爲非宋

也彭城言宋大鼎言郜齊寶言衛取非其所有據非
其所安雖歷百世猶不得名也取非其所有據非其
所安可不戒哉遂城虎牢此其曰虎牢彼其曰鄭虎
牢豈兩也哉虎牢之不繫鄭可知矣彭城不可取而
楚取之故謂之宋彭城虎牢可取而諸侯不取故不
謂之鄭虎牢當是之時晉方修伯者之義申天子之
禁鄭不用命則國尚非其有也何但虎牢之一邑乎
其義不得專之則無所繫國無所繫國者亦所以明
不外王命於鄭也春秋賤用兵而惡取邑今用兵反
以爲是取邑反以爲可以謂有能如晉悼公之賢先
自治而後治人雖用兵取邑爲可也又況取而不貪
愆而不暴乎孟獻子之謀忠且禮矣於此乎見之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春秋襃善貶惡
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詞也異乎溴梁溴梁者諸
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
之失其政奪於其臣不亦宜乎詩云不自爲政卒勞
百姓其爲得失也遠矣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臣之事君也非苟益其君之
謂也子之事親也非偷安其親之謂也不義而富雖
可以得利者而臣不爲君然後榮無恥而安雖可以
得存者而子不爲親然後尊今豹自謂孫足以兼人
而不度於義巫自謂智足以便親而不慮於恥此小
人以爲功而君子以爲羞者也孔子曰不患貧又曰
不患寡豹之爲君謀宜曰君擅劫天子之地奪諸侯
之國以自封植爲益愈耳非所以創業垂統也君以
正却之諸侯將自服何患於貧巫之爲親謀宜曰君
私棄先王之命卑宗廟之守以偷欲休其恥盍於去
位而虜也君以正守之七十里之地而可以王何患
於寡如此而臣子之義得矣此乃聖人之所貴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諸侯於其封
內猶大夫於其家也義不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
也鄵何以獨書乎然則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
乎中國之故而見外於其臣也爲變文以起其見弒
因赴告以絕其同惡故春秋亂世也弒君者非一皆
可得而誅者也至於見知故縱使大惡不發君仇不

復其罪與親弒者無以異是乃春秋所當絕也季孫
問其臣從之者與孔子曰否弒父與君不可從也夫
不可從者固以從爲罪而況於大臣乎

會吳于相春秋所甚謹者莫如君臣吳楚徐越此皆
聖賢之後非周室之伯父叔父則伯舅叔舅也見周
之弱而諸侯放恣自以遠於中國王靈不及而皆僭
名號雖夷狄無以異是以春秋亦因而夷狄之聖人
愼用刑重棄人雖夷狄之而未忍使其與夷狄等也
尚委曲爲之遣說故稱其君國稱其大夫人無爵命
名氏之辨以貶遠之不使得齒中國而已所謂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者也嗚呼可不省乎將以求
榮邪乃反辱焉將以求安邪乃反危焉及其思善悔

過去僞號從中國然後許之有君有大夫吾以此觀
之凡人之善惡損益榮辱無不自已為之者詩云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
戍鄭虎牢向者鄭虎牢也而不言鄭不使鄭得專之
意也今者非鄭虎牢也而繫之鄭不取於鄭之意也
故義可以取雖過千乘君子不以為非義所不取雖
已失之猶予使得名焉取之以義予之以義雖用天
下可也況其下乎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人
謂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信乎對曰非也夫子時然後
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耳故取之與予亦大矣非君
子孰能宜之哉
作三軍論者以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此似是而實不然魯於周室封最廣者
也至襄而作三軍春秋譏之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
及其舍之也又曰舍中軍明二軍猶在也故魯之師
行每一軍出輒書之所以明王制慎用衆也
會于蕭魚鄭伯如會與則宜以如會書乞盟與則宜
以乞盟書今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春秋嘉善矜
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者於
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
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
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
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
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

宣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故
以戰伐為事者殘人民敝財用未必能下敵也以盟
誓為信者繁儀牲費辭令未必能合衆也今六以救
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為天下豈
可以詐力哉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彼
不義加已則已以不義報之彼不仁遇已則已以不
仁復之豐於勇而嗇於禍之死而不避欲以為快非
君子之道也君子者不然彼以不義來我則以義正
之彼以不仁來我則以仁示之因於理故不遷怒止
於當故不貳過是王伯之君所以兼服天下者也故
禍莫大於兵兵莫憯於志志莫害於亂春秋豈以王
德望於季孫宿哉因季孫宿之事以達王德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
衎不名何邪曰春秋雖亂世君不君臣不臣至於劫
奪之禍尚皆有緣而作窮惡極亂猶不為也今剽以
公孫秉國政交於諸侯有日矣親逐其君而自取之
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
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
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謙之意也稱侯者
篡之實也故曰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為春
秋安可弗察邪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晉人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
矣而未知已之不可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

禍乃始作非正本之意也沈同問孟子燕可伐歟孟
子曰可沈同伐燕齊人以孟子爲勸之也孟子曰否
彼如曰孰可伐之則將曰爲天吏者可伐之譬猶殺
人者而問曰人可殺與亦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
殺之則將曰爲士師者可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
之哉夫孟子可謂知本矣
白狄來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相朝者考禮正
刑一德以尊王室爲之也是以春秋亦予其朝夫夷
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
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予其朝不予其朝
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
獻其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

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
義黜叛夫而誅亂臣者則莫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
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
討固有若是乎夫賞不當其功罰不當其罪不祥莫
大焉大惡不舉而小過必察猶不當其罪也
晉欒盈出奔楚不以范匄逐之爲文而以盈之自出
爲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
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
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召書
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

人道之始閨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
不亦宜乎
甯喜弒其君剽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乎孔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
亦不從也由此論之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
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
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
得自存之計使篡弒因己而立後雖悔之不可長也
里克趙盾甯殖之恥不亦宜乎曾不如公孫寧儀行
父之猶有益於其君也又況商人陳乞之懷惡以濟
逆者乎夫商人陳乞懷惡以濟逆與里克趙盾甯殖

之事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
閒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敎天下之爲人臣
者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損大信
以疑至親使鱄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
詩不云乎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爲智以毋使其兄
有誅弟之惡爲義以不趨世以自潔爲忠以不仕而
能矯國之失爲廉可爲重已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葵丘之盟以明天子之禁
書宋之會以弭諸侯之兵書推趙武屈建之力以當
齊桓不亦過盛乎據十有餘歲之安以接治平不亦

淺近乎應之曰伯者有五而桓公爲首非以其力也固以謂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而宋之會亦不以兵車何以不能比葵丘孔子曰回之爲人也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夫宋之會百姓免兵革之患猶出之湯火也養老長幼者十有餘年非獨一日之仁也何謂淺近哉吾以此觀之聖人之愛民深矣固有有其意無其功而善之者矣孰有有其功有其名而遺之者邪

公在楚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以謂公在楚六者釋不朝正于廟焉爾而未知已之有罪也昭公去國

至於以乾侯寄是以書公在乾侯當此之時季氏君君之位攝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嫌於國無公公無國也故因正月以正之今襄公亦去其國季孫亦叛於內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其與乾侯也同同則其文等矣故存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此正春秋之所欲明也在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龍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察邪

吳子使札來聘世或謂季子之讓不若其受國之愈也季子之去不若其誅惡之愈也此欲速之士宋襄之徒權一時以期功名非正德修本之道也彼其爭故明吾讓以鎮之彼其賊故明吾仁以靜之由是而訓雖未治王者之功聖人之守也不由是雖倫有成爲快耳非至德之風也季子豈不欲饗一國哉又惡不由其道豈不欲討國亂哉又惡父子兄弟之相篡奪無已時此固季子之所以稱賢也

葬宋共姬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詑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此乎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

葬蔡景公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去著足以見般之罪矣未有以明固之惡也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

子不子固賊未討而葬以既討之文非寬弒之者之罪也使夫弒者亦有以自省也

宋災故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爲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君一子弒父二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莒展出奔吳莒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弒矣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讎是

國無臣子之理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壬以立昭子昭子旣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使亂大倫將以赦罪而罪不可赦必速殺之仲尼聞之曰叔孫昭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豈其掩義隱賊而忘君父哉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賞罰之於政非春秋所先言者也然而賞罰不當春秋必譏所以效王者之政雖不以賞罰爲本而猶不可廢也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爲者也然而君殺大夫春秋或予之所以效春秋亂世急於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夫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百姓未見其惡也則雖方命圮族克不殄絶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鸇之發也無留獄矣此所以禁姦止邪除禍持國之道也豈幸而勝之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道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爲之卑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譬之鄭衛之處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耳吾以此觀之爲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猶數數也進之不以禮節者謂之數莊子曰彼於致福未數數然左氏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皆謂進不以禮

執齊慶封殺之春秋之子人也不求備其責楚子也求全焉何哉曰春秋明王道之大本者也政刑寄焉不求備者叙才用之意也非出乎身加乎民之正也出乎身加乎民者不正則不行不信則不服是以不使若楚子者得專天下之善也天下之善不專在楚子則楚子之善未免於戮矣以此治天下所謂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者也故殺人者可殺而非士師亦不得殺殺之爲專殺專殺之罪與殺人等王者之政也夏書曰昏墨賊殺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楚子有二焉

舍中軍向曰作三軍三軍皆始作也今曰舍中軍去三之一也然則今之舍者非向之作者明矣若今之舍乃向之作則向之作亦曰作中軍矣魯之本不有二軍豈不然乎

蹙齊平齊大會小魯爲齊弱久矣然而能蹙齊以平者介於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失之機也詩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夫文王不以昆夷之陋而隕其問是以能成王業奈何其崇夷狄侮中國哉昭公之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

蒐于紅姦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爲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理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

陳災當是之時楚子在陳彼有而我弔此其所以書也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向者舍中軍也自
以謂得於節矣而未知其猶非制也今也爲三軍以
出自以謂權一時之利焉爾而未知其猶僭也非制
且僭此春秋所謹也義豈得略哉
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鄭忽疑於失國蔡友疑於不
立衞蒯聵疑於出奔春秋正父子之親君臣之禮聚
姦逆退不義以此三人者雖道德不足猶可以世其
國蓋不登畔人之意也傳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其斯之謂歟
叔弓帥師圍費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曰殺無道以就有道則如何孔
子曰子爲政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故春秋未嘗

不惡臣不臣子不子也又察其本本治而末亂者有
之矣天下所共棄也本不治而末亂者是乃其理君
子所宜內自審者也嘗試使周之王必毋廢文武之
法毋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侵其上諸侯必毋
僭天子其大夫孰凌大夫必毋脅其君其陪臣孰畔
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畔誅蒯非寬蒯弗
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畔名蒯則魯
亦未得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季氏則周亦未
得以僭絕魯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矣衆人之治
則以謂苟君君臣臣焉可矣王者之術必將曰君不
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正已而物正乎此之
謂王者之術

同盟于平丘攻莫善於興滅國繼絕世自三代之王
皆傳用之平丘之會雖未可以言王然而王使大夫
臨之諸侯約之王者之政行焉未命而蠻夷服唯其
信也推其美殆與葵丘明天子之禁無以異此則春
秋所貴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蔡不計己之所以
能復其世者天子之德諸侯之功也而皆欲速貪利
反受封於仇讎之楚忘其宗廟之辱社稷之恥殆匹
夫所不爲其道雖可復其行不可復惡足以君國子
民哉是以其禍亂相繼終亦至于滅亡而莫之振也
豈不哀哉夫道可復者人也故曰歸行不可復者已
也故名之君子之膺受多福可不省耶

莒殺其公子意恢郊公不感其親之愛使意恢得緣
以覬覦意恢不隱其兄之惡使蒲餘侯得緣以專禍
是上下交失也書不云乎子弟不念天顯乃疾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
得罪蓋痛之矣聽訟蔽獄可弗熟察耶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或誘而滅
之或誘而殺之誘而滅之其罪雖著春秋猶惡其懷
惡而討不義誘而殺之其義雖恥春秋猶探其罪而
棄之於天下此似相反而實非相反也曰道並行而
不相悖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此之謂矣鄫子貪色
而亡禮繳欲而昧禍猶禽獸也雖無邾人之虐有王
者作固不免於誅戎蠻子怙亂而輕百姓不信而

悔四隣雖無楚子之誘有王者作固不免於亡春秋皆略其名以見其敗禍之來也已有以取之易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孔子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乎此之謂也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爲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檉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降而無憾憾而能昣唯知命而好禮者能之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此之謂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吾以其言畔也知其不可言復入以其不言復入也知其爲畔矣畔者猶未絕其爲君臣之稱者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陳人蔡人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顧可以乎臣哉夫臣者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也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不乘君之昏而以封己者也不挾君之勢而以崇黨者也今劉單之爲天子臣也則不然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亂已兆矣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此則姦雄之所以與非望者也源必始於此上下艸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孔子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世治則有良臣無功臣夫尊尊親親不失其理則何功之稱矣曰大夫以夫人致若是則何如曰是亦猶是也然而以逆順爲差夫夫之以夫人者有君命存焉劉子單子以王猛者則專之爾察繆者原其聲影者觀其形則何疑之有

叔孫婼至自晉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古之道也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救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爲難不以爲法者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婼之死畏也曾晳使曾參過期而不及人曰其畏乎曾晳曰彼雖可畏我在必死也此曾子之所以稱善事父也孔子畏

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顔子之所以稱善事師也使婼少聞曾氏顔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婼也婼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此之謂也

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置天子者非以優天子以收天下也置諸侯者非以優諸侯以收一國也諸侯有方伯連帥州牧卒正者非以優強大以有小國也故小事大大字小爲治之要春秋之所甚貴也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也而佐卒獨見外取邑不書書之未嘗不

搆人也而齊獨稱侯以宋公有親附隣國憂諸侯之心齊侯有僭伯討不登畔人之意是以異之也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文王嘗以此懷西方矣

盟于鄟陵公自會居于鄆居于鄆者猶曰居于鄭矣有天下者國家天下有一國者國家一國上雖失之下莫敢有也及至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而諸侯有曰公在楚矣出居于鄭非實棄天下也其道則無以異於棄天下也公在楚非實失國也其道則亦無以異於失國也豈虛加之哉說不免焉

楚殺其大夫郤宛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至於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詩云侈兮哆兮成是南箕趙簡子欲墓晉疾天下之議已者曰殺孔丘竇鳴犢則庶幾矣已殺竇鳴犢使人聘孔子於魯將濟河孔子聞其殺鳴犢也於是止曰美哉水乎丘之不濟此水命也夫趙簡子卒不得施其謀由是觀之孔子之禦患也早矣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恩天下唯羿爲愈於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之罪也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然孟子曰淺哉言之也安得無罪孟子可謂知春秋矣春秋之責於義也未嘗不欲其無罪也人亦有有罪而無禍者矣非春秋所貴也人亦有無罪而有禍者矣非春秋所戒也春秋道其常而衆人計其功傳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之謂也

公在乾侯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固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爲猶吾君也毋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故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古今之大義也子貢其知之矣

黑肱以濫來奔謂之邾黑肱則邾大夫矣而非也謂之濫黑肱則濫之君矣亦非也諸侯不得擅相封其籍不通乎天下故謂之黑肱以濫也因是觀之則邾之私爵人其罪一黑肱之專琅濫其罪一其義深切而著明猶六鷁五石矣不可奪也

元年春王君子莫重乎授受授受王事之本也授之者以禮受之者以義正也正已而後可以正人矣故擇其所處不汚於僞不誘於利不脅於威楚公子閭吳公子札衛公子郢是矣可以取而不取之無正故不可取也以宗廟爲重以國家爲本亂非已之所及也不得已而起衛公子晉晉公子周漢文帝是也當是之時社稷無所寄人民無所奉群臣以謂莫宜已者故受國也可以受而受受之無害於正故受也今定公不然汙於僞誘於利脅於威雖欲正人人何由

而正道能得之非王功也非王功則春秋奚取焉漸之象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故天下非得其位而能有功者未之有也非進以正而能正邦者亦未之有也聖人其知之矣

新作雉門及兩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天子之門曰皐門曰應門曰畢門詩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道天子之制文王之德者也諸侯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其而不知以爲非覩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聖人之惡兵之害如此然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是聖人非惡兵也惡夫不義也楚之不義甚矣晉以伯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而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所以眷眷於皐鼬之盟者也

劉卷卒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豈苟而言之哉

季孫意如卒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羣何也曰以定公爲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爲大夫矣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爲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暑逐之弑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爲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劾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爲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爲殘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隸僕也而莫之戒者方復爲之脅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爲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於幾微故因事以宣其指原指以見其幾子惡之卒陽虎之盜皆篡君亡國之禍也苟甚之必錄之錄之故必自其禍之所起矣

仲孫忌古者已孤不更名名者所受於親者也事親者不爲存沒生意不爲利害易慮故不變也人之背死忘先者常必以利害汨其中者也背死忘先以利害汨其中者非獨更名之謂也更名蓋其小小者耳

而聖人禁之者背死忘先之情惡雖小不可爲也小且不可爲況其大乎此固禮之止亂於未形者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蓋爲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與其群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從祀先公從祀爲祫邪宜曰大事于大廟爲禘邪宜曰禘于大廟爲時享邪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言之者其事可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爲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故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通道美術也在君子則治在小人則亂小人者挾欲爲利之心而爲之者也名愈高則利愈富功益多則禍益大是盜跖之所以合其徒衆也君子不然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立事建功非以徇名也矯政易俗非以封己也忠恕而已矣春秋原情情誠善而功惡弗誅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故曰兵莫憯於志禍莫大於德有心爲道者之言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使魯多其車徒衆其兵革[illegible]怨連禍以攻齊爲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爲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兩威重於三軍利加於萬乘豈有佗哉順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逆之必歸於敗也猶順之必取於勝也中賢猶足以自持況聖人乎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故必先自勝也而後可勝人必先自治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不自勝而務勝人不自治而務治人皆逆之類也故齊雖強以其逆而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強弱也在道而已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非欲之也有不得已焉不得已非大臣也而況乎得已而不已者乎自陳入于蕭以叛以此見春秋之斷獄詳矣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説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帥師墮郈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強大夫執國命而陪臣畔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上則治矣由順哉譬之伐木不自其根必復滋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源與根無它在己而已矣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之意也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古之大臣有奪而後義險而後平者矣齊王問貴戚之卿孟子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問異姓之卿孟子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若由是言之趙鞅保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伊尹之忠已然而名不免於

畔者當是之時其志未信其功未見要以功成事立然後可信爾易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此之謂也故大作而得元吉元吉而得無咎無咎之美不過乎趙鞅之書歸爾是孔子之所以貴權者也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人之生也困而不學者多矣知學之爲益其性知道之爲得於學或進取焉或有所不爲焉是可與共學者也有常矣而未及乎中行也未及乎中行則未可與適道適道者必中行者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可與適道者也善人矣而未及乎大成也未及乎大成則未可與立可與立者必大成者也不憂不懼君子之成名矣是可與立者也而有不仁焉則

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仁人之所施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周公攝其君此之謂權甚逆而下不疑甚利而上不憂必忠信至於此則權安有不可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者世世子也諸侯不得世其子誓於天子然後稱世子世子之貴達于王室然則諸侯雖欲以愛易世子猶不得也桓公葵丘之盟曰毋易樹子故蒯聵之得罪君父君毋而出奚遽失其位哉鄭忽見逐於強臣見奪於其弟突春秋爲人之不知義乃反以其突正而忽不正也故君雖薨猶謂忽世子蔡友君滅衆散守其先人之國不與讎共戴天至於死之春秋爲人之疑於誅君之子不立乃反是楚而絶蔡也故君雖沒猶謂友世子蒯聵知以禮事其親而不知幾諫見志之順而無隙也使其母惡而逐之羈旅於外春秋爲人之不知權乃反責蒯聵之出走而不計申生之死爲非孝也故君雖沒猶謂蒯聵世子三者異事同指皆别嫌明疑予正而奪不義者也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受命而立輒其不可以圍戚何也或問乎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執之乎孟子曰執之然則舜不禁乎曰舜惡得而禁之是有所受之者也今以蒯聵爲瞽叟以輒爲舜以曼姑爲皐陶此孟子之義已曰孟子未盡於義也伯夷叔齊讓國不取餓于首陽之下終身訢然以謂求仁得仁故無怨也夫不以能有其國家

爲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舜有天下瞽叟殺人是亦將且循伯夷之義矣安在必申有司之法而以己之貴加其親乎此不爲知春秋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故爲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爲三軍將也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乘君之禮我不可爲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故昔者子路問於仲尼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輒與曼姑之

事也不其然與
巳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伐國而克此衆人之所禱祠而求王帛而賀者也而君子諱之諱之者不敢多其功不敢享其名非惡功名也功不可訓而名不可傳也其事好還是以明年而吳伐我魯之存者幸而已矣且吳之強不能以是行於楚魯之弱顧能以是行於吳乎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之謂也
吳伐我君子之道不貴其勝人而貴其自勝也說命曰干戈省厥躬躬爲善而外物橫逆者有之矣君子拒而弗受也躬爲不善而外物橫逆者亦有之矣君子受而弗懟也受而弗懟此之謂能自勝故君子之守約也

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事君者自盡而後求進焉成民而後求用焉治內而後求服焉夫以吳之無道犯閒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斃焉爾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隣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爲志乎此戰者是也湯事葛大王事熏粥文王事昆夷不以其養害所養乃所謂君子之道也
孟子卒夫人之必命於天子猶諸侯之必命於天子也桓公不受命終身無王孟子亦不受命死不得稱夫人其義一也所以異者桓治外孟子治內其文不可得而一耳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戰勝天下威強諸侯動不以德義春秋所惡也何緣而以兩伯之詞言之邪曰天下無王久矣夷狄皆僭號叛命莫能尊周室吳獨自卑與其號率諸侯以奉天子其事雖淺近猶不得不引而進之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此之謂也夫西子蒙惡溷之者掩鼻苟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由是觀之吳子之伯也不亦宜乎

春秋意林下

軍學學錄王　與能　校正

意林卷上

第二板 畢而不可渝 從易渝合作踰二十二板同

第五板 敎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脫五字

鄧穀避於楚 鄧穀合作穀鄧

昏因 二字合從女旁餘同

第七板 苟大夫有貪君之政之志則又有陪臣

執國干上之禍 脫十字

第十板 公子遂季孫行父如齊 季孫合作叔孫 行父合作得臣

第十一板 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脫二字

第三十一板 偪其反矣 偪合作逼

第三十四板 介盧中國之封也 盧合作蓋

執之歸于武師 武合作方

第四十板 明罪之在齊也 脫一字

意林卷下

第四板 閎於孔子 脫一字

第八板 庚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 脫一字

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詞也 詞當作辭三十一板同

第十板 無咎 從易無合作无後同

故深察焉 脫一字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上二字差 下二字脫

第二十一板 我在必不死也 脫一字

春秋五禮例宗十卷 存七卷（一至三 七至十）

（宋）張大亨撰

宋刻本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張大亨撰。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豐乙丑乙科。何薳春渚紀聞王明清玉照新志並載其嘗官司勳員外郎。以王國侍讀侍講官名與朝廷相參、奏請改正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大亨春秋通訓及此書、則稱爲直祕閣吳興張大亨撰。蓋舉其所終之官也。考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大亨是編、以杜預釋例與經踳駮、兼不能賅盡。陸淳所集啖趙春秋纂例、亦支離失眞。因取春秋事蹟、分吉凶軍賓嘉五禮、依類別記、各爲總論。義例賅貫、而無諸家拘例之失。陳振孫稱爲考究詳洽、殆非溢美。元吳澄作春秋纂言、分列五禮、多與此書相出入。澄非剿襲人書者、殆偶未見傳本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十卷、注曰存、而諸家寫本皆佚其軍禮三卷。已非彝尊之所見。然永樂大典作於明初、凡引此書皆吉凶賓嘉四禮之文、軍禮絕無一字。則此三卷之佚久矣、彝尊偶未核檢也。

春秋五禮例宗序

晉川張大亨集

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發各爲條綱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矣然其間雜以傳例與經蹐駁而又摘數端不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啖趙之餘別爲纂例其所發列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顯字密後之說者謂之要例然淳拘於微文捨事從例故事有相背以戾而反裂爲數門者非特差失其始終抑亦昭昏其義趣聖經大旨支離失真迷眩後生莫此爲甚蓋人之美惡小大萬殊聖人因其實而被之以名豈顓拘於纖約若乃定其筆削以示後世則固有典要存焉善學者因其人之美惡以推聖人之心而究觀其典要之所在則其言不辨而自白矣顧予非知經者特懼子弟之弱於斯乃綴緝本文通其乖舛以刊前作之誤名曰春秋五禮例宗蓋周禮盡在魯矣聖人以爲法凡欲求經之軌範非五禮何以質其從違覽者或無間於古今則當信予言之不妄也紹聖四年二月十七日序

春秋五禮例宗目錄

第一卷

吉禮

王正　即位 立附　郊望

宗廟 禘祫附　雩

第二卷

凶禮上

王喪葬　內喪葬　外喪葬

第三卷

凶禮下

弑殺葬　災變

第四卷

軍禮一

伐 救附以附　侵

第五卷

軍禮二

圍　次　戰敗　克獲　取　入

滅亡　遷　潰　追　戍　乞師

平戍　軍賦 侵寧附

第六卷

軍禮三

執以歸 執附　放　奔入歸納叛

盜 已上四門虜附
第七卷
軍禮四
蒐狩　城 屬附
興築 盡附
第八卷
賓禮上
朝　聘　來　會
盟 胥命附
第九卷
賓禮下
遇　如至
第十卷
嘉禮
昏　歸脤　享
肆眚 附

不偏 ... 本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一　吉禮　張氏

王正

隱元年春王正月

桓元年春王正月二年十年十八年同

莊元年春王正月三年五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一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十年同 莊三十二年不書王正者十 書王不書正七

閔元年春王正月二年同

僖元年春王正月二年三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三十年三十二年同

文元年春王正月三年五年八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同 文公十八年不書王正者八 書王不書正者三

宣元年春王正月三年四年九年十一年十六年十七年同 宣公十八年不書王正者十 書王不書正者一

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年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十四年十六年十八年同 成公十八年不書王正者七 書王不書正者二

襄元年春王正月二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同 襄三十一年不書王正者十二 書王不書正月者八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同 昭公三十二年不書王正者十三 書王不書正者五

定公二年春王正月三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五年

同定十五年不書王正者四書王不書正者四元年皆正月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八年同襄公十四年不書王正者八書王不書正者四
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歲之初月謂之正月元者首也故善之長謂之元惡之大亦謂之元以一年為元則人君自此而首庶物善惡自此而始焉正者所以正物也以初月為正則四時於是取正焉先儒謂春秋以一為元又謂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而書稱太甲元年則謂一為元不獨春秋又曰元惡大憝則元不獨為善也凡正月每歲輒舉之則又不獨即位也王正月者左氏謂周正月也三代之正不同周以建子商以建

丑夏以建寅春秋以周正為主故又曰王二月王三月焉明非王之正也國君即位得以改元而正月則不可改者蓋即位之年自其身言之可以為首而正月則王所以同天下之尚非本之一人也先儒謂周官所稱正歲與凡田狩郊祀之類皆兼用夏正考之於經或合不合然春秋所書則純用周正也王歲班其正于萬邦萬邦奉之無敢變亂以明大統之所在以一諸夏之所承自唐虞以來未之或改書所謂協時月正日是也周置太史以掌之六卿於此班政治焉諸侯受而藏諸廟歲之首則朝廟而行之謂之朝正及其衰也太史失班諸侯

失朝而天下始異尚矣然當是時周之法度自爵祿之籍諸侯固已畏其害已而去之獨王正未有輒變亂者則以不足為之損益故也聖人閔周室之不競思欲抗王道而黜僭差幸正朔之猶存則舉而冠於諸侯行事之上以明天命之未改而示天下之有尊且以見王正及於諸侯然後可責以尊王之義其或不書則周失班也夫正朔之存固未足以懲其侮然彼不敢變亂則是猶有宗周之心而周復不知以此自勉其不競宜哉隱公在位十一年一書王正月公穀曰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桓公在位十八年四書王

正月穀梁曰桓無王其書王者所以治桓及正宋公之弒曹伯之卒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穀梁曰定無正見無以正也夫正朔所以明時王之尚耳非以定人之邪正也隱立之是非當自其身見之何與正朔又桓以篡而不書則宜公之篡書宜不為篡矣隱之十一年春滕薛來朝穀梁曰時朝正也信斯言則彼年之春但當書時以明滕薛之正辟在正月所不得書也夫既以不得書月為例而又謂之無正亦已誤矣

即位

隱元年春王正月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莊元年春王正月

閔元年春王正月

僖元年春王正月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立

隱四年十二月衛人立晉

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

凡君殁既殯則嗣子於是即位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三日以顧命考之成王乙丑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康王即位則崩既七日矣魯昭公之喪癸亥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穀梁曰殯然後即位說者以喪至之日爲始薨則薨既六日矣蓋喪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三日而斂自天子達所謂聖人爲之斷者是也若殯之日則各視其葬月焉故王崩三日而斂則作冊度後七日而殯則康王即位昭公喪至則爲既斂之來日後五日而殯則定公即位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自襲至大斂雖士亦三日士踰月而葬則殯與大斂固同日矣然大記謂士二七日而嗣子即位也即位之禮備於初喪康王既受圭歆齊朝卿士邦君而誥之自稱曰予一人則禮既成矣諸侯亦然然經必踰年然後書者禮雖成猶未正其位康王由賓階隮見諸侯於應門之內也若既踰年則踐阼負扆矣其有故而初禮或廢則踰年雖正位而不書蓋禮不成也凡經不書即位皆以故廢也天王外諸侯之即位不書內外異也惟不以正立而魯及知者則書之曰立

郊望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穀梁牛下有角字）改卜牛夏

四月辛巳郊

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夫魯以享帝爲宜則郊祀非過也蓋周之王業后稷肇之文武成之周公康之是故周使魯祀后稷以明周公功德之所本后稷配天者也於是乎郊焉孟獻子所謂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鄭氏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說見於易緯然以禮考之郊特牲則曰郊用迎長日之至明堂位則曰孟春祀帝大司樂則曰冬日至祀天於圜丘而公羊亦云

正月用郊皆謂建子之月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左氏亦然皆謂建寅之月也惟穀梁之說則自正月至于三月皆以爲郊之時考於經此三月者紀郊之變而不譏其郊則信乎其時矣蓋自日至以及啓蟄陽侵長而農事興則報天祈穀所宜有事者也公羊二禮舉其始左氏指其終過與不及皆非禮也左氏又謂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則以郊時有常禮所必舉固無可否之疑特致嚴於牲與日耳牲有二曰帝牛曰稷牛日有三曰上辛曰次辛曰季辛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自襄以來未之改也然定哀之世皆以正月用郊則是魯郊未嘗以十月景伯之言豈以是紿吳人耶書曰類于上帝望于山川又曰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則古之祀天未有不望其山川者亦未有不[illegible]望者故曰望郊之細也諸侯所望不出其境內故魯惟三望而已矣

宗廟（祖禰附）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三月會于稷以成宋亂）

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屋壞（公羊大作世）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定元年立煬宮
八年冬從祀先公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穀梁謂周公稱大廟魯公稱大室群公稱宮公羊亦然而又以大室爲世室曰世世不毀也以左氏參之當爲大室夫宮廟之別摠羣公言之則曰廟指一公言之則曰宮而大室則當宮廟之中所以藏主者也舉廟則可以包宮室指宮室則不可以兼廟故凡稱廟者皆不主乎一宮也凡稱宮稱室者不徧及也蓋禮稱七廟五廟則宮亦謂之廟詩稱閟宮則廟亦謂之宮書稱王入大室祼則周亦謂之大室然則二傳誤矣四時之祀曰禴祠烝嘗四時之閒祀曰禘祫春秋有禘而無祫公穀以大事爲祫周官則禘祫俱無鄭氏以獻祼追享爲祫饋食朝享爲禘蓋凡祀皆謂之事所以事其先也與禮所謂歲事同祫則於諸祭爲大故曰大事然則禘亦曰事而祫不曰祫何也曰事之得失在祭則正其名以書之其得失不在是也而因是以見之則略稱事而已矣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則禘疑以祼爲主傳曰合食于大祖祫疑以食爲主禘所以審昭穆故禮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追享疑爲禘祫以除喪朝廟而列新死者故經曰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則朝享疑爲祫凡除喪必先祫者所以明反始之義也士虞禮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而特牲饋食禮筮日命筮但曰適其皇祖而不言所配則祫爲除喪之先祭明矣故始虞之祝亦曰哀薦祫事以祀事於是乎始而以合先祖爲安故也自除喪而祫率三年而禘五年而再祫因以爲常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商夏祭曰禘周曰禴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夏禘則不祫祫則不禘嘗祫烝祫夫春祭物不備故不可以祫餘三時可祫然天子則與時祀偕行諸侯夏祭則廢祫言諸侯雖夏猶不能兼享也禘則惟季夏之月蓋於歲之中舉之也諸侯夏不能祫而可以禘者禘以祼爲主不必備物故也夫祫必以三時而禘惟六月則以除喪之祭急於列新死者苟可以備禮則遂舉焉故雖除於春不過踰時而遂祫若必主於一時則或曠時而不列非致感之道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又曰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然則祫自天子達而禘惟王者可行今魯有禘者與郊同義夫禘本其所自出祫則及其祧主而已矣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理固然也然禘雖及遠而各禘於其

宮則不若迎群主而合祀于祖之爲大故禘尊而祫爲大事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晉之儲禮蓋不特一祀而杜氏遂以禘爲天子諸侯除喪之通祭亦已誤矣

雩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左氏曰龍見而雩雩者常祀也常祀必有常處所謂舞雩之下是也曰大雩者非常也先王以昭明陰陽愆伏理所必至而百穀所仰在於膏澤故先事而祈事至而不應則無憚於再舉歸於厚民而已矣故大雩雖不時不以爲譏凡不可過者皆常祀之必以時舉者也或曰雩或曰旱或曰不雨穀梁謂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是也左氏公羊皆以書旱爲災不雨者不爲災也考於經凡書災必有驗於後如水旱

而無穀爽饑是已今曰不雨而無所見災焉則二說然也然自春及秋不雨則害於播種豈不爲災蓋天雖不雨而人事有以勝之則理或無害若乃人事不至則雖無水旱而害亦及之莊公之告糴是矣或曰災必有驗於後則何必變文以示義曰所謂驗者災成而民罹其害之謂今曰旱則災民害穀矣而民容有不罹其害者若其不雨則雖穀亦無所害此所以不同也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一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二　凶禮上　張氏

喪葬

天王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　秋武氏子來求賻

桓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後莊王僖王不書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 七年

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

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此後頃王不書

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七月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正月葬匡王 三月

成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

襄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　二年正月葬簡王

一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左傳二十九年五月葬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三月

左氏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大僕稱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則王之崩葬皆赴告於天下大行人稱大喪詔相諸侯之禮康王之誥稱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王崩諸侯來奔小宰稱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則王喪諸侯來贈左氏稱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則王葬諸侯來會此經常之制也春秋之時禮失其舊王崩不赴者三魯不會其葬者七則其他可知也或者疑成王甫崩諸侯已至謂因朝事而遇喪者是不然明王在上諸侯惟所以命之以令教令之行兼日而可千里則大僕傳達疑亦甚疾侯甸男衛安有不可至者哉經書王葬五公穀曰天子志崩不志葬議矣或曰天王或曰天子或曰王公穀謂之通稱是也何休曰天王三不書天以桓公弑君而天子錫命襄王賵人妾且會其葬皆爲非禮故去天以示貶趙陸從焉范甯非之當矣然有未盡者蓋春秋書王不稱天者甚衆曰王正王

子王姬王師之類何獨彼三者哉說者謂吳楚稱王故春秋加天以別之是又不然吳楚之王經未嘗志也又安用別且周官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則王之加天尚矣王之爲言至尊之稱也加天焉明無上也以其配天則曰天王以其繼天則曰天子三者皆至尊也以其皆至尊也故雖但曰王而不嫌於有所黜且目之爵得之於君故可以善而升可以罪而黜若王則得之天者也何自而黜之聖人作經所以抗王室也王之失禮正其名以見之耳未聞有黜其号以示貶者勿思而已矣一

未成王

昭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女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后夫人之喪皆赴后赴於天下夫人赴于隣好之國其吊葬亦略如王與諸侯之喪然春秋不書者内外詳略之義也故穆后之喪晉荀躒如周葬晉少姜之喪魯昭公鄭伯皆往又卿共其葬事而不書于冊其或書者以魯嘗與其事故爲之辭也

王大夫

隱三年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天子大夫

文三年五月王子虎卒

定四年七月劉卷卒　七月葬劉文公

諸侯之大夫卒自命卿以上則赴于隣好之國王大夫亦然然而不書者略外也卒且不書況於葬乎其或書者皆以故耳

公

隱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公薨公子翬弑之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齊侯使彭生弑之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十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元年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慶父弑之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宣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成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

十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十五年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邾子來奔喪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曰公薨地不地故也夫人薨不地地故也公薨必地而地不必常以其有邦國之事也夫人則無外事矣不薨于寢則謹其地以明其故然所謂故者非必不

以其道終凡非常者皆是也外諸侯內大夫之卒皆不地略之也其或不卒于寢則亦謹其地所以別嫌明微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君子之慎其終蓋如此葬者臣子所以自盡啟以下所以相哀之道也故內曰我君外曰公

周制列爵惟五內則天子三公外則大國之君皆為公書有周公召公畢公三公也制微子之命曰庸建爾于上公大國之君也其餘皆自侯已下然考於經五等之君通可謂之公亦通可謂之侯公侯爵之貴者故人以是稱之聖人弗奪焉所以崇敬諸也康王之誥稱群公與儀禮通稱之公春秋稱諸侯與爵經通稱之侯皆兼五等之爵以二者均為爵之貴故雖公謂之侯而不嫌於卑雖子男謂之公而不嫌於過也然而班列有差小大有宜亦不可亂故經於平居則正其爵葬則從其稱正其爵者所以明王度之不廢也從其稱者所以示敵體之相敬也雖曰正其爵矣而於盟會之總稱亦曰侯於世族之總稱亦曰公子公孫則其所以示敬蓋不獨葬之時為然也魯君侯也而稱公則以春秋之義也然方在會盟則亦或謂之諸侯吳楚子也而不書葬則以稱号之僭也然方書世族則亦皆謂之公子此之謂兩盡穀梁曰謚所以成德也葬而後舉謚於卒事乎加之矣范氏謂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蓋禮大喪大師帥瞽作謚小喪太史賜謚卿大夫之喪小史賜謚蓋史知天道者則謚所以名鬼神皆以天道正之也太史既曰小喪而小史又云卿大夫之喪則小喪宜為諸侯矣鄭氏謂小史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失之

未成公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illegible]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子赤也 襄仲弒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由左氏之說則未葬在喪通稱曰子既葬遂稱爵不必俟踰年也由公羊之說則未葬在喪稱子某既葬猶稱子而不名必待踰年然後稱爵也考於經則左氏之說於書外可公羊之說於書內可二家不能該內外是以不通為公羊者曰先君雖葬然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必踰年然後稱公若施於外則宜之十年不當有兩齊侯成之四年不當有兩鄭伯也為左氏者曰諸侯既葬則嗣子卒哭而免喪遂可以君國若施於內則子赤不當不稱公也春秋之文魯史也其義則聖人之意也文同而義異聖人不疑焉特其意存焉

耳魯君薨年之餘曰不可繼稱別公而書之曰子與外諸侯之嗣君未葬而稱子其文不得不然義豈同哉然亦有由也蓋古者先君未葬嗣君居廬未有命戒不自君其國人故未可正其爲君之名曰子者對父之詞也既葬則免喪出命而臨人雖未踰年已成其爲君矣故因其爵而稱之陳侯會于溫會于召陵宋公會于葵丘皆書曰子先君未葬也齊惠公卒於宣十年夏既葬冬書齊侯使國佐來聘鄭襄公卒於成四年夏既葬冬書鄭伯伐許皆未踰年而既葬也或曰未葬而踰年則如之何曰天時變於上人事革於下國不可曠年無君

於是乎改元正位以承宗廟社稷之重其稱爵禮也魯僖宣昭之薨明年未葬而嗣君各改元書曰公即位衛宣穆宋文公之卒明年未葬而嗣君會伐鄭書曰宋公衛侯此其據也杜氏以宋衛稱爵爲非禮誤矣詳杜所據以毛伯求金踰年不書王命三傳謂之未葬故也夫未葬踰年不稱王命則桓王七年而後葬其間何以書王命乎毛伯之事蓋自有義非此比也該二家之例則先君未葬稱子既葬或踰年稱爵然後爲通若其書內則雖葬未踰年稱子而不名其曰子般子野者二子在喪而卒未成爲君猶以公子之例書之也若夫衛

成公既葬而會諸侯于洮猶且稱子與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會諸侯于踐土亦稱曰子皆春秋之變例也以彼之例書此之事然後見聖人之意或曰既葬不俟踰年稱爵則然矣而鄭莊公卒於桓十一年之夏其秋葬其九月書鄭忽奔衛(上云突歸于鄭)景王崩於昭二十二年之夏其六月葬其下書王猛居于皇其冬書王子猛卒又曹莊公卒於莊二十三年其明年春葬其冬書曹羈奔陳(下云赤歸于曹)莒子密州弑於襄三十一年其明年書莒展奔吳(上云去疾入于莒)鄭忽王猛皆既葬未踰年而不稱爵曹羈莒展已踰年而不稱爵何也曰此三者雖已繼立其位未

定也羈之奔以赤爭之忽之奔以突爭之展之奔以去疾爭之猛之出以子朝爭之赤後立是爲僖公突後立是爲厲公去疾後立是爲立公則羈忽展皆失位而不終者也子朝之立雖在猛卒之後然當猛之世固不能定朝也春秋之世固有始立而爭者然嘗能自定其位天子已命之諸侯已列之則遂正其爲君衛君剽是也其或未能自定又未命於天子未列於諸侯則不正其爲君羈忽與展是也猛立之義蓋亦如此曰王猛則以國氏與羈忽同也凡以國氏者皆當立者也猛之卒也謂之王子則以立而未定且不克然與忽稱世子同也凡稱子者

皆未成君者也然則國君已立強者未嘗出力而爭之聖人不爲之正其名而反因其未定遂奪其位無乃助篡乎曰是不然彼立者不能自定強者爭之而能終有其國子將奪爭者之名以加於彼是爭者之罪浮而彼以無國稱君也三子當立而位未定彼爭者不當立而終有其國（子朝雖不終然國亦非位者）各正其名以書之其罪否則見乎詞焉然後天下後世可信也曰其見乎詞奈何曰突赤之入不繫之國（齊小白晉去疾齊陽生之入稱齊之國）則知羈忽之當立子朝之立歸於尹氏則知王猛之當立也然則聖人之意可見矣以當立而不能自定猶且如此不當立者乎（言其是也）

夫人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惠公妾）

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莊二十一年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桓夫人莊母）

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莊夫人閔母）

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文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莊公妾僖公母）

五年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穀作毛伯）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夫人文母）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宣八年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文二妃宣公嫡母出姜大歸穀作熊氏）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穀作頃熊）

襄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夫人）

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母）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宣夫人成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襄夫人昭母）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定十五年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妾哀母穀作弋氏）

九月辛巳葬定姒（穀作定弋）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昭夫人）

士死于適室復畢乃赴于君君使人弔襚之將葬遷于廟既祖而後賵贈者進焉卒窆乃反哭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士既然則天子諸侯后夫人宜亦皆然矣蓋士死于適室則知天子諸侯終于

路寢后夫人路于內寢也士赴于君則知天子及
后赴于天下諸侯及夫人赴于王與隣好之國也
士將葬遷于廟已葬反哭卒哭而祔則知天子以下
其禮之序亦然也有一不備則不爲成禮故左氏於
夫人之喪至是其義蓋不獨夫人爲然也然其不曰
夫人不言喪不書葬者各主其事之是非耳凡喪禮
具王曰含反其精也衣衾曰襚遂其往也幣馬曰賵
周於死也貨財曰賻助於生也含襚正施於斂賵賻
正施於葬遂言之皆曰賵知死者賵襚知生者賵賻

公女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夏紀侯大去其國

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歸于酅者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未適

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宣公女五年來歸

九年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宣女成

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謂外夫人不書卒葬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
葬卒之也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
之其書葬者皆有故也夫王姬下王后一等則公女
亦下夫人一等王姬嫁於諸侯爲下嫁則公女嫁於
大夫亦爲下嫁嫁諸侯則爲尊於內女故內女書卒
視大夫爲外夫人則書卒書葬視諸侯嫁而不書卒
葬者不赴不會也公羊誤矣

內大夫

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

五年冬十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八年冬十二月無駭卒

九年三月挾卒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文十年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八年公孫敖奔莒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宣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

八年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
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十七年冬十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書地
襄五年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三十一年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昭四年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七年冬十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

二十三年正月癸丑叔鞅卒
二十四年春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哀三年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君之卿佐國之貳也存亡所繫國實與焉故經悉書之周制卿大夫之喪天子弔之其斂哭之事則皆掌於王官以天子遇其臣之禮如此則諸侯可知也士喪禮君若有賜則視大斂以君遇士之禮如此則卿大夫可知也然君於士不親弔不視小斂則士下於大夫故也左氏謂君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杜氏曰所以示厚薄戒將來也據經叔孫婼叔詣之卒昭公在外公孫敖仲遂公孫嬰齊之卒喪在外然皆書日杜氏謂公在外則非無恩喪在外則不責人以所不得也夫以書日為厚以不書為無恩則是日月有褒貶之義矣而杜氏又謂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此獨記日未足以褒貶人君自相戾何哉若不以日月為例且無褒貶則卿卒不日是特記不小斂耳既特記不小斂則凡在外者又何必書日以明非君無恩邪子赤公子之為嗣君者也其

卒亦不書日則史之失載如此多矣何獨於卿而遂以為例乎臧僖伯之卒也隱公葬之加一等則卿葬亦國之事而不書者其得失非足以繫國且葬日子所以自盡斂以下所以相哀之道也故不以累君

諸侯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七年三月滕侯卒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八月葬蔡宣公
六月辛亥宿男卒
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赴再　夏葬陳桓公 緩月

十年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十四年冬十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十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八月癸巳葬蔡桓侯 杜云侯謂謬
莊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二月葬陳莊公

二年十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十六年十二月邾子克卒
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冬十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四年三月葬曹莊公
二十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
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三十一年四月薛伯卒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 卒於會葬之師　八月葬許穆公
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 左傳作班　冬葬曹昭公 脫月

九年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 獻公
十二年冬十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十四年冬蔡侯肸卒
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襄公
冬十一月杞子卒 杞二十七年稱伯
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二十五年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秋葬衛文公

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款卒
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冬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脫月
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　冬葬曹共公 䘮月
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十八年二月秦伯罃卒
宣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䘮月
四年春正月秦伯稻卒
九年八月滕子卒
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地與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九月葬曹文公
十七年春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夏葬許昭公 䘮月
正月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蔡文公 䘮月
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莊王
成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二年八月庚寅衞侯速卒
三年正月辛亥葬衞穆公
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夏四月葬鄭襄公
六年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冬十一月葬齊頃公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
十三年五月會伐秦曹伯盧卒于師　冬葬曹宣公
十四年正月莒子朱卒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十五年二月葬衞定公
秦伯卒 同衞侯卒之月
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十七年十二月邾子貜且卒

襄二年六月庚申鄭伯睔卒
四年春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七月葬陳成公
六年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秋葬杞桓公 䘮月
七年十二月會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八年夏葬鄭僖公 䘮月
十二年秋九月吴子乘卒
十三年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十五年冬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
十七年春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十八年冬十月會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十九年春正月葬曹成公
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冬葬齊靈公 踰月
二十三年己巳杞伯匄卒　夏葬杞孝公 踰月
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illegible]　冬葬許靈公 [illegible]
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九年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秋九月葬衛獻公
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秋葬邾悼公 踰月
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三年春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五年七月秦伯卒

六年正月葬秦景公
六年春正月杞伯益姑卒　夏葬杞文公 踰月
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十月國爲楚所滅　十月葬陳哀公
十年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一年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年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十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月葬鄭簡公
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卒　秋葬曹武公 踰月
八月莒子去疾卒
十五年春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八年春三月曹伯須卒　秋葬曹平公 踰月
二十年十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二十四年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葬杞平公 踰月
二十五年十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illegible]
二十六年正月葬宋元公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二十八年三月葬曹悼公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踰月
三十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八月葬晉頃公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秋葬薛獻公 踰月
定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秋葬邾莊公 踰月
四年春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六月葬陳惠公
同年二月會于召陵五月杞伯成卒于會
七月葬杞悼公
八年三月曹伯露卒　七月葬曹靖公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九月葬陳懷公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六月葬鄭獻公 踰月

秋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踰月

十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踰月

十四年五月吴子光卒

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十月葬衛靈公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二月葬秦惠公

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十二月葬滕頃公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八年冬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二月葬杞僖公

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五月葬齊悼公

五月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踰月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十一月葬滕隱公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　秋葬許元公 踰月

曲禮言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死故說者謂春秋聚外以尊內外諸侯卒與內大夫同文然則聖人豈私尊魯哉崩之為言以其高也天子者高之至也下此則非其至故惟天子可以言崩若其所謂薨也卒也死也則通上下之詞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於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書曰公薨成王葬于畢則天子諸侯通曰薨孟子曰舜卒於鳴條文王卒於畢郢則天子諸侯大夫通曰卒舜典曰陟方乃死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大司樂曰大臣死則弛縣則天子諸侯大夫通曰死事固有名同而實異名異而實同者苟無不可聖人莫之變焉知其同異不相廢也以其同異不相廢是故外君與內大夫同謂之卒而不嫌於有所貶內君與夫人獨謂之薨而不嫌於有所私特以內外欲其辨故假此以定其詞耳

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信斯言則君赴當稱名而禮載赴詞曰寡君不祿春秋之時其赴雖不能盡合於古然以情文揆之君始没而臣斥

其名以告於外殆非哀敬之道也謂之禮經誤矣然諸侯之名不可徧知也惟同盟然後見於載書故其來赴則得書于冊且以示易世之實又凡來赴者不過隣好之國隣則相習好則相違非是則雖赴亦闕所不知故書名不必同盟苟可知焉則志之也天子魯君不名則以明尊親之義且一而不疑故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滅同姓則名以經考之書稱呂伋君奭詩稱召虎則生且名之矣楚滅夔蔡滅沈皆滅同姓也衛侯奔楚鄭伯來奔皆失地也而不名則禮說非也天子君天下者也無與為敵故不名諸侯則各君其國者也以其

有君道故平居亦不名有所降則名之下於天子故也王采地之大夫與附庸之君凡未爵命于天子者則不盈乎君道矣雖不盈乎君道然異於列曰故平居則稱字有所降則名之夫字親所命也爵君所命也故稱爵則不稱字明爵尊於字也諸侯之大夫則卑矣故平居則族而名之有所降則舍族惟天子尹宰及公之孤特貴故又以其官加之所以別列曰也天子大上者也褒貶不加其身有所見則借辭以明義諸侯與大夫之爵皆受于其君者也非君誰能黜陟之故諸侯善則進其辭以爵不得而加也有所降則名之大夫善則稱其字

以字尊於族也有所降則去族夫爵莫卑於子男然君道也故春秋所書自子男以上其平居皆不名諸侯之世子諸侯之卿天子之中下大夫與士其命數皆不逮子男則其名之礼也穀梁曰目既死君不忍稱其名礼曰國君不名卿老而何休有五不名之義考於經公孫敖既卒而名魯大夫雖歷數世而名則是未可知也若乃高宗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則又有所謂賓之而弗臣者矣

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考之周禮天子公卿大夫之喪則宰夫掌之諸侯之喪則職喪掌之宰夫下大夫也職喪士也公卿體國者也故其喪則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大僕弔焉大僕亦下大夫也大夫則卑矣不皆自往使其族帥有司治之而小臣弔焉小臣下士也若諸侯則雖職喪亦不自往使國有司以王命涖事而巳矣至於諸侯自相爲之禮則亡然春秋之時天子所遣以喪禮至魯者或卿宰或大夫士不知果合於職喪所謂國有司者乎然國有司既受令於士則又非卿大夫明矣游吉之言必或有據與子大叔所謂文襄之時固又不同則周

襄禮法廢缺時君出意而爲之未必合於先王也傳以秦景公之喪大夫送葬爲禮又稱歸齊之薨晉士送葬以游吉之言爲正則魯爲得禮而晉爲少殺矣然經於二者皆不書其人則以非卿故也魯之喪惟王人來會大國則卿未嘗至小國則君或自來然則豈有定制哉

外大夫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二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三　凶禮下　張氏

弑殺葬

外弑君　弑執以殺以用三見弑門

隱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二年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六年蔡人殺陳佗　左傳五年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莊八年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十二年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月萬奔陳 宋請萬陳

僖十年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文元年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十六年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八年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冬莒弑其君庶其

宣二年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四年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十一年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十二年春葬陳靈公

十八年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成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襄二十五年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二十六年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二十九年五月閽弑吳子餘祭

三十年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十月葬蔡景公

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　八月蔡侯廬歸于蔡

十三年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穀梁曰止未嘗 年而死

冬葬許悼公

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

哀四年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十二月葬蔡昭公　左氏夏蔡人殺

六年秋齊陳乞弑其君荼

外未成君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羊殺作弑

左氏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公羊

曰大夫弑君稱名氏微者窮諸人賤者窮諸盜其[illegible]

國者衆辭也穀梁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夫弒
君天地之大惡人倫之所弃也君雖無道臣必蒙首
惡之誅所以定名分遏禍亂也今以君無道而略弒
賊之名則是君可得而戮矣豈聖人意哉凡弒者難
生於一人則并其名合衆力以行之則稱人假國勢
以行之則稱國人臣假國之靈以取重而反以其重
危其君此之謂大惡然則惡大矣而設其名豈不
利於爲惡者哉夫國人君之而已獨致難焉則惡
其名之彰徹聖人於是名之名之則其罪顯力足
以使衆權足以用國以此危其君則將以有爲也
聖人於是設其名假其名則其罪深夫春秋非特
錄善惡之實而已也其文則存乎史其義則見乎
經故由其文則名雖設而不憂後世之無所考由
其義則凡不即史者聖人之意也凡諸侯不以道
終於下曰弒於兵曰滅殘之曰戕尸之曰用於敵
國曰殺重君變也大夫公子不以其道死皆曰殺
略臣事也

公羊曰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以謂其國無臣
子也然則賊已討而不書葬者魯不會也何以知
其然魯之隱閔非不葬也而不書則以賊不討故
也宋公捷衛侯剽之賊討矣而不書葬則以魯不
會故也夫弒而不討國臣子之罪然有可討者有
不可討者弒而篡之位未及定未命於天子未會
於諸侯國人殺之聖人與焉書曰某人殺某是也
衛州吁齊無知是既命於天子既會於諸侯而位既定矣國人
殺之聖人不與書曰某人弒其君是也衛剽是此可討
不可討之義也夫奪君之國而有之其罪顯且大
故不俟聚絕而惡見然天子已命之諸侯已列之
則成其爲君成其爲君而國人又加戮焉則是君
無時而定位國無時而難息也故復被以弒君之
名夫使篡人得正其名爲君者是天子諸侯之過
也若國人已君之則又安得加戮戮雖不可加而其罪
則不爲之泯不書葬之類不泯其罪以存善惡之戒不戮
其成君以息爭奪之難聖人之微意也陳恒弒君
孔子請討之則凡弒者內外皆得以討今不討而
會之故曰諸侯之過也若乃魯桓公見殺於齊蔡
靈公見殺於楚則以敵國非所以言弒故不以討
罪而葬也

王殺大夫

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襄三十年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

內殺大夫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成十六年十二月乙酉刺公子偃

外殺大夫 殺弑賊七見弑門 執以殺二見執門 因執被殺三見執門

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二十二年正月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二十五年夏宋殺其大夫
二十八年四月楚殺其大夫得臣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文六年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七年四月宋人殺其大夫
八年十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九年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宣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
成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
十六年六月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十七年十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齊殺其大夫國佐
襄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十九年秋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二十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冬晉人殺欒盈 奔入

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三十年秋鄭人殺良霄 奔入
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春楚殺其大夫屈申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十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十二年五月楚殺其大夫成熊
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七年四月楚殺其大夫郤宛
哀二年十一月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十三年十一月盜殺陳夏區夫

公羊曰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曰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又曰罪累上也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左氏曰殺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夫大夫之罪不登於死而君殺之徒以有國之威耳故謂之君殺大夫葵丘之盟無專殺大夫意謂此也其曰罪累上者以繫之君也大夫有罪國人皆曰可殺於是殺之則稱人此與衆弃之之義也大夫生死皆

名雖曰無罪而死亦必名之所以正君臣之分其是非不在此也殺而不名雖曰衆也然晉鄭一日殺三卿而經幷書其名則曹宋之卿亦未必衆也特以彼不告故不得而詳耳然卿與大夫異位而皆曰大夫（盟會 卜孫）以周官大夫有中下而無上則卿者上大夫故也或曰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子或曰兄弟穀梁謂公子未命爲大夫者然其重親大夫君之世嫡曰世子母昆弟曰兄弟其見殺也不以有罪無罪皆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也彼無罪而君殺之君失其親彼有罪而致殺彼失其親然周制同姓之罪不即市而致刑于甸師焉不與國人慮之也爲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

災變

日食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凡日月之會有當交而食者陰陽之數然也有不應食而食者變異之所出也夫陽不勝陰則日爲之食是以人君懼之先王克謹天戒設官置史以先之自堯舜以來未之改也或失其職則以爲大戮故左氏謂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其不書日者官失之而羲和廢時亂日則夏后征焉春秋之時官廢不舉所書日食或失其甲子或失其晦朔聖人不加損焉以示過也然春秋不以日月爲例而此獨以不書爲失則以日之食也必在於朔而晦朔必由甲乙然後可推今既曰朔矣則是知其甲乙也既知其甲乙矣則是知其爲晦朔也然或書朔而無甲乙或書甲乙而無朔或兩不書焉是以明日官日御之過而異乎餘事之繫乎日月者也餘事不繫之以日月則前史所闕雖孔子不可得而知非若日食之存乎度數者可考故也夫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何也曰日月記事之常體本無可以示義之意先儒之説雖多然考其所

書雜然不可爲之典要故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時或有時與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或有月而無時(桓十七年昭十一年)或全年無月(見五)或全年無日(凡十)或無事書首月以具四時亦或不必具者(桓四年七年定十年)時月日皆備唯襄公三十年一耳聖人不務弥縫其闕則以褒貶所寄不在乎此也

晦朔附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
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
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

星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霜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雪 一見震電門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僖十年冬大雨雪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左作雹穀梁云亦作雹

震電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雹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昭三年冬大雨雹

雨

莊三十一年冬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宣七年秋大旱

水

桓元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
莊十年秋大水
十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四年八月大水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宣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

凶年

莊七年秋無麥苗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宣十年冬饑
十五年冬饑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四年秋楚人圍蔡
凶年一也或以所無書或以饑書書所無者民未必
饑也而上有所乏至於饑則上下匱矣

冰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成元年二月無冰
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火 宮廟三見本門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新作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左氏曰凡火天曰災人曰火火之所及者小則人可爲
也至於所及廣則宜非人力所能爲故謂之災謂之災
則吊卹之禮行焉公羊以爲國邑之辨誤矣

地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哀三年四月甲午地震

山石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成五年夏梁山崩

螽

桓五年秋螽
僖十五年八月螽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八年冬十月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十三年秋螽
十五年秋螽
襄七年八月螽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
十三年九月螽
十二月螽

螟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莊六年秋螟
雜蟲
莊十八年秋有蜮
二十九年秋有蜚
宣十五年冬蝝生
禽獸
莊十七年冬多麋
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
左氏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夫螽螟麋蜮固害物矣而蜚鷁鸜鵒則非能爲災者也公羊有記災記異之辨是矣
春秋之書變異爲傳者其說不同聖人果以人事測天乎曰天地與人其類既殊其事相遠非有語言臭味可相交際而得之也然至其變見景象惟忒之物動乎其間則君子恐懼修省而弗敢忽焉是故天大雷電以風書志成王之畏日食震電川沸山崩詩刺幽王之亂而雊鼎之雉同穎之禾共生之桑穀聖人存之以示戒而於春秋尤詳焉以謂天地之道雖幽微遠甚而其氣類發越託于象類者必皆有以召之然聖人不正名其所以召之者以謂不可知也吾見天地之行有異也曰是必人事之有失云耳吾將推人事之失以合天意而不知其果合與否也曰是不可必存之以示戒云耳及後之爲說者不然曰天地之異如此吾必求所以當之者昔爲某事今有某應於是傅會白黑奔揣度數而務通其意之所向至其不合也則遷就以益之誣天罔民莫大於此吾知其所本矣蓋爲傳者之過也夫爲傳者不深求聖人所以必書之意而援摭讖緯卜祝之言以爲說凡日星有謫必曰今茲某國之君當其變或水或旱盡係其應又或緣某事而生

或因其言而息嗚呼天道果如是其膠邪蓋其間固有度數所繩不得不然者有陰陽錯盭不可以度數求者有非常而興者聖人兼而舉之以見天道之多變以明吉凶之無常非必指事以爲應也洪範五徵雖主於五事然五事之所該有不可勝窮者矣夫既或係乎度數不得不然則其以變異書何也曰由度數而然者常也其不可以度數求者異也即其常則足以見其異是故兩不相廢焉不然則當時諸侯其數千百事之善否日圍萬變苟一國之君一事之失而必諭見于天則天事亦已勞矣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三
原缺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七　軍禮四　張氏

蒐狩

天王

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內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昭八年秋蒐于紅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經書蒐狩而不及苗獮則以苗獮皆如蒐田之法故耳且四時之田莫先於蒐莫備於狩於是焉有失則書之其餘雖失未足道也猶之四時之祭獨舉烝嘗則以春夏物不備雖有失焉未害於禮之成也凡禮以其常舉之則無小大之異其曰大者皆越其常者也

城 墮附

內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九年十二月城諸及防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遂城郚

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宣八年冬十月城平陽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十一月城中城

襄七年夏四月城費

十三年冬城防

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十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十五年冬城漆

哀三年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外 內與外同城並見此門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二年正月城楚丘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
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
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異築 毀附
莊九年冬浚洙
二十八年冬築郿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文十六年八月毀泉臺

成十八年秋築鹿囿
昭九年冬築郎囿
定二年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災見
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左氏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都曰城穀梁曰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
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夫城有二有增舊而城
之者有作都邑而城之者今曰益城無極則是特論
增城者耳詩稱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易稱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而大司馬之屬以時修城郭之固則城者
先王所不廢特以謂不恃此以保民則可矣故傳稱
莒不戒城惡而致潰也城因築而後成故亦謂之築
而築不足以盡城之義蓋曰城則有厲禁封守之法
焉若以爲都邑之辨則作邑于豐既成洛邑非無宗
廟者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栽日至而畢過亦書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七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八　　賓禮上　　張氏

朝　朝廟一見廟門

朝王

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來朝　侯朝一見齊內朝門　內女朝子一見內女來門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春正月滕子來朝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作杞侯

六年冬紀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二十年夏郜子來朝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文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

秋滕子來朝

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四年三月杞伯來朝

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襄元年九月邾子來朝

六年秋滕子來朝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小邾子來朝

二十一年冬十月曹伯來朝

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秋郯子來朝

定十五年正月邾子來朝

哀二年夏四月滕子來朝

凡諸侯見天子謂之朝亦謂之覲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而覲則一

受之於廟太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由曲禮則朝覲之別以位由宗伯則朝覲之別以時然書稱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又曰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則朝覲不必以時爲別明堂位稱周公朝諸侯天子負依而立則朝覲不必以位爲別覲禮稱諸侯前朝則朝覲亦爲通稱明矣論語謂子退朝則日朝其君者也大行人謂使諸侯世相朝則諸侯交相見者也夫諸侯交相見而以日朝其君之名名之所以崇勸讓相親睦之道也諸侯以君道臨人則可以受人之朝而不爲僭畝國以勸讓相下雖朝人之國而不爲屈如是則庶邦睦而王室寧矣春秋之時小國則朝大國則否故經所書朝事不一皆以小事大之禮也叔向曰明王之制間朝以講禮（昭三年）而子大叔云五歲一朝與行人之法圖異左氏獨以子大叔爲正必有據依然考於書成王命諸侯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各朝于方岳以諸侯朝王且猶六歲則間於天子之事而相朝宜不能數於此然則世相朝殆先王之制矣

凡諸侯朝王大行人逆勞于畿至于郊王人勞之至于國天子館之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而異姓東面朝之日致命以玉享以幣馬既而退聽事于廟門之左天子命之歸勞其來然後乃出於是申以車服之賜重以享宴之好且爲壇於國門之外以待會盟而今事焉諸侯自相朝之禮雖亡然司儀掌客略具其文而其實則猶見於春秋故傳稱齊侯如晉晉士鞅逆諸阿（昭六）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昭五年）則亦逆勞贈好之禮也子產謂晉文公卑宮室而大諸侯之館則亦館之之禮也（襄三十一）郳隱公來朝執玉高魯定公受玉卑（定十五）則亦致命以玉之禮也鄭伯如晉壞垣以納車馬曰無所藏幣則亦享以幣馬之禮也（襄三十一）隱公謂滕薛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隱十一年）則亦辨姓之禮也曹伯如晉受正（文四）魯襄公如晉聽政（四年）則亦聽事之禮也晉侯享諸侯鄭伯辭享（昭十二）則亦享宴之禮也鄭伯如楚舍而不壇（襄二十八）則亦爲壇之禮也夫爲壇乃天子所以令諸侯之制春秋以小朝大則亦受其令故也然則春秋諸侯相朝之禮殆略與覲禮等乎

聘（附而聖五見聖門）

王聘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春正月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外聘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莊二十三年夏荊人來聘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僖三十三年二月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冬十月晉侯使士燮來聘
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二十九年夏五月晉侯使士鞅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
三十年春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曲禮曰諸侯使人問於諸侯曰聘而大行人稱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典瑞稱圭璋以規聘則天子使人問諸侯亦謂之聘王制稱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則諸侯使人問天子亦謂之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誤矣叔向謂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而子大叔稱晉文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考於禮經時聘無數然則苟以事行焉可也春秋之時伯者制其疏數故合諸侯以令朝聘之數然魯襄昭之間使介不通於齊者凡二十年則其疏數不足證也

周之舊制卿大夫出聘略見於司儀掌客之職而具於聘禮凡使介之來入境則卿逆而勞之至于朝則致館既入則受於廟致命則以圭入享則以幣私覿則以錦加以勞問申以享宴好以貨賄所以交隣國之道也春秋之時略有其實故傳稱季武子聘于宋

楮師叚逆之以受享（襄二十）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使致館又辭（昭二） 秦西乞術來聘（文十二） 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敬晉上鞅來聘季孫使饋七牢而享宴之禮則無國無之雖未盡合於古乃有先王之遺制焉

來

獨稱來（如以來一見外如至門 來遂逆后一見會門 又因來一）

隱元年十二月祭伯來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凡書來有來朝有來聘然不以朝聘名之謂其禮不成也

來錫

莊元年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左作賜）

來求歸（來歸田邑二見取門 來求歸一見會門 來歸喪見喪葬門 來歸賑一見會門）

桓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左作衛寶）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會

夫人（又公會一見諸侯門）

莊二年冬十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內女

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諸侯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二年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夏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六年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十一年秋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四年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十八年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遂如齊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二十七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六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執宋公以伐宋
二十八年冬十二月會 公羊有公字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邾子
秦人于溫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冬十二月己丑公及
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會于扈
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襄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七年十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侯逃歸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于商任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四年秋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
定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四年夏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一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大夫　會數見一見從門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十五年十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八年春公如晉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十四年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十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傳稱楚子合諸侯于申問禮於宋左師鄭子產左師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子
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
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然則王伯合諸侯之禮不
同今皆亡之惟宗伯稱時見爲會而司儀掌客略具
其儀其節則未之詳也叔向以謂明王之制再朝而
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然則六歲一會矣以
宗伯言之時會無數則非有疎數苟以事行焉可也
春秋之時朝聘會盟皆出強國之令久而未至則徵
之亦未必有其節也

周官國君命數以次而殺其別有五其節惟三公爲上侯伯爲次子男爲下若春秋之時則伯子男合而爲一故子産謂鄭伯男也而共公侯之貢孟子論周室班爵祿則又曰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與周官春秋雖不合然五等之高下固自若也先王以是稱諸侯之功而定其班列及其衰也強者并而五霸與中國不競則又擅於夷狄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春秋所書班列之次率不與先王合或上兵或主會或主謀則雖小國有在伯國之上者矣或爲伯所外或爲伯所黜則雖大侯有在子男之下者矣叔孫曰宋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則魯之班先衛而下宋矣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而子魚所稱踐土之盟齊宋皆下諸姬則魯之班又當在宋上矣然春秋以魯爲主故凡公會諸侯不復以班皆爲之冠若外諸侯則同姓亦宜爲異姓之先而經不然者蓋當時先後實以強弱爲之次聖人不皆正焉所以示其非也如踐土之盟子魚所稱亦與經不合豈當時載書與諸國所紀異其文哉豈聖人惡其文之正而實之違哉

禮諸侯世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春秋所書諸侯世子或在國君上下一出於伯者所令而已矣諸公之孤其命數亦視子男侯伯之卿下孤一等子男之卿下侯伯一等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之制也叔孫豹又謂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而左氏亦云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案列國之卿與天子之元士皆三命元士受地則得視子男而列卿則無視子男之禮其曰當小國之君未之詳也周官有孤而無上大夫則上大夫謂卿也今宣叔之言則諸侯之國既有卿又有上大夫列國之大夫固足以當小國之卿而其所謂上下次大之節禮無其文（王制所載乃宣叔之言）春秋所書卿大夫之次徒以國之強弱班焉未必皆古制也惟魯大夫出會則雖公侯亦在其下此與魯君先諸侯同義若外大夫與國君相當則或上或下各因所書之實以示義而其班則亦不可得而考也

盟

諸侯（盟而會一見會門）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二年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十月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帛公穀作伯）

三年冬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二年公及戎盟于唐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莊十三年冬會齊侯盟于柯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五年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
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五年十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二月甲
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文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十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穀梁云許伯）
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七年四月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襄三年春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一年夏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五年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
于平丘公不與盟
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大夫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僖十九年冬會公羊有公字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二十九年夏會公羊穀皆有公字左氏經雖無之而傳亦言公會但去公不書也王人晉人宋人齊
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宣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
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三年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一年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十六年十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朾

襄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二十年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
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昭十一年五月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于句繹

來盟　并盟一見盟門
桓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夏五　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僖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文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襄二十九年五月杞子來盟

涖盟

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季友

文七年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昭七年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

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古者天子巡守諸侯入朝王皆爲壇於國門之外加方明焉天子祀之蓋以爲盟尸也先王躬誠明之德以臨下人孰不信而必有事乎齊盟者蓋在我者可以質諸鬼神而不疑然後可以責人之信已且在我可任而在人者不可保故也殺牲而歃其血以示信之由衷珠槃玉敦以奉之以示意之精純載書以示言之可復雖然不先以德則神弗聽而誠弗固凡春秋之盟是也然以齊桓之德葵丘之會猶能使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則先王躬誠明以涖之可知矣經有同盟者杜氏謂服異也有涖盟者穀梁謂外前定之詞也有來盟者穀梁謂内前定之詞也

胥命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八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九　　賓禮下　　張氏

遇 内外遇一見例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公穀皆謂遇者不期而會也宗伯冬見曰遇鄭氏亦云欲若不期而至者國風野有蔓草男女思不期而會之詩也曰邂逅相遇則遇爲不期審矣穀梁又曰志相得也豈以無不同之可會無不協之可盟者乎

如至

公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桓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秋公至自伐衛

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秋及江人黃
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秋楚人
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

大夫救徐
十六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于淮
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
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
邾子秦人于溫諸侯遂圍許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
三十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文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公及晉侯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十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
伯會公于棐
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
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十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宣四年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冬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成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二月公至自伐鄭　夏公如晉
公至自晉
四年四月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莒子
杞伯同盟于蒲
公至自會
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公至自會
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二月公至自會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襄三年春公如晉　四月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己未同盟于雞澤
秋公至自會
四年冬公如晉
五年春公至自晉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至自會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二月公至自救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
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公至自會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公至自伐鄭
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十二年冬公如晉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夏公至自會
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公至自伐齊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二十四年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公至自會
二十五年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秋七月公至自晉
七年三月公如楚　九月公至自楚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
兵公不與盟
公至自會
冬十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五年冬公如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十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十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八年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侯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六年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夏公會晉侯于瓦　公至自瓦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二月公至自黃

十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哀十年二月公會吳伐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秋公至自會
夫人　公及如一見公如門　稍至三見會門
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內大夫　如齊十二　如晉一　[illegible]　如京師　[illegible]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三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
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春公子遂如晉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冬公孫敖如齊

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
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卒于垂
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十八年七月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公薨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成五年正月仲孫蔑如宋
六年六月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襄二年七月叔孫豹如宋
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六年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十六年冬叔孫豹如晉
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
二十年秋叔老如齊
冬十月季孫宿如宋

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冬叔孫豹如京師
二十八年八月仲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冬仲孫羯如晉
昭二年夏叔弓如晉
冬季孫叔如晉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冬叔弓如楚
八年夏四月叔弓如晉
九年秋仲孫貜如齊
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二十四年春婼至自晉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

外 如會如師四見會盟二門 兼內大夫如一見上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冬州公如曹

六年正月寔來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

左氏曰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公行之禮雖不槩見然卿大夫受命以出則釋幣于祢比其反也釋奠于禰席于阼階與其室老及從行者獻酬而出上介亦如之以使介之出如此則公行告廟飲至之禮宜亦當然其或自外來者雖非出而亦以其至告廟且飲其從至者故亦書至焉 如大夫至之類 穀梁謂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主自內出者言之可也其或以前事至或以後事至或以地至則告有異同事有小大各因其實以示義耳其曰惡事不致會夷狄不致離會不致桓會不致於經無所見之然公居于外而亦書如至者以君出載主而行覲禮謂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是也內大夫出而不書至惟執則至焉蓋君遣使於外則亦告其事于廟已事而反則無所用告若為外所執則宗廟與有辱焉其反也告之所以安祖考也凡魯公出朝卿出聘皆曰如自我往者書其始則以未成事言之其朝于王所則曰朝自外告者書其終則以既成事言之若其以成事行則又但正名其事而已矣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九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十　嘉禮　張氏

昏

王娶

桓八年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襄十五年二月劉夏逆王后于齊

娶王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王姬歸于齊　二年卒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內娶

桓三年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十八年冬十月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娶內女

隱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三年酅入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

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

僖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季姬歸于鄫

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

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

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

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

宣五年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十六年郯伯姬來歸

成五年杞叔姬來歸

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十月衛人來媵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十年五月齊人來媵

內女來朝

傳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傳曰女子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則字尊於稱女也公女許嫁則視公子嫁於諸侯則視諸侯諸侯來逆則曰女而不稱字者未敢以其尊當君也既至其國則夫人矣夫人來歸則稱字而不曰夫人者父母之國詞也天子之后則命之斯成其尊矣不成其尊不足以匹至尊也諸侯之娶於諸侯敵也敵則嫌於相當天子之娶于諸侯降也降則嫌於非匹故天子之逆則稱后諸侯之逆則稱女若乃大夫自逆於公則女稱字焉以其下嫁故得申其尊也昏禮有五而獨書納幣者舉其重者也蓋禮於納采曰有惠於問名曰有命於納吉曰有貺於問期曰有賜而於納徵獨曰重禮則五禮之中此爲重故也穀梁曰納幣使大夫正也逆女親者也夸於禮凡使者歸必反命曰既得將事則納幣當使人孔子曰冕而親迎則逆女當親之然天子諸侯有邦國之事或不得親則使卿爲正士昏禮曰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而壻見于主人然則士有故且或不親而況人君乎詩刺不親迎言其常也經書卿逆言其故也婦人謂嫁曰歸女以男爲家者也魯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魯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魯夫人之出與魯女之嫁者同辭皆自內往而彼爲主之稱也魯女之出與外之以物至者同辭皆自外來而我爲主之稱也其曰如某則與公如同義

生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歸脤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享

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肆眚 附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春秋五禮例宗卷第十

乙卯三月十八日獲觀於吳氏偶能書齋
字畫嶄方結體謹嚴與余所得廣
韻同然此為祕笈孤本尤可貴也偶能
其善寶之 江安傅增湘謹志

春秋集解三十卷

（宋）呂祖謙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集解三十卷（內府藏本）

宋呂本中撰。舊刻題曰呂祖謙，誤也。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宋史本傳載其靖康初官祠部員外郎，紹興六年賜進士，擢起居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故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爲東萊先生撰。後人因祖謙與朱子遊，其名最著，故亦稱爲東萊先生。而本中以詩擅名，詩家多稱呂紫微，東萊之號稍隱，遂移是書於祖謙。不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固明云本中撰也。朱彝尊經義考嘗辨正之，惟以宋志作十二卷爲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異，不獨此書爲然。況振孫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采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知舊刻誤題審矣。惟宋志此書之外，別出祖謙春秋集解三十卷，稍爲牴牾。疑宋末刻本，已析其原卷改題祖謙，故相沿譌異，史亦因之重出耳。祖謙年譜備載所著諸書，具有年月，而春秋集解獨不載，固其確證，不必更以他說疑也。本中嘗撰江西宗派圖，又有紫微詩話，皆盛行於世。世多以文士目之，而經學深邃乃如此。林之奇從之受業，復以其學授祖謙，其淵源蓋有自矣。

呂氏春秋集解序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按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是編不書宋史本傳公所著有易書詩而無春秋惟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攷吳興陳氏書錄解題有春秋集解十二卷云是呂本中撰且撮其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已其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合之是編誠然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從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公而本中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江西宗派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以之名集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先生爲目成公特最著者爾朱子嘗以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竊疑是編爲居仁所著第卷帙多寡不合或居仁草創而成公增益之者與序其端用賀海通博洽之君子倘獲善本有陳和父序者子之疑庶可以釋矣

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呂東萊先生春秋集解目錄

第一卷
隱公
第二卷
隱公
第三卷
桓公
第四卷
桓公
第五卷
莊公
第六卷
莊公
第七卷
莊公
第八卷
閔公
第九卷
僖公
第十卷

僖公
第十一卷
僖公
第十二卷
僖公
第十三卷
文公
第十四卷
文公
第十五卷

宣公
第十六卷
宣公
第十七卷
成公
第十八卷
成公
第十九卷
襄公
第二十卷

襄公
第二十一卷
襄公
第二十二卷
襄公
第二十三卷
昭公
第二十四卷
昭公
第二十五卷
昭公

第二十六卷
昭公
第二十七卷
定公
第二十八卷
定公
第二十九卷
哀公
第三十卷

文公

通志堂 王命

春秋集解卷第一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 諡法隱拂不成曰隱

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穀梁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伊川先生解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旣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王東遷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淩遲

通志堂

逮隱而死夫生猶有可待也死則何所為哉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氏注言周以別夏殷

公羊傳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伊川先生解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

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昭襄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弒君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陸氏纂例曰啖子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

劉氏權衡曰大凡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八字者文理相須苟載事者必皆膚爲非聖人新意也惟王一字在春正之間爲聖人新意耳

常山劉氏曰平王以降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諸侯之嗣皆專立而無所謂命如隱文成襄昭哀皆受國於先君而不請命於天子者也隱公獨不書即

位者入春秋之始聖人即以王法奪之而大義舉矣若文成襄昭哀亦不書乎則與夫內復不受於先君者無以為別故五公書之言猶繼正而有所受之矣如莊閔僖皆內無所受上無所承爾至桓宣定三公則著其自立也

武夷胡氏傳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家宰必以其事告於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於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

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内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

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與王人拒之則襃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絶也由是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

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得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又曰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於一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爲政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

三月公及邾（公作邾婁）儀父盟于蔑（公穀作昧）

左氏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冣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字也（劉氏權衡曰公會齊侯盟于柯當是時曹子手劍劫齊侯以要汶陽之田可謂我欲之乎而不書及者非我欲之也案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中及者公及齊師戰是也文為事出不專及及而已）

穀梁傳及者何内爲志焉爾（劉氏權衡曰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是復何爲主者耶）

伊川先生解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内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劉氏傳春山許男同）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杜氏注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孔氏正義曰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涖牲曰盟秋官司盟職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劉氏傳何如則謂之附庸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附庸四命

高郵孫氏曰凡會盟侵伐重其爲首者其事善則首者之善重其事惡則首者之惡亦重是故盟會則以主會爲首侵伐則以主兵爲首所以輕重之也然而於内之主則可言公及某於外之主則不言某及公故聖人變其文曰及曰會也及者以内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會者以此從彼彼處某而我往會之也

蘇氏曰或曰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之非禮也凡書皆以譏之乎以爲不然春秋之際王室衰矣然而周禮猶在天命未改雖有湯武未能取而代之也諸侯之亂舍此何以治之要之以盟會威之以征伐小國恃焉大國畏焉猶可以少安也

武夷胡氏傳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案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氏傳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

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
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
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
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
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公
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
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
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

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
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
之也

穀梁傳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
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
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
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
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
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
親之道也

伊川先生解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
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强使之强所以
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杜氏注鄢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

陸氏微旨曰段雖不弟乃是鄭伯養成其惡故特稱
鄭伯以譏失教

蘇氏曰不稱段之奔而稱鄭伯之克何也段之亂鄭
伯成之也凡諸侯之事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
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公羊穀梁以爲
諸侯之事盡於春秋也而事爲之說則過矣

武夷胡氏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
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
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鄭
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
辭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蹙矣夫君親無
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
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
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
矣及公既没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

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從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羊傳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何休注此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財多曰……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束帛謂玄纁一）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穀梁傳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財錢曰賻

伊川先生解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

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譏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而賵妾母是啓僭也

高郵孫氏曰惠公仲子一人也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不曰夫人而繫之惠公者不正其爲夫人故從夫以別之也蓋仲子卒於春秋之前天王至是而來賵之耳仲子繫之夫失禮者夫也成風繫之子失禮者子也

常山劉氏曰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壞法亂紀莫斯爲甚王朝公卿有爵者例書爵無爵者例書字咺者王之宰書而名之所以著其貶也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俱不稱天者以明其無天道也一則名其宰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譏

武夷胡氏傳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氏傳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何氏曰書及者別內外也及公矣 劉氏權衡曰盟者大事也何微者所定乎苟有而微者盟春秋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

伊川先生解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杜氏注宿小國東平無鹽縣是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陸氏纂例趙子曰不書公諱與大夫盟示恥也

劉氏傳孰及之卑者之盟不志及之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恥與宋人盟也曷為恥與宋人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小國之卿不可以會次國之君

武夷胡氏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

呂氏曰隱公以諸侯之尊而下與他國大夫盟苟循目前之利無廉恥之節此固聖人所宜貶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氏傳非王命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伊川先生解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當是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

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彊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巫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

伊川先生解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劉氏傳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公子之尊視大夫

高郵孫氏曰古者遇臣之禮來朝則改容當坐則爲起疾病則臨問死喪則哭之哀君之遇之也重則其報之也亦重君之遇之也輕則其報之也亦輕春秋之時君遇臣之禮不止於薄也或專殺之臣事君之道不止於欺也而或弒之聖人痛君臣之交失道也則於內大夫之卒少見其意焉內大夫見於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不書卒者十有七所以見君之薄厚且記臣道之始終也書卒者或君臨之或賻贈之恩及之則卒也其不書卒者或弒賊或出奔或君不親臨或賻贈不加恩不及則不卒也亦或卒於春秋之後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左氏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穀氏揩傳之會者外爲主焉爾非也 若今內外爲主者可曰公及戎于潛

伊川先生解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

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會戎非義也
杜氏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泰山孫氏曰諸侯非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况會戎哉
武夷胡氏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爲泰内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道之體内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爲此說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劉氏謂非也以入者内弗受也此義疏矣凡指之以入之而能受之入焉者斯謂之入矣非必以内弗受解也有人之言以可安之者乎然則穀梁今所言者歸入之例也其弁之矣
伊川先生解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辯論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己絶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爲暴況入人之國乎
杜氏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
劉氏傳入者何入其國也
泰山孫氏曰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
襄陵許氏曰春秋外卿帥師稱人外書卿帥師自晉襄之季始也故中世以後卿而人之者貶矣

無駭公子帥師入極

左氏傳司空無駭入極

伊川先生解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巳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杜氏注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

[illegible]

孔氏正義賈逵云極戎邑也

劉氏傳曰無駭者何吾大夫也何以不氏再命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禮也

蘇氏曰無駭之不氏未賜族也或曰未王命也古者天子賜姓諸侯賜族楚未嘗通於周而其大夫曰屈完故氏非王命

襄陵許氏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翬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自齊桓以後列國皆命大夫非夷狄無不族稱者矣蓋不復請命於周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桓二年亦公及戎盟于唐

左氏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伊川先生解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夷狄皆不分其爵號而君臣同辭

泰山孫氏曰邾儀父中國也公與中國盟猶曰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公穀作履緰

左氏傳卿爲君逆也

公羊傳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伊川先生解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

乎非惟諸侯即卿大夫而下莫不然也詩稱文王
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杜氏注裂繻紀大夫紀國在東莞劇縣
何休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
常山劉氏曰文王之迎太姒惟曰于渭不云于莘且
文王當是時未知其已爲諸侯否也至詩云韓侯
迎止于蹶之里則蹶父爲王卿士若韓侯因朝覲
至周而迎不亦宜乎
呂氏曰婚姻之禮男女之别見矣王政以此爲本故
春秋內女之歸其禮不備者必謹書之所以使天

下後世知婚姻之禮爲重古聖人之意也否則淫
惡邪僻生焉裂繻不氏未命也而使來逆女其非
禮可知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公羊傳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同
伊川先生解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劉氏傳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紀子帛公穀作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傳魯故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何休注春秋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伊川先生解闕文也泰山孫氏同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
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
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杜氏注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
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
密鄉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夫人者隱之妻也卒
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伊川先生解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
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
夫婦之義矣
劉氏傳何以不書葬不以夫人葬也何爲不以夫人
葬公欲不終爲君亦不以子氏爲夫人也
泰山孫氏曰不言葬者五月而葬也
鄭人伐衛
左氏傳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
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
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伊川先生解脅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
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陸氏纂例曰成公已前侵伐稱人者多不必盡是君命之卿蓋遠事難詳從舊史書人耳又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武夷胡氏傳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泰山孫氏曰凡日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日與朔俱失也皆歷象錯亂太史廢職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故春秋詳而錄之以正其罪也
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伊川先生解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朔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矣更不推求何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杜氏注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以長歷推經傳明此是食二月朔也
劉氏傳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記失也非史之記失則日有食之不得其正
武夷胡氏傳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氏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illegible]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
伊川先生解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杜氏注不書葬魯不會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王一十有三崩葬皆書者五周告之崩魯會之葬也崩而不葬者四周告之而魯不會也崩葬不見者三周不告魯不會也其一則

葬在春秋之後也春秋之書葬者皆我葬之也

武夷胡氏傳平王崩周人來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案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稽首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修服於國而可乎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沒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穀並作尹氏卒）

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illegible]）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伊川先生解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陸氏纂例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

武夷胡氏傳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左氏傳王未葬也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者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劉氏傳[illegible]）

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伊川先生解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

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武夷胡氏傳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伊川先生解吉凶慶弔講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杜氏注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春秋記諸侯卒著易代也不曰薨異外內也名之降於天子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記楚公子圍已弒君而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是當君卒而赴諸侯則已言嗣君之名矣故凡往來之國皆得記其名也然則不待於同盟朝會聘告而嗣君之名已見於常所往來之諸侯矣故春秋記外諸侯之卒百三十有二無名者十或即位之初不以名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盟會求之則未常與者五十有二而不名者九耳此未可通也
武夷胡氏傳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爲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傳尋盧之盟也杜氏注盧盟在春秋前
伊川先生解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杜氏注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劉氏傳何以書盟會之事告則書盟會之事曷爲告則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諸侯常也於王者非常也

癸未葬宋穆公公穀並作繆

左氏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岳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

伊川先生解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以道）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陸氏纂例啖子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其王也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而私謚爲公（以僭者從皆稱之也）從而書之以見非禮

武夷胡氏傳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鈇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春秋集解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illegible]以罰外取[illegible]書疾始取邑故書非也公羊以為[illegible]國書者[illegible]不知伐國取邑有赴不赴也赴者書之不赴者不書之其書之則春秋所有也其不書之則春秋所未有也）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范寗注既伐其國又取其邑明伐人以罪而貪其利而書取伐以彰其惡）

伊川先生解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杜氏注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先書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取其國之邑也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或是邑或曰小附庸力得之者故曰取）不當取也（言取其邑不當取）不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詞（[illegible]）

武夷胡氏傳取者收奪之名也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戊申衛州（穀作祝後同）吁弒其君完

左氏傳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伊川先生解自古篡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

義非可以例拘也

劉氏傳州吁者何衛公子也何以不稱公子公子雖貴非三命不氏公子之重視大夫

武夷胡氏傳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敎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氏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路道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杜氏注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陸氏纂例啖子曰古制遇禮恐忽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以遇禮相見者故書曰遇趙簡子曰簡禮而會曰遇

常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法廢壞諸侯各逞其欲盟會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無國君之禮春秋所以致譏也

襄陵許氏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以其去古未遠也自閔而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伊川先生解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據諸侯以伐鄭國爲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杜氏注讀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田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

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襄陵許氏曰擊鼓詩序以爲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是以書衛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君也穀梁傳同

伊川先生解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搆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爲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杜氏注陳今陳國陳縣蔡今汝南上蔡縣

泰山孫氏曰翬不氏未命也

武夷胡氏傳貴戚之卿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

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辭費而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聖人之情見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

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圖之陳人執之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

伊川先生解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

杜氏注濮陳地水名

陸氏纂例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明無所累也

武夷胡氏傳伐鄭稱人貴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爲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辭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辭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其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穀梁傳衛人者衆詞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先王立子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

伊川先生解衛人逆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可得立也

高郵孫氏曰晉以國人衆立宜其有得立之理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發明不當得立之義春秋於疑似之間衆人以爲功一時以爲善者聖人必立大辭以正之所以明示皇極之道而較著一王之法也

五年春公矢公穀並作觀魚于棠

左氏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

之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illegible]棠魯地
按傳公羊欲略地且非魯竟也據例之地名
棠在魯郊內古本宋地蓋魯宋之界上也

公羊傳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穀梁傳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泰山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隱公怠棄國政春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棠魯地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傳衛亂是以緩 杜氏注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

伊川先生解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

泰山孫氏曰賊討則書葬

武夷胡氏傳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 公作盛

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公羊傳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伊川先生解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與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杜氏注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

武夷胡氏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

亂之後不施德政因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
國失君道矣書衞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氏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
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大夫四（四四十六）士二（二二
四人）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illegible]）
（[illegible]皆士禮也[illegible]舞之儀當得二佾而[illegible]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舞矣士服玄冕[illegible]反舞之手且多見又非士所當服者）
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
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
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
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
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
天子不可言也（[illegible]）
伊川先生解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
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
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
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

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
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杜氏注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
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
爲別立宮也
高郵孫氏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
無武事但陳羽舞也
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孔子每因事而書之以
正天下之典也
武夷胡氏傳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
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
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
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辭矣
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
則以謚繫號以生（[illegible]）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
稱謚單舉姓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邾（[illegible]）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
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
門之役

伊川先生解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爲主也

杜氏注邾主兵故序鄭上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

武夷胡氏傳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爭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

伊川先生解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杜氏注蟲食苗心者

武夷胡氏傳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杜氏注大夫書卒不書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之所及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魯卿有王命者即書卒尊吾命卿所以尊王命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氏傳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杜注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伊川先生解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伐國而圍邑皆書之不可偏遺也言其事輕重等故不偏舉之也

蘇氏曰伐其國又圍其邑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公穀並作輸平

左氏傳更成也杜氏注公之爲公子戰於狐壤爲鄭所執逃歸[illegible]呂氏曰會更之鄭人以前之平未成也故變前之平而更成

公羊傳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

伊川先生解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渝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杜氏注和而不盟曰平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二百四十二年背盟渝約者多矣何獨書此乎善其量力守信告而後絕非見利忘義者也

劉氏傳輸平者何輸平猶致成也曷爲致成爲伐鄭故致成也然則何致致祊田也

泰山孫氏曰鄭人來輸誠於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

高郵孫氏曰輸者納也鄭人請和來納其平

武夷胡氏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於宿四年遇於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耳苟爲以利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傳始平於齊也 杜氏曰春秋前魯與齊不平

杜氏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秋七月

公羊傳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伊川先生解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氏傳秋宋人取長葛

公羊傳何以書久也

伊川先生解宋人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

杜氏注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伊川先生解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何氏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

高郵孫氏曰法不當書而書者春秋變例以見其賢叔姬爲伯姬之娣紀侯大去其國紀季以酅入齊復存紀之宗社叔姬又歸于酅以承紀之宗祀紀之國侵削殆盡其所存者宗祀而已紀侯又以大去而叔姬不以國之盛衰繫其懷不以夫之存亡易其慮而唯宗社之是依聖人安得不賢之乎

常山劉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定名分而懲亂原若不格之同時而使得繼行則源源而來將無紀極故書以見譏

滕侯卒

左氏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劉氏辨例以爲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而左氏又以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若實從例則亦當從赴若實從赴則無用設例今既以必從赴爲不必從例徒明是紛紛也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

伊川先生解卒不名史闕文也

杜氏注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慎也左氏云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名此於理不安豈有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已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

劉氏傳赴以名禮也不赴以名非禮也天王崩赴以爵諸侯薨赴以名會盟朝聘之事存焉以慎終繼世是故諸侯不生名

夏城中丘

左氏傳書不時也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伊川先生解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敎之意深矣

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杜氏注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泰山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廏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伊川先生解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陸氏纂例趙子曰禮以通好曰聘將國命大夫之事此譏弟也

常山劉氏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於鄰國壤地相接苟無禮以相與則何足以講信修睦哉王室不綱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而唯強弱之視故小國則朝之大國則聘而不朝故來朝於魯非邾郜紀薛則郜杞曹滕皆小國也魯侯之所如者唯齊晉楚之三大國而聘於魯者則齊晉宋衛陳鄭秦楚之邦魯臣之所如者則亦惟大國而或及於小國者矣

武夷胡氏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仁人之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杜氏注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伊川先生解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武夷胡氏傳奉詞致討曰伐宋人先取郜田故郜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於眛矣郜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詞說以伐之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伊川先生解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杜氏注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傳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

伊川先生解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罪

杜氏注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泰山孫氏曰于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録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

伊川先生解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杜氏注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劉氏傳何以書接乎我也我未有接之者其曰接乎我何諸侯之遇於我者雖無事焉必以禮交之道也餼牽云乎芻米云乎垂者何吾近邑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公羊作邴

左氏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伊川先生解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魯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

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
也
杜氏注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在琅邪費縣東
南劉氏權衡曰宛非大夫以不賜族是不知也宛雖曰以為賤者從可以名未賜族者如展無駭則以為尊之人究[illegible]
陸氏微旨曰淳聞於師曰參議之也鄭不當歸魯不
當受宛當諫
武夷胡氏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
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
既輸矣未易許也

庚寅我入祊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
祭泰山之邑也
伊川先生解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范氏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
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
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今
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
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劉氏傳未有言我入者其曰我入祊何祊非我有也
何言乎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有常鄭不得
與諸人魯不得取諸人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武夷胡氏傳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
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
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
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猶用此禮
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名雖五霸強國齊桓
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

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
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
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而名之別於太上
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
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
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辛亥宿男卒
呂氏曰宿男不名史失聖人不得而益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

釋東門之役禮也

穀梁傳春秋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伊川先生解宋為主盟與鄭紀也

杜氏注瓦屋周地

武夷胡氏傳春秋謹參盟呰胥命美蒿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初宋公先齊序爵也其後乃以國之小大為次唯主會者為之先矣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

杜氏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穀並作包來

左氏傳以成紀好也

伊川先生解鄰國之交講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而與臣盟義非安也

杜氏注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

陸氏微言曰浮盟於師曰凡公獨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傒晉處父盟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莒小國也非大夫所敢盟公是公自欲與之盟爾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螟

伊川先生解螟為災也民以食為本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穀作侅

左氏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伊川先生解未賜族書名而已

陸氏纂例啖子曰魯卿既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

命大夫故未命之卿亦書卒明非怠慢也俠無駭是也餘公則不命之卿無書卒者責其不尊王室 桓一年及宋公會稷二年柯會齊紅而也[illegible]是也

武夷胡氏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

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案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范甯曰周禮凡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

伊川先生解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皆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吝失道甚矣

劉氏傳曷爲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

武夷胡氏傳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冊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

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公羊傳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伊川先生解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

杜氏註三月今正月

挾卒公穀並作俠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

也不成爲君也

杜氏注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

左氏傳書不時也

伊川先生解不時也

武夷胡氏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違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襄陵許氏曰七年書城中丘而後伐邾九年書城郎而後伐宋皆譏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譎猾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動衆作城保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公作邴

左氏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秋

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伊川先生解謀伐宋也

杜氏注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武夷胡氏傳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耳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伊川先生解爲師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伊川先生解三國先遣翬致伐於鄭猶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劉氏意林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滕侯薛侯來朝入許隱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竟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也

武夷胡氏傳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國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氏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伊川先生解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杜氏注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菅宋地

劉氏傳曷爲或言戰或不言戰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傳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公羊傳一月而再取甚之也

伊川先生解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杜氏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武夷胡氏傳內大惡其詞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杜氏注宋衛奇兵乘虛入鄭

伊川先生解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穀並作載）鄭伯伐取之

左氏傳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師在戴故鄭併取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伊川先生解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杜氏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武夷胡氏傳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伍攻正也以分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圍郕呼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也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闘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呂氏曰此見王室之微諸侯放恣之甚伐取之又甚之之詞也聖人書是爲甚有力欲使後世亂臣賊子讀之者悚然而惕懼不敢爲惡如此之甚也三復其詞吾有以知其邪心暗消忿戾之氣不敢萌也而世之讀春秋者專以捘凡例考同異爲意惜哉其求聖人之旨遠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公作盛）

左氏傳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伊川先生解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欲爾

武夷胡氏曰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詞也苟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穀梁傳諸侯來朝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

杜氏注薛魯國薛縣

陸氏纂例趙子曰朝聘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仇

矣皆國之大事君子志之

劉氏傳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其兼言之何譏何譏爾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相旅見非禮也

劉氏意林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固人臣也魯不敢同日而參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是也今一旦而朝兩君不能議其非禮也而受之則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泰山孫氏曰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侁也凡書朝者皆惡之也

高郵孫氏曰外之朝天子者不見於經內之朝天子者二而已又皆在於王所而不在於京師其如京師者一而已又因會伐秦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時朝覲之禮一施於強國天子名存而已也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以罪之也

夏五月二日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作祁黎

左氏傳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

伊川先生解謀伐許也

杜氏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

伊川先生解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杜氏注許潁川許昌縣

泰山孫氏曰案前年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此年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甚矣公二年之中與齊侯鄭伯連兵自恣以為不道其惡若此也

蘇氏曰急曰及緩曰會

武夷胡氏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

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遂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呂氏曰隱公有蕭牆之變近在目前而不知方且夏與鄭伯會秋及齊侯鄭伯入人之國至冬遂及其不明如是死固宜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殺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羊傳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illegible]

伊川先生解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而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

劉氏傳君弒臣討賊猶親弒子復讎也讎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爲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

高郵孫氏曰弒君不地不忍言也春秋之法外弒言弒內弒不地所以辨內外遠凶變養忠孝也

武夷胡氏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不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理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

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臣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集解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三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桓公 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桓王九年即位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伊川先生解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杜氏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不忍有變於中年也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

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為弒君之賊將而必誅已弒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

二年書王必以為王室微弱弑君之賊力不能即時誅之二年而後誅之亦晚矣然亦足以為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以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將絶於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即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將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武夷胡氏傳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紀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絶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嫡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傳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illegible]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伊川先生解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劉氏傳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也方伯時朝乎天子天子必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内視元士魯非方伯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許田之爲魯自周公始焉[illegible]

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爲未足而益之以璧爾

武夷胡氏傳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内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於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

皆拔本塞源杜其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先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

襄陵許氏曰以祊近魯許田近鄭而以相與利則利矣而義不得凡情之所便而亂之所生此特春秋之所謹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傳結祊成也

穀梁傳及者内爲志焉爾

伊川先生解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杜氏注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

武夷胡氏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

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爲夷狄化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絶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公羊傳記災也

伊川先生解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居凡爲災則書之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傳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及者何累也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孔氏父字謚也

伊川先生解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

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也

劉氏傳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泰山孫氏曰孔父者天子命大夫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故春秋列國時或有之宋孔父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之類是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旣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名臣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者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伊川先生解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杜氏注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泰山孫氏曰滕子朝弒逆之人其惡可知

武夷胡氏傳曰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己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攷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可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

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呂氏曰春秋以後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滕或稱侯或稱子薛或稱侯或稱伯皆不可得而詳攷殆後世錄春秋者文誤也借使聖人爲春秋黜陟當世以爲賞罰則何不黜陟晉楚强國以定一王之法而獨區區於小國如是哉後之錄春秋者由前人口授相傳遂致謬誤不可知也晉楚齊秦諸大國顯者也故不誤小國微也故多誤其亦以是故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氏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伊川先生解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之此天下之大惡也

杜氏注稷宋地

范氏注徐邈曰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於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

陸氏纂例曰夫子制作本教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可不俟傳注而自通矣故言滅國則知滅者之罪見諸侯生名則知非復人君皆文勢常理何必立異乎又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罪見正月烝五月烝則知瀆祀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

劉氏傳成之者何成之者平之也平之則曷爲不言平之保人之賊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亂則不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弗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

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昧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氏傳非禮也

穀梁傳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

伊川先生解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之也

杜氏注大廟周公廟也

泰山孫氏曰甚之也

高郵孫氏曰鼎自宋得之然而謂之郜大鼎者鼎之成自郜也凡物皆有以名之若和氏之璧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更論郜鼎之名煩碎無足取焉

武夷胡氏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置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公穀並作紀侯來朝

左氏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穀梁傳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紀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

伊川先生解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武夷胡氏傳公穀程氏以杞爲紀桓弟弑兄臣弑君

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來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傳始懼楚也[illegible]

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illegible]

伊川先生解始懼楚也

杜氏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於從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彊於信義循天理仗信義以自守其國宋制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彊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

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左氏傳討不敬也

伊川先生解將卑而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曰入某伐某

呂氏曰入杞微者也其事弗詳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為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傳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illegible]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伊川先生解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弒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志其所出之事以地至

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夏公至自夾谷四處爾趙子以爲魯地則至自地此說是也

常山劉氏曰古者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而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越月踰歲而後得反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焉矣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左氏傳成婚於齊也

伊川先生解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嬴成婚於齊也

杜氏注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劉氏傳二年有王未畢喪也

武夷胡氏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嘗欲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而諸侯之喪[illegible]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

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鄭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傳不盟也

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伊川先生解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劉氏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傳杞求成也

伊川先生解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襄陵許氏曰婚大國昭小國若得意也天下無王而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

伊川先生解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杜氏注曆家之説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

公子翬如齊逆女

伊川先生解翬以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黨雖尊局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言豈徒然哉蓋傷周室陵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佐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是時文姜私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禦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内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爲萬世法噫夫夫婦婦風教之始人倫之本也可不重乎

武夷胡氏傳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以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御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左氏傳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傳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伊川先生解齊侯出疆送女公往會之皆非義也

杜氏注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

武夷胡氏傳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
伊川先生解告一作見於廟也
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於讙也公受姜
氏於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於讙也故曰
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
伊川先生解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襄陵許氏曰隱桓之時大夫尚輕相如不書諸侯使
其子弟之來則書貴貴之義也自稷之會至於仲
年來聘備紀姜氏如此謹昏義也春秋反復意有
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識其中故志文悉悉
者閔其亂也錄伯姬許者矜其節也是以易著歸
妹家人之大義可不重哉
有年
公羊傳恃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伊川先生解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

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
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
公爲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書有年大
有年者二處而已其一即桓公是也其一即宣公
是也宜桓大惡者是行何道而致有年乎書之者
不宜有也
武夷胡氏云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
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
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

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
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
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
故以爲異特存爾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
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
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
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
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
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先儒說經者
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奥旨然後以爲記

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書時禮也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伊川先生解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杜氏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何氏注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

陸氏纂例啖子曰蒐狩今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子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為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illegible]

劉氏意林公狩于郎徒非其地爾而書之此春秋謹於微之意也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慎其微而後王德全矣

武夷胡氏傳譏遠也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伊川先生解桓公弒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劉氏傳渠伯者何爵也

劉氏意林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事之最重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因賞善誅惡進賢而退不肖今銜命下聘弒逆之人故書名貶之

武夷胡氏傳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

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民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爲之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婦旻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杜氏注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伊川先生解五年春正月甲戌下文闕

陸氏纂例甲戌下脫也

劉氏意林正月甲戌史之闕文與非也仲尼之後猶然亡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伊川先生解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陸氏纂例趙子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常山劉氏曰外諸侯相如謂此年齊侯鄭伯如紀及是年州公如曹）

劉氏傳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蓋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不朝乎弱不正其爲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

劉氏意林齊侯鄭伯如紀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效也故云兵莫憯於志莫邪爲下矣

天王使仍（穀作任）叔之子來聘

左氏傳弱也

公羊傳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伊川先生解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
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
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武夷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
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
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
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
野釣渭握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
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
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

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
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
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
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
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
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
家欲其深省之也
呂氏曰王不能討桓之逆比年遣人來聘其無立志
也可知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
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於繻葛蔡衛陳
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
公羊傳從王正也
伊川先生解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

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
抗王道之失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亂也
陸氏微旨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王不待貶絕
而罪自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
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
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
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
天或曰鄭伯不朝王得爲無罪曰桓公弒君而自

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天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然自將以攻之也移此所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旣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於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書而不書敗者又以有天下之防也一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左氏傳書不時也 [illegible] 凡祀啓蟄而郊 [illegible] 龍見而雩 [illegible] 始殺而嘗 [illegible] 閉蟄而烝 [illegible] 過則書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以書記災也

伊川先生解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

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劉氏傳其言大何大雩非諸侯之雩也曷爲非諸侯之雩天子雩主上帝諸侯雩主星辰山川

劉氏意林大雩爲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周之盛主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惑歟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其殆由平王以下乎

泰山孫氏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於上帝也噫是時周室既微上綱既絕舉於魯則諸侯之僭從可見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月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比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

乙酉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亦微矣

武夷胡氏傳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

螽公作蝝

公羊傳蝝何以書記災也

伊川先生解螽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書也

杜氏注蚣蝑之屬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伊川先生解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杜氏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武夷胡氏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張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氏傳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公如曹也

伊川先生解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泰山孫氏曰闕文也

武夷胡氏傳寔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

諸侯失國之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爲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彊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寶保侯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鄭突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

爾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穀作郕）

左氏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伊川先生解謀齊難也

杜氏注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簡車馬也

公羊傳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伊川先生解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杜氏注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武夷胡氏傳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怒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屬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襄陵許氏曰桓蓋聞齊圖紀之謀見周伐鄭之事是以飭城守閱武備蓋其謀國知此而已觀其用衆之不時知其志不在民矣

蔡人殺陳佗

伊川先生解佗弒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佗殺太子之賊也蔡雖他國以義殺之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

武夷胡氏傳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辭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

可謂深切著明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

公羊傳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劉氏譏衛以國之大事書非也爲史無例不書以爲感隱知此謂故以喜書不亦廣近乎

伊川先生解冢嗣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劉氏傳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伊川先生解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會于郕䜭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弒君之賊人人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

也

春秋集解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集解卷第四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桓公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伊川先生解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杜氏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氏傳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伊川先生解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杜氏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劉氏傳同時而皆名之者皆貶之

高郵孫氏曰以名書者趙子曰用夷禮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數伯鄧侯越國踰竟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爲禽獸者幾希 東萊呂氏曰年[illegible]來朝不名杞[illegible]來朝人名而獨於穀伯鄧侯罪而名之乎

呂氏曰杜預以謂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其說甚善矣然謂之史闕文則不可謂之闕文則可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 何氏曰[illegible]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 劉氏權衡曰春秋欲見五月再烝故於此不得不書之己卯烝猶[illegible]書王年特釋者不得不先書有事於太廟也此其實矣又何亟乎

伊川先生解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

杜氏注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周雖以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

之仲冬也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

泰山孫氏曰烝冬祭也春興之非禮也祭祀從夏時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四時之祭用孟月

高郵孫氏曰不書所祭之名而謂之有事若宣八年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失禮者猶繹也祭無譏焉書祭名者罪在祭也烝己卯之類是也

武夷胡氏傳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伊川先生解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

杜氏注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武夷胡氏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旣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巳矣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

伊川先生解正月旣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公作邾婁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

呂氏曰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周十月夏八月未當雨雪

伊川先生解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傳遂繼事之辭也

伊川先生解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言遂逆者譏不躬白於王

泰山孫氏曰桓王取后於紀魯受命主之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其曰遂逆王后于紀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於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逆王后于紀故曰遂以惡之

劉氏意林祭公之來命魯以婚姻之事也若是則苟大夫可矣何待於三公三公大任也非所當輕使也任之大而使之輕使祭公得緣其義專命不報遂行如紀由輕重不相副也故王以輕使爲失而

祭公以遂行爲專君令過則臣事放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氏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伊川先生解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儀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杜氏注紀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

劉氏意林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筴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覿羣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周召之風也

呂氏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益也獨記其

春耳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政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内爲失正矣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巳多乎道

伊川先生解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杜氏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武夷胡氏傳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

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巳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巳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泰山孫氏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

武夷胡氏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弑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内辭也

杜氏注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云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河南有桃城

陸氏纂例趙子曰書弗遇者見衛侯之無信

劉氏傳不者正辭也弗者還辭也

呂氏曰公與衛侯為會而衛侯不至故弗遇其無信可知春秋之世專計利害不顧信義如是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杜氏[illegible]衛下者[illegible]）

伊川先生解三國為主甚其惡也

常山劉氏曰戰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敗在內何以不言恥也

劉氏意林來戰于郎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亦將禁亂敵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聖人數以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亂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

魯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傳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劉氏傳此大國也皆微者乎非微者也微者之盟不志非微者則其稱人何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貶之也

劉氏意林齊衛鄭相與會盟而君不行委之大夫春秋正本謹始知其後必且有大夫脅君交政之患苟大夫有脅君交政之患則又有陪臣執國於上之禍其勢相召也故於是貶而絶之

武夷胡氏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同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呂氏曰盟我不與也其曰人不詳也來戰無禮既盟

而去動無禮文不可得而詳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左氏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武夷胡氏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殆僅存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從此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illegible]

陸氏纂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内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大夫敬之也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劉氏傳曷為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之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

武夷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當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寵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失之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當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

仲昭公語其幾雖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呂氏曰陸淳以爲執大夫例稱人不可別爲義

突歸于鄭

穀梁傳突歸于鄭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伊川先生解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劉氏傳突歸于鄭何病祭仲也祭仲之爲人臣也既則不能守出則不能權貪生而好勢廢正以立亂曰突歸於鄭者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突惡之

劉氏意林突內因強臣之力亦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詐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祭則突不見故舉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

武夷胡氏傳小白入於齊則曰齊小白突歸於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

鄭忽出奔衞

左氏傳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衞己亥厲公立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呂氏增衞下[illegible]其名失國也一世春秋失國者多矣並皆名之乎

伊川先生解忽國之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常山劉氏曰鄭莊公既葬而忽既立出奔乃名者絕也何則忽鄭之世嫡不能自固其位以至於亡考之於詩其迹備見有女同車則刺無大國之助山有扶蘇則所美非美然蘀兮則刺君弱臣強不唱而和狡童則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由其不能自固進退之權在於祭仲故突因而執之

武夷胡氏傳或曰詩人刺忽不婚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猶能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却逆女之公子於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亦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命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之法如

此欲人自強於爲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非也再命

杜氏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

纂大夫也言公侯者以會于盟也

蘇氏曰柔魯大夫之未賜族者也叔蔡大夫之未賜族者也

武夷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大鍾

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屢盟而長亂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杜氏注夫鍾郕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公羊作紀）莒子盟于曲池

左氏傳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杜氏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杜氏注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

高郵孫氏曰昭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又稱北燕則燕有二國矣言北燕則有南燕也故杜預於此解燕人爲南燕大夫蓋北燕限於山戎自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與燕開路於是得通中國此穀丘之會北燕猶爲戎所隔未能自通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注厲公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也

公會宋公于虛

杜氏注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注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杜氏注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襄陵許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與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

伐實與桓文故霸統與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

呂氏曰此年書盟會之數如此見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爲世戒後之君子有意於善者其知慎事守約愛民爲急以合聖人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者羨文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劉氏權衡曰丁未戰于宋公羊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偏戰則勝何所不言戰若內不言敗言戰則敗矣曰也

武夷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

立督者魯桓也貪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高郵孫氏曰案經書公會紀侯鄭伯則是紀侯主兵若如左氏之文乃鄭主兵矣此非也趙子亦曰若紀侯助鄭即當戰於宋鄭之境不當在紀也

穀梁傳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杜氏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襄陵許氏曰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三月葬衛宣公

常山劉氏曰葬自內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

武夷胡氏傳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氏傳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公羊傳記異也杜氏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未當堅冰無冰者異也

武夷胡氏傳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于夏其藏之也固陰冱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

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穀梁作禦來盟

左氏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杜氏注子人即弟語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

伊川先生解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陸氏纂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彼欲故來此與外為志同義不書其誰不書內盟者名敵者也名位敵無嫌嫌簡辭也

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武夷胡氏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者

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氏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杜氏[illegible]書不害也[illegible]記災而書其不害何[illegible]故自書[illegible]災之後當不復[illegible]不害矣

公羊傳御廩之災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范氏注用天災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illegible]不敬之大者也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
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
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
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
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
而嘗也
高郵孫氏曰趙子曰此乃大故何得不志
泰山孫氏曰嘗秋祭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其言
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者以不時與災之餘而
嘗也以不時與災之餘而嘗此桓之不恭也甚矣

蘇氏曰災而爲害則不嘗善矣災而不害而可以勿
嘗乎事之不可以意推者當從史左氏史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illegible]）
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
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illegible]）
武夷胡氏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
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
故以楚師伐齊蔡怨袁頗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
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
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
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
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泰山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

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
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共
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所以見王
室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
武夷胡氏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
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
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
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
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

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何氏注桓王也

襄陵許氏曰桓紹文勝之弊不反其質而欲作詐以欺天下諸侯弗聽則以兵從之至於覆敗而不暇王室之威靈盡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厲公出奔蔡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

伊川先生解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人君奔例書名者罪其失地言不復諸侯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祭仲逐君其惡大矣沒而不書其義何也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伊川先生解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陸氏纂例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

劉氏意林忽之出無罪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失道乎固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者也若側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復歸有君臣之異言固不可槩舉也以其世也故

可言復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言復者效其竊取位之意也

泰山孫氏曰歸者善也復歸者不善也入者惡也復入者甚惡也忽世嫡當嗣其歸不善者諸侯受國乎天子鄭世子忽其奔也祭仲逐之其歸也祭仲反之以其進退在祭仲而不在天子也

高郵孫氏曰此雖未善然彼之不善者有甚於此不得不少進以見彼之惡也忽之得稱世子非以其德能堪之而見許也蓋示突之不正耳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氏本泰作進無上命果非公按故不書歸以惡之也

杜氏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

陸氏微旨啖子曰言入志非其王也字之善與復也

劉氏傳何以字賢也何賢爾宜為君也宜為君則其稱入何難也何難焉爾鄭欲滅之迨其亂而後能入也

常山劉氏曰許叔蓋因鄭亂而竊入於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申正義於天王或求直於大國以反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則許叔之非可見矣國難竊入故難

公會齊侯于艾公作鄗穀作高

左氏傳謀定許也

邾公作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何氏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陸氏纂例雜用夷禮者以人稱之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

劉氏意林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無異滕薛之貶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曰古之諸侯朝者固曰聞於天子之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耳滕薛是也今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贈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

泰山孫氏曰稱人者賤其相與朝弒逆之人貶之也

常山劉氏曰董仲舒曰為其天王崩而相朝也斯義得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莊公十四年六月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

伊川先生解突非正也忽既㤀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己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杜氏注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

武夷胡氏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以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隳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可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襄陵許氏曰此詩所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邑國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

突使斬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其枝葉使世謹夫亂之所生

冬十有一月公會〔公羊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袲〔公羊作侈〕伐鄭

左氏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杜氏注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餅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謀伐鄭也

泰山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於此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伊川先生解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杜氏注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武夷胡氏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稱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賄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强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世之亂無復禮文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伊川先生解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泰山孫氏曰助篡伐正踰時而反

冬城向

左氏傳書時也

辨疑啖子曰案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杜氏注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公羊作邾婁儀父盟于趡公穀並作及

左氏傳尋蔑之盟也

杜氏注趡魯地

高郵孫氏曰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志邾儀父魯附庸小國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耳此當以及字為定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穀作郎

左氏傳疆事也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杜氏注奚魯地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齊師戰也不言公者諱之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皆此義也
眉山蘇氏曰不書夏闕文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穀梁傳自陳有奉焉爾
何氏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劉氏傳蔡季者何蔡侯之弟也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通而不逆者也
高郵孫氏曰杜預以為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案蔡世家及諸侯年表無蔡季當立為蔡君之文又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相去裁十

年之間不容蔡季卒葬與獻舞得立之迹不見於經也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纂例案史記世本左氏傳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傳同也唯蔡桓侯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此言凡諸侯請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國史因而紀之故西周諸侯記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不請於王也
劉氏傳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以非禮稱爵者誄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誄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於王大夫卒誄於君
武夷胡氏傳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

巳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

及宋人衛人伐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宋志也（杜氏注邾宋爭[illegible]趙子曰據例稱人者皆內不志不宋志也）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為黄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為趡之盟而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

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趙子曰凡不書日或史官闕之或年實何闕日官日御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公無與字）夫人姜氏遂如齊

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劉氏權衡曰會時夫人已不在會會畢公更召夫人與之如齊耳）

杜氏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劉氏傳何以不言及夫人伉也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

劉氏意林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原其禍之所自始以伉言之公子遂季孫行父如齊則以起子赤之弒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搆而文巳變矣此亦春秋慮患於微除禍於早之情也

武夷胡氏傳是年桓公巳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簒國者巳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巳

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巳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與者許可之辭曰與者罪在公也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

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杜氏注不言戕諱之也

武夷胡氏傳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春秋集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集解卷第五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莊謚也勝敵志强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陸氏纂例左氏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且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死他國所弒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

武夷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氏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公羊傳內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

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

人也以言受命[illegible]不若於逆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杜氏注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

武夷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殺桓之罪已極有如哀姜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於國風者名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夏單伯逆王姬[illegible]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先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杜氏注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illegible]

劉氏意林單伯逆王姬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此皆人君也有不生名之義故附庸稱字矣周禮有孤無附庸魯頌有附庸無孤附庸即孤孤即附庸附於大國故謂之附庸南面稱孤故謂之孤其實一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陸氏[illegible]曰[illegible]築之爲宜不若辭之爲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

劉氏傳主嫁女者必自其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之服非所以接弁冕也如辭而已矣

泰山孫氏曰魯主王姬者非一也王姬之館故有常

處此言築王姬之館于外者知齊讎不可接婚姻也知齊讎不可接婚姻故築王姬之館於外此公之惡從可見矣

高郵孫氏曰桓公見弑於齊仇讎未復天王遽使魯主王姬之婚天王則已失禮矣爲莊公者當辭於天王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也非無告喪之鄰國也蓋莊公未之辭耳辭之不固與不辭同也誠之至者動乎鬼神哀之切者感於異類乃遽釋怨與之爲婚姻之主雖變其禮猶未免於交婚也不知而爲之者猶可恕也知其

非是然且爲之此聖人所深誅之者也莊公知主婚之非改築王姬之館孰與辭之不築也蓋擬雖者待來年而後已孟子非之不當主婚而築館于外春秋罪之

武夷胡氏傳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追命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黷三綱也

陸氏微旨曰言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貶之也

劉氏意林曰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與葬成風引之爲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刺於王亦多矣皆莫謂之無天獨至於錫桓公命葬成風而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不尸小事不任小義未可以小失貶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桀

紂之所以失天下者固廢王義滅人倫者也不可以不深貶

蘇氏曰錫命者命之以策也衛襄公之沒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

王姬歸于齊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齊師遷紀郱鄑郚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鄑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

西有訾城

常山劉氏曰遷者迫逐而遷之以爲己屬也不曰滅者時未滅也凡書遷者皆自是而滅矣

武夷胡氏傳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己屬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 [illegible]

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illegible]

泰山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

武夷胡氏傳案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志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

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襄陵許氏曰當莊公初魯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蓄德修政以俟有間今舍堂堂之讎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有以知莊公之無志

東萊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爲夷國者似是也於發語辭若於越然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主之也

泰山孫氏曰外女不卒此卒之者公主其卒也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

東萊呂氏曰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服大功之服大功之服則是以姊妹之服服之也違禮忘讎於是爲甚春秋之世君臣上下能少自立者幾希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公作郜

左氏傳書姦也

杜氏注穀齊地

陸氏微旨趙子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化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御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氏傳疾之也

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泰山孫氏曰溺內大夫之未命者衛侯朔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杜氏注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天王葬不會則不書志不臣也

高郵孫氏曰孫復說古者天子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喪故周禮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武夷胡氏傳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左氏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陸氏纂例不書名言季非叛也不書弟言兄無惡也諸侯之兄弟外附之美者莫過於紀季

杜氏注酅紀邑在齊國安平縣

劉氏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曰紀侯之弟言以酅為附庸於齊也紀季曷為以酅為附庸於齊齊將滅紀紀侯以道事之則不得免焉因不忍鬭其民也逡巡有去志紀季用是以酅入于齊後五廟焉然則予之乎予之也何用見其予之也其字而不名入而不畔是予之也予之則其言入何難也何難焉爾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讎是非季

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

冬公次于滑（公穀並作郎）

左氏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杜氏曰難以無故）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常山劉氏曰諸侯非王命不出竟細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法春秋之義謹嚴如此

武夷胡氏傳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公穀並作饗）齊侯于祝丘

穀梁傳饗甚矣

杜氏注祝丘魯地

陸氏微旨曰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

呂氏曰前此常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其可不戒慎於始而防閑其微哉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氏注禮諸侯絕傍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禮諸侯絕傍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常事也故內女不卒之此卒者為下紀侯大去其國六月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氏曰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以篡衎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而已君子不

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正
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以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杜氏注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常山劉氏曰紀侯大去其國自去也大者紀侯之名也生名之著失地也齊兵未始加乎其國而紀遂

不能守
武夷胡氏傳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厭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大王去邠從之者如

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微旨齊侯恃其強大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武夷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

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弒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穀並作郜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

而識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
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
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何以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武夷胡氏傳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己一
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
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

冬夫人姜氏如齊師

武夷胡氏傳師者衆多之地案齊詩載驅刺襄公無
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邑大都與文姜淫之詩
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
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
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
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
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
患於早之意也

秋郳（公作兒）犁（公穀並作黎）來來朝

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犁來名

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劉氏傳郳者何小邾也小邾則曷爲謂之郳未成國
謂之郳既成國謂之小邾犁來者何其君也何以
名賤曷爲賤用夷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傳納惠公也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
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illegible]）

伊川先生解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凡諸侯則魯在
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公穀作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
則伐者不正矣

伊川先生解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陸氏纂例王師之正者莫過於子突夫子制作本教
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
可不俟傳注而自通矣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
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

武夷胡氏傳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
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竄其兄使至

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襃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傳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出則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伊川先生解朔構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人

武夷胡氏傳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違五國之師距王官之救者以復歸於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于衛朔書名書人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以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並作寶）

左氏傳冬齊人來歸衛俘文姜請之也

武夷胡氏傳俘者二傳以為寶案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以力則亦有以驗其喪心失志逆惑之端也

及書齊人歸寳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齊志也

杜氏注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

辨疑啖子曰星隕如雨謂奔流者衆如雨之多自漢以來史籍頻有詩曰有女如雲李陵曰謀臣如雨皆言多耳三傳不達此理故悉穿鑿

武夷胡氏傳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虚其爲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王氏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

矣

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

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也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

杜氏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高郵孫氏曰案大者非常之詞非常而爲災故書也

武夷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注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武夷胡氏傳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杜氏注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薛氏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郕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

武夷胡氏傳伐而次者有整兵愼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

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至故甲午復治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郕也諸侯放恣擅相侵伐爭奪遲速無復紀綱謀不素定民不豫教亦已甚矣郕降于齊師從强者也秋師還言行役之久也春秋記用兵未有如此之詳獨於此焉詳盡如是者蓋罪其放恣之甚殘民之極也

甲午治兵公作祠兵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

武夷胡氏傳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公皆作成降于齊師

劉氏傳郕者何國也郕降于齊師降者何降之也何降者未失其國家者也降之者失其國家者也未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猶遷也

武夷胡氏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武夷胡氏傳書師還譏役久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

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於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於貝丘反徒人費遇賊於門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辨疑趙子曰不命之卿例不書氏既不書氏自然以名連國

蘇氏曰齊侯諸兒雖無道而無知以其私弑之故稱無知

武夷胡氏傳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案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案左氏齊侯遊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鬬死石之紛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於齊國之彊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於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遠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劉氏傳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殺之何討賊之辭也

武夷胡氏傳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己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穀作暨）

左氏傳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

杜氏注蔇魯地琅琊繒縣北有蔇亭

陸氏纂例趙子曰納讎人之子瀆禮而盟大夫故書

公

夏公伐齊納子（公穀無子字）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

劉氏意林夏公伐齊納糾仲尼正天下之義明德怨處以爲德不可以報怨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

武夷胡氏傳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納者不受而强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蒙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氏相桓爲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於子糾亦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弑君賊討則書葬襄公見弑於無知齊人已討無知殺之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伊川先生解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

杜氏注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陸氏纂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

呂氏曰內不言敗而曰我師敗績則是內不言敗者謬也春秋無義戰凡相侵伐皆聖人之罪人曾是不諱而諱敗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常山劉氏曰公伐齊納不正故書納糾而不曰子齊人殺糾而書子者齊大夫旣自與魯盟而立之矣

又自殺之故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罪齊也或曰左氏經書公伐齊納子糾先儒說春秋者亦皆以子糾為正今云不正當何所據乎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以是觀之則可知矣如糾正當立而管仲反而事讎則孔子豈特謂之匹夫匹婦之諒哉惟其始事不正變而之義此夫子所以云耳而已矣

武夷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糾雖爭立棲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公羊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

武夷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傳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杜氏注長勺魯地
武夷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辭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召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
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泰山孫氏曰公既敗齊師于長勺又退而侵宋構怨二國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言遷者有二義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也如邢遷於夷儀衛遷於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彊遷皆猶爲列國故不言某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移國都而已非爲附庸也趙子曰凡非所遷而遷之[illegible]遷之其惡著矣
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盡亡也至僖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杜氏注乘丘魯地
劉氏傳此次也其言敗何譏之也何謂譏之齊師宋師次于郎未知其伐我與伐人與公子偃曰宋師不整擊之勝無幸焉莊公從之自雩門出蒙馬以虎皮而犯之大敗宋師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
劉氏意林齊宋輕用其師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故使魯人恫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殲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沒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蓋君

子貴道德而賤功力上禮讓而下鄙爭魯人誠能
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詞令雖以膏沐止齊宋之師
齊宋遠矣其所以弭患止亂安國便民不亦益堅
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徼
於勇嗇於禍之咎非君子之道
襄陵許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
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
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穀作武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

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
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
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
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杜氏注荆楚本號莘蔡地
陸氏纂例趙子曰不曰獲見其戰之不力敗而不夲
也
辨疑啖子曰蔡侯失地故名
劉氏意林聖人者慎絶人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

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
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等以異徐
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
名也故夷狄之雖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上不使
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
也此聖人慎絶人也
劉氏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絶曷爲絶去位而虜也死
社稷正也逃之罪也猶有恥焉虜賤甚矣
常山劉氏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
謂其服而以之歸也責其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
言其位已絶故以匹夫名之也唯僖二十六年楚

子滅夔以夔子歸不名者夷狄小國魯史所不能
知以邾子益來獨不曰歸者以我而内外異辭文
體然爾武夷胡氏傳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滅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詞初不服也是以猶加之爵而不名也
蘇氏曰荆楚之舊號也不稱荆人夷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
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
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伊川先生解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師師將卑師
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
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二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
黜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
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欠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
而已不强致也以其功卑而易成
杜氏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范氏注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甚於
見滅者言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有書其君奔
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諸侯失地則書
名國滅而奔皆何以不名既書而滅罪已昭矣緣
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
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
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國滅君奔者
四其三不書名惟徐子章禹書名傳以服吳後乃
奔楚故書名以罪之
武夷胡氏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言出國亡無
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
己無取滅之罪爲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
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案左氏齊侯
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
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
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
奔衛二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
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何以獨名案左
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
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
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
強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春秋集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莊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杜氏注鄑魯地

秋宋大水

左氏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敏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杜氏注公使弔之故書

武夷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卹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卹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諸國告則書其顯然爲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特取一二甚者以爲世戒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傳冬齊侯來逆共姬

泰山孫氏曰莊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

高郵孫氏曰元年之書王姬莊公之父新見殺創巨痛深之際於仇讎者之婚也而使臣逆之築館待之故詳書之以重其罪於此王姬之歸非無逆之者矣然不書於經者仇讎之人嘗已易世於其子孫之婚但擇其重者書之耳

武夷胡氏傳案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

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杜氏注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

陸氏微旨啖子曰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此言蓋紀侯大去國之後死於他國而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酅

高郵孫氏曰叔姬爲伯姬媵法不當書春秋賢之故備書之也

武夷胡氏傳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爲後世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公作及其大夫仇牧

左氏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穀梁傳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武夷胡氏傳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

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俯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俱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

勸也惟此義不明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法與時偕行莊公以前自衛州吁至於宋萬弒君之賊皆貶其氏蓋是時大夫有氏者不氏也故貶其氏不與其貴也自霸統變正大夫無不氏者則氏輕輕則去之不足以殘元惡雖弒君之賊亦以氏書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請南宮萬於陳皆賂之

陸氏纂例啖子曰內外大夫奔卿則書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凡奔皆惡也有非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有美者又褒之子哀是也

泰山孫氏曰弒君之賊當急討之萬八月弒閔公十月出奔陳宋之臣子緩不討賊若此

常山劉氏曰天下之惡一也凡弒君叛國凡民罔弗憝況均諸侯哉王道之行不容有受之者矣書所奔之國則受之之罪亦自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宋人請萬於陳以賂而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曰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是於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二年春齊侯（穀作人）宋人陳人蔡人邾（公作邾婁）人會于北杏

左氏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

桓公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杜氏注北杏齊地

高郵孫氏曰齊桓公將興霸業諸侯未信而齊桓欲過爲謙故親屈其尊以會諸侯之臣也

蘇氏曰齊桓始合諸侯以平宋亂自是遂得諸侯故四國皆稱人言衆與之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公與齊宋秦敗楚于城濮三國皆稱師蓋春秋之書始得諸侯者好會則稱人兵會則稱師以示衆與之也

武夷胡氏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迹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杜氏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泰山孫氏曰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逼脅以彊制諸侯嚮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柬之以兵有弗卽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此年滅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十八年伐衛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

武夷胡氏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絶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貶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矣

襄陵許氏曰非受命之人爲天吏者不可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故春秋以滅國爲大禁春秋征伐齊晉實與而文不與滅國未有伐德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傳始及齊平也
公羊傳桓會不致信之也
杜氏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
阿
武夷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於傳有之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讐
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
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
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

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
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
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而
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
復九世之讐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假設
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取成
於宋而還
劉氏權衡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之乃遣大夫

往會之耳
武夷胡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
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
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
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
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隱公
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衛陳蔡
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
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
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

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
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
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
見矣
秋七月荊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
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
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
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
蔡

泰山孫氏曰荆入蔡桓未能救中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氏傳宋服故也

杜氏注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

泰山孫氏曰經以單伯主會爲文者凡會盟公或大夫往則皆以魯主其會爲文春秋魯史故也内不與則曰某人某人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之類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傳齊始霸也 劉氏權衡曰凡霸有小大者主諸侯諸侯莫先焉以年秋伐郳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十二月九國同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爲諸侯主矣

襄陵許氏曰始霸在十三年而人諸侯徵之至十四年以宋服會盟至是諸侯始以禮會霸體正矣齊桓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夫人文姜

襄陵許氏曰鄄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來好於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弗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防一弛則夫人復啓越竟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姦使人倫失正而風俗相化此先王之典所以貴道謹法而不言利也

秋宋人齊人邾公羊有畫字人伐郳公羊作兒

左氏傳秋諸侯爲宋伐郳 杜氏注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

杜氏注宋主兵故序齊上

劉氏傳宋其序齊上何主兵者也諸侯無專征有霸者在焉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譏也此齊桓之師何以不得爲霸者桓猶未成乎霸也

劉氏意林當是之時桓未成乎霸明年會于幽爲九合之始始於幽終於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

鄭人侵宋

左氏傳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

武夷胡氏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

京使自阮職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
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
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
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
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入不意兵法
所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宋故也

杜氏注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
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鄭又爲之
叛鄭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以定

秋荊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
禮故也

泰山孫氏曰荊伐鄭桓未能救中國可知也

襄陵許氏曰二書荊入蔡伐鄭將以崇桓之責三書
楚人伐鄭使鄭將以大桓之功於是召陵之美深

長矣

冬十有二月（公有 公羊）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公 穀 有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傳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伊川先生解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
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
天下與之故書同盟

杜氏注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邾（公作 邾婁）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范氏以爲齊桓所進 周室王命進其爵）

杜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作瞻 下同）

左氏傳鄭不朝也

杜氏注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
大臣詣齊見執

陸氏纂例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

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
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爲使者也不稱
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爲使及非行人者也

泰山孫氏曰詹不氏未命也
武夷胡氏傳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旣侵宋又
不朝齊詹爲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
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
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
以正法文王之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
公反之是以爲霸道也至於宋襄執鄫之虐則桓
不爲矣
夏齊人殲（公作韱）于遂

左氏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
穀梁傳無遂則何以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
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人之因氏飲戍者酒而
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殲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
言齊人自取其殲也
武夷胡氏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
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
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

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
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
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
而自立矣
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絀也齊
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爲霸
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
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也荀子曰桓詐邾襲莒幷
國三十五如卿之言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
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
陸氏纂例逃者匹夫之事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逃也以爲義死制云乎
以爲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
蘇氏曰詹之義當以身受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
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
武夷胡氏傳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
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以有爲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至於麋者當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爲異惟其多而害五穀則書之矣
武夷胡氏傳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呂氏曰麋多爲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所致也春秋書此以爲萬世之戒使遇災則懼有異則畏思保其國家以承天意焉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泰山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泰山孫氏曰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
秋有蜮
左氏傳爲災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也
杜氏注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武夷胡氏傳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爲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皇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以感之者其道微邪説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伊川先生解鄭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杜氏注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劉氏權衡曰陳人者陳大夫也

武夷胡氏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蔑乎禮之輕者也齊侯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詞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伊川先生解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杜氏注鄙邊邑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鄄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自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則魯之被兵也輕此公子遂事之謀也齊桓於魯蓋養之以恩而戢之以威此魯之所以懷服而不貳也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公作正月

夏齊大災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杜氏注天火曰災

劉氏傳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廢庫盡矣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爾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

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穀作我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嗣後起是故攘中國之患莫宜戎先齊桓旣霸七年諸侯略定蓋是時始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武夷胡氏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案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于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國去都與諸侯會於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 范氏注[illegible]曰弗曰[illegible]薨地也婦人無外書居有常所以[illegible]不書地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注八月乃葬緩慢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公作省

杜氏注赦有罪也

泰山孫氏曰肆放也眚過也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

常山劉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皐陶曰宥過無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未聞肆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詞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無辜莫此爲甚天子尚曰不可況魯國諸侯而敢專肆眚哉後世患姦宄賊良民其流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孫氏曰文姜之惡甚矣而奠葬盡禮春秋無異詞焉何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

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嘗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別謚謂如宋共姬者爲得禮恐此不特爲私謚著譏也

武夷胡氏傳文姜之惡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

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穀並作禦

左氏傳陳人殺其大子御寇

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他國殺大夫公子目君者惡其君也稱人者討罪之詞也

劉氏傳公子非大夫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子何嫡子既誓曰稱世子未誓曰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曰陳人殺之何世子以誓爲貴貴成而目君其曰陳人殺之者病禦寇也曷爲病之禦寇之爲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劉氏意林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以爲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爲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爲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誓爲世子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爲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而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雖生而異其禮苟未誓則不敢名世子也此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輕重大小義各有施而不可亂此

之謂禮之情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者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甚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觀其專殺之罪雖一而輕重之惡有三殺世子母弟則稱君者甚之也殺大夫不以其罪則稱國稱國者次之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又次之也

武夷胡氏傳殺其公子禦寇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稱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

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
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

劉氏傳夏五月此其以五月首時何春秋故史也有
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

泰山孫氏曰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
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伊川先生解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與
公盟始與仇爲婚惡之大也

何氏注防魯地

武夷胡氏傳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
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
高傒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爲
吉下主乎己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
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
之

伊川先生解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
齊難之也

杜氏注母喪未再期而圖婚

陸氏纂例趙子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
者皆譏也他國來亦如之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
名三納吉四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
書其二（納幣及逆女也）以納幣方契成（已前三禮並未結定）逆女爲事終
舉重之義也

呂氏曰齊遇公違禮公如齊失義春秋之世君臣上
下有意於善者蓋少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
故不與使也

劉氏傳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爲邑而字天子
之下大夫也下大夫爵附庸

武夷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
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赴而不書其爵皆所以正
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

明此不為私交之計貫鋼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左氏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illegible]

伊川先生解婚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亦難之

杜氏注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荊人來聘

公羊傳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杜氏注不書荊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吳狄來聘皆稱人君臣同辭

止齋胡氏傳荊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知聘者中國[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夷而能修中國諸侯

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共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還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制其僭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杜氏注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

劉氏意林蕭叔朝公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此之謂非其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正者乎

高郵孫氏曰簡禮而會曰遇

呂氏曰魯莊公至不肖人也初未嘗有怨齊心公羊云柯之盟公與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以公為不能忘齊人也者皆里巷雜記妄說也至是又圖婚於齊納幣觀社與其大夫盟夏與齊侯遇于穀冬又盟于扈君子以魯莊非人也聖人書春秋如此之詳者以為萬世不肖子之戒於莊公何責焉

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伊川先生解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姻好

杜氏注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武夷胡氏傳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為後戒也

春秋集解卷第六

後學成德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七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莊公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氏傳二十三年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公以惡莊也

杜氏注桷椽也

武夷胡氏傳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爲後鑒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泰山孫氏曰案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年即位此年如齊逆女公即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七歲矣始得成婚於齊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爾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之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

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

武夷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爲弗受也婦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撫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氏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

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武夷胡氏傳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於宗廟則不可以臨

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不[illegible]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呂氏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於彼理之必然也人君覩此而知所戒懼則危亡之禍何從而至哉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爲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氏注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

辨疑曰案曹羈者義同鄭忽爾

劉氏意林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之爲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於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者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爲上而禮在喪而哀將事而恭大夫與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爲仇者上有失故下得也

杜氏注經闕誤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

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氏注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氏注正月夏之四月[illegible]）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illegible]）

穀梁傳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武夷胡氏傳案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武夷胡氏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傳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杜氏注門國門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諸魯大夫出朝聘皆書如

二十有六年春（公羊無春字）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襄陵許氏曰以伐戎致大伐戎也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我

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曹殺其大夫

劉氏傳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於京師亦非也孔子曰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之謂也

泰山孫氏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書名字者脫之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

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録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小大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

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徐國在下邳僮縣

劉氏意林伐徐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王者之制固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率今齊以其事小其衆少而因使宋主之是則人自

為政與諸侯無霸奚以異物蓋有其變微而其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

武夷胡氏傳案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宋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傳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

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杜氏注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兩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之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

伊川先生解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辯疑啖子曰諸侯同志而盟

武夷胡氏傳同盟之例有兩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霸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凡大夫既沒則不名原仲所以書字也

武夷胡氏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此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竟而會葬齊高傒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越喪於

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諸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呂氏曰凡此一歲之中公會杞伯姬于洮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皆為非禮然則治平之世聖王在上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爾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為作也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陸氏纂例趙子曰合禮者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蓋知非禮而來故書爾

劉氏傳伯姬之來也已亟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寧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

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illegible]

劉氏意林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凡喜怒哀樂愛惡者人之情所不免也人之情所不免而無禮義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爲之防使人處心而任禮禮然而然不以私意損益其間未始有物者也毎若是而天下服矣

杞伯來朝

杜氏注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

襄陵許氏曰齊桓之令行乎天下爲幽之盟而春秋授之諸侯考莊二十七年所書如此則諸侯之風和平可知雖云未盡合乎先王之禮蓋易約也桓之功美有孚于幽而盛於首止相爲終始也宣王大雅言韓侯出祖盛顯父侯氏之燕乃言韓侯娶妻於韓姞諸婦之光寵者使人用是以觀中興

之風故春秋毎書列國之事以昭霸者之勲樂人之遠於禍亂而嘉其熏熏往來如齊桓晉文之興庶幾乎大雅之美矣是以知凡志天下禍亂之變皆咎王霸之失道也

呂氏曰滕薛杞爵號不同皆口授傳寫小國多誤爾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頹也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外戰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 戰之道以主及客也 凡戰不書及交為主也 加來初伐晉而退而晉復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也

泰山孫氏曰前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不服罪也以衛主齊者衛受伐也春秋之義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故曰衛人及齊人戰不地者戰於衛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

夏四月丁未邾公作邾婁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公有邾婁人救鄭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穀梁傳善救鄭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卹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穀作微

公羊傳造邑也

杜氏注郿魯下邑

劉氏權衡曰築者作邑爾詩云築室百堵百堵皆興鼛鼓弗勝不謂城邑也

武夷胡氏傳功大曰城小曰築

大無麥禾

杜氏注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無水旱螽螟之災而書無麥禾譏教令之無經農失其業也

劉氏意林大無麥禾此言為國者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

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illegible]不足以待國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螽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

武夷胡氏傳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氏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傳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杜氏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陸氏纂例趙子曰譏臧孫為政而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

劉氏意林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廩實不知為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末與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為罪此王政之務本也

武夷胡氏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左氏傳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氏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

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劉氏意林延廐者天子之廐非諸侯之廐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所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矣延廐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夫春秋之紀略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泰山孫氏曰惡不愛民也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則民饑矣延廐雖壞未新可也莊公春新延廐不愛民力若此

夏鄭人侵許

襄陵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以求好焉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

左氏傳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記異也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蘇氏曰紀雖滅而叔姬守義於酅故繫之紀賢而錄

其卒葬

武夷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illegible]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左氏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 [illegible] 火見而致用 [illegible] 水昏正而栽 [illegible] 日至而畢 [illegible]

辨疑趙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或甚者先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公穀並有師字次于成

辨疑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解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

杜氏注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蓋齊以兵脅使降附

陸氏纂例趙子曰鄣則降服爲附庸

辨疑啖子曰鄣自是小國爾

高郵孫氏曰郕降于齊師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郕不降我而獨降齊非齊師能使之降郕自降爾

齊人降鄣非鄣欲降也齊降之爾

常山劉氏曰鄣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弱故責之薄春秋之義抑強扶弱而已若郕降于齊師則義在責魯

呂氏曰強以兵威劫服之也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杜氏注以賢錄也

武夷胡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泰山孫氏曰凡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牲者止譏其用牲爾非謂九月不鼓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

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與公會於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于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桓公之所謀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故其用兵行師無負武於宋桓而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齊人伐山戎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賦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杜氏注山戎北狄

武夷胡氏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

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以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稱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内柔服遠人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穀梁傳軍得曰捷

武夷胡氏傳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功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闢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虛内

也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冬不雨

公羊傳記異也

伊川先生解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注小穀魯地

泰山孫氏曰魯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

杜氏注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劉氏傳何以書我接之也則其先宋何宋主齊也宋何以主齊齊遠而宋近也帝制有上下室則有與阼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主賤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

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曷爲不言刺之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杜氏注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

陸氏微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

卒以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氏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傳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陸氏微旨趙子曰君必終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

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藏於隱是使小人女
子得行其志也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
帷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閒閑嚴飾
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無足交輔則篡
弒之禍曷由而至哉
武夷胡氏傳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
奄有龜蒙不爲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
薨于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
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
免其身幸矣

呂氏曰公薨于路寢正也正則何以書死生之變國
之大事得其正則爲萬世法不得其正則有危亡
顛覆之慮故君子慎之
冬十月己（公穀作乙）未子般卒
左氏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
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
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
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
廟不廟則不書葬
武夷胡氏傳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

母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失時越禮譏於易基乾
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
孟任之所自出也胡能有定乎惟享國日久獲終
路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
哉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
所見莫如深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罪也
此言弒君之賊臣子不能討之又非君逐而去故

明書如齊以見其罪淳聞於師曰齊爲霸主而不
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
劉氏權衡曰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使取其國剌閔公
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直告立君也
武夷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
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
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
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
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
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

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當惠王世戎狄荊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集解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八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閔公名開[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

武夷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案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於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左氏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

武夷胡氏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

罪列國子突救衞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哭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衞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公穀並作洛姑）

左氏傳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杜氏注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左氏傳季子來歸嘉之也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杜氏注季子公子友之字

陸氏微旨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劉氏傳慶父專魯則曷爲召季子季子之賢內得於國人外聞於諸侯則未知其以是爲與不得已與抑將圖之與季子至而國人救之以政百姓歸焉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非不誅也勢未能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

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紬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

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劉氏意林桓公不務修霸主之義討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覘伺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弒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舍孔子無可為者矣豈嘗沮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注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陸氏纂例啖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

呂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遷陽強以兵力刼遷之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速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氏注非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一月）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舜也）殷人禘嚳（殷契出自嚳）周人禘嚳（義與殷同）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

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爾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蔑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

書曰社以爲郊禘閔逆言言謂
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
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爲之
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
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
問曰左傳云烝嘗禘於廟何也荅曰此謂見春秋
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據
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
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公僖公襄公皆妄
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非時祭之名則禮記
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末流

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見春秋禘于莊
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
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
符會理可見也且春秋文二年公羊云大事祫也
毀廟之主陳於太祖陳者明其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升者明自本廟而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
祫祭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門毀廟之主皆藏在太廟故不見也又云非
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並無說禘爲殷祭處則
禘不爲殷祭明矣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
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荅曰此左氏之

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
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又左
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荅曰既灌
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
之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
穆爲躋僖公故惡之且祫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
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祼然後迎
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祼然後設位乎問

者曰王制所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
則不礿信如鄭說乎荅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
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
依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
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
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于太廟又云夏礿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大祭
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荅曰禮篇之中膚淺
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之又云
君臣未嘗相弒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

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
祭法喪服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云禘是
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礿注祭
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
劉氏意林吉禘于莊公說者以禘爲諸侯之禮也何
繆歟不王不禘禘之爲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顓
頊夏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
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
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

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
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
之殺也言禘郊者皆先禘後郊此以祖考之遠近
爲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祭天而郊
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則先
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文王驗也左氏
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
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
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
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
劉氏權衡曰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
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
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
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
使卜齮賊公於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
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删詩存諸國則變風

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
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爲五
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
是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
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
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
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
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
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

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
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
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
之故孫于邾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

武夷胡氏傳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
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
書再書又再書而不諱者以爲三綱人道所由立

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
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
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
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
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
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
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
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
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武夷胡氏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
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
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故以聖人處之期月
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
弒慶父罪惡貫盈而歸之者衆季子忠誠顯著
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
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
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
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
之衆因齊之力以殺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

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
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
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
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
誅之也況於慶父臣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
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
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
遲速之幾者也

呂氏曰屬文比事春秋教也以經文觀之夫人慶父
有罪自可見矣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

陸氏微旨不一日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也

武夷胡氏傳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取其因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於久而不絶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及敗衛之遺民立戴公以廬於曹（杜注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是年卒而立文公）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武夷胡氏傳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載諸王淫亂等事悉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荅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公穀作棄）

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陸氏微旨許聞於師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

矣不書其奔其奔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鄉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焉

常山劉氏曰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觀此詩序則鄭棄其師之道灼然著矣

武夷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猶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

通志堂

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集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通志堂

春秋集解卷第九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武夷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弒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傳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伊川先生解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杜氏注聶北邢地夷儀邢地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救當奉命而往故次失救道也

蘇氏曰先言次而後言救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

武夷胡氏傳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善成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又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非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

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泰山孫氏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稱荆二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反狄之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

蘇氏曰荆自此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詞凡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

常山劉氏曰楚自此浸強矣故稱人焉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爲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十有七年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橫十有九年則已盟於齊矣書曰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用此見中國衰微夷狄方張爾至其秋之會則書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大張位列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

武夷胡氏傳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其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公作邾婁）人于檉

左氏傳盟于犖謀救鄭也

杜氏注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九月公敗邾（公作邾婁）師于偃（公作纓）

左氏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杜氏注偃邾地

武夷胡氏傳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成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

呂氏曰公方會霸主而遽敗邾師君子以齊桓之服
諸侯僅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羊作犁 穀梁作麗）獲莒拏
左氏傳莒人來求賂（杜氏注求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
之弟拏
杜氏注酈魯地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
則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
喪至也
杜氏注不稱姜闕文
劉氏意林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
之是也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霸者
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復祀宗廟復
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霸主得舉法
故臣子可緣霸主之命以尊宗廟霸主亦可緣天
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
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
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殺夫雖臣子得絕之矣
哀姜殺子然不可以子故讎母唯霸主得行焉爾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
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illegible]
[illegible]建城市而營宮室[illegible]
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
焉[illegible]由此而言[illegible]居而後建城市不得言衛未遷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楚丘衛邑也魯城之非正也
曷為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侵齊桓為霸主
有存亡繼絕之功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
變以示不失正也不言齊命為桓公諱也不繫於
衛示無譏也若云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凡經
而不失其正者皆以諱為善
武夷胡氏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
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
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
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
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
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
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
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

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爲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賢於衛人甚溥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沒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呂氏曰先儒以謂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畀此人也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爲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爲罪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先晉故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

伊川先生解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

杜氏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陸氏微旨曰滅虢之事實晉爲主以虞首惡其意何也晉侯貪而亡親伐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虞君職爲上公受人之賂遂其強暴以取滅亡其惡至矣故聖人以爲首焉

武夷胡氏傳案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行之賂遂其強暴滅兄弟

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負高君子有識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別受他人之賂從其強暴者乎國而以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閣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襄陵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杜氏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貰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

左氏傳服江黃也杜氏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應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左氏傳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

高郵孫氏曰舒國也徐人取之而不言滅者舒之宗祀復存未嘗見滅也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趙子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此說是也

襄陵許氏曰僖公之頌曰荊舒是懲則舒蓋荊與國是以徐人取之蓋倚齊魯故易如此

六月雨

穀梁傳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武夷胡氏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

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過天災而不懼視民隱
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謀伐楚也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
諭乎桓公之志

杜氏注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
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
曰兵有聚而不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

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
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攻中
國之咸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案兵不動以爲入國
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陵而盟楯定循
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
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掎角之勢明矣此大會
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穀有季字）友如齊涖（公穀並作莅）盟

左氏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
盟

杜氏注涖臨也

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
於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illegible]）前定也

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涖
盟用是見桓之寬政優簡於諸侯而信之誠德亦
旣信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
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氏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
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
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
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
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 [illegible]

穀梁傳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遂繼事也

杜氏注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劉氏傳此伐楚也曷爲次于陘止師以修文告之命古者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

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不祭則修意不祀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名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故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賓之也非殘之也次于陘義矣

泰山孫氏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強盛勢陵中國不可易也蔡絶與國故先侵蔡侯其兵震威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進師次於敵境陘楚地

蘇氏曰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齊桓公會諸侯于陽穀爲鄭謀楚將以諸侯伐之而未行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禁之不可公怒歸之而未絶也蔡人嫁之至是因諸侯之師以侵蔡蔡師潰遂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故蔡曰侵楚曰伐然蔡小國也以齊侯之不能諸侯諸侯之師實爲楚動而春秋書其迹先侵蔡而後伐楚若以蔡故勤諸侯言私欲之害也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楚人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

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由此觀之桓文之於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

武夷胡氏傳聲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役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執可以

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幾其卑矣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辨疑趙子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於師爾若實卒於師而不言師則在師還疾而歸國乃卒即如何爲文乎

劉氏意林以許男卒於師乎當曰卒於師卒於會乎當曰卒於會今一無稱焉者此去其師與會而復之驗也春秋褒不失實貶不違理新臣之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於不知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理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燕昭秦始皇漢武竭國以自封焉不知命之蔽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

穀梁傳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

杜氏注召陵潁川縣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來盟于師我在師也淳聞於師曰楚蠻夷之強國也未嘗與中國爲會屈完之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爲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

劉氏意林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諸問昭王之不服則解然而不以己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賢于所班師振旅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強則暴服則偷今寧強而不暴楚服而不偪俱捐其

私以義理相勝者也茍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二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逞也

泰山孫氏曰案元年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皆曰爵者以其能服強楚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師皆稱爵焉

常山劉氏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來求盟於我也如成二年袁婁之盟則異於是齊侯使國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之強而賂晉也

晉受賂而與盟明我反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春秋於王道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武夷胡氏傳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詰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

襄陵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以伐之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焉若待或躍在淵之象者此楚之所以畏而慕之久而不能忘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公穀作袁濤塗

左氏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氏傳秋伐陳討不忠也

伊川先生解齊命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

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泰山孫氏曰出踰二時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左氏傳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
轅濤塗
蘇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
罪也後曰侵已甚也
武夷胡氏傳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
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
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
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
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謀遠國之
信案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
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
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
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
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
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兆侵而怒猶未怠也

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知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
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
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
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
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
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九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
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
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
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
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
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杜氏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見四年）

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陸氏微旨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雖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之謂歟

武夷胡氏傳申生愛父以姑息而陷之於不義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寵妾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

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illegible]）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illegible]）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杜氏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

夏公孫茲（公作慈）如牟

左氏傳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並作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氏傳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公羊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諸侯盟于首止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及其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諸侯盟于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

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
規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
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
伊川先生解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
侯會之故其辭異
杜氏注惠王大子鄭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
有首鄉
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爲再言首止善是盟也曷爲善
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爲是率諸侯會而盟之
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嘉之何也王
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
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
爲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
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
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爲義
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
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
武夷胡氏傳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
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
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

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
其班位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
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
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
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
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
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
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
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
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
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
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
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
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
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illegible] 鄭伯喜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

武夷胡氏傳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

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與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左氏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

泰山孫氏曰楚人滅弦者惡桓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温十二年楚人滅黄同此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諫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杜氏注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illegible]

伊川先生解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陸氏纂例天子三公故不書名啖子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劉氏意林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宫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數於滅夏陽而深没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

旣亡國有旣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

蘇氏曰不言晉之滅虞虞自滅也秦之取梁也書曰梁亡而不及秦以爲梁自亡也

武夷胡氏傳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杜氏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長陵許氏曰圍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遺力者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使復其所

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泰山孫氏曰出踰三時

春秋集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

武夷胡氏傳齊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

夏小邾（公作邾婁）子來朝

杜氏注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高郵孫氏曰霸者之興而附庸小國類多稱爵春秋因而書之所以見當時之爵或降或升惟霸者之所欲爲爾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劉氏傳申侯之罪奈何申侯之爲人臣也專利而不厭與市以自爲功足以殺其身而巳矣

劉氏意林春秋君臣皆識以謂鄭伯内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

呂氏曰言被殺者無罪而殺之者濫殺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穀梁作寧）母

左氏傳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

曹伯班（公作般）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公有鄭世子華）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氏傳請服也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

命也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杜氏注洮曹地新服未與會故不序例別二乞盟

陸氏纂例啖子曰王人與盟非禮也

陸氏辨疑啖子曰乞者卑重之辭爾

武夷胡氏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進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強大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與故當齊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立者殆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 [illegible]

杜氏注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劉氏傳傳曰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未宋公御（公穀作禦）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

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伊川先生解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

杜氏注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陳留外黄縣東有葵丘

陸氏釋文曰趙子曰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武夷胡氏傳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成周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二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晉侯乃還

公羊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伊川先生解云諸侯盟見宰不與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禮

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爲再言葵丘善是盟也曷爲善之桓公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以是爲盡桓矣諸侯咸諭乎桓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

武夷胡氏傳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公作戊）晉侯佹（公穀並作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公作弒）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傳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申生事見夫晉）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
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
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
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於朝荀息死之

公羊傳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
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
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
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
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
子也周幽王嘗黜大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
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
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
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
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
欲易大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泰山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胡柏安之與他國
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傳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
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杜氏注蓋中國之狄

晉里克弒其君卓（公子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
言矣

劉氏意林晉里克弒其君卓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
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
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孽之
變矣患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
臣之名以正其篡弒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
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爲君之義

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武夷胡氏傳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里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爲

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爾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簒弑誅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

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傳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及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

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

呂氏曰里克弑君殺之宜也然稱國以殺罪累上者何也晉惠公討不以其罪而恐其不利於己也故

殺之爾春秋推見至隱於此可見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氏傳十年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蘇氏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

武夷胡氏傳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襄陵許氏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盛陰之極其反為暘僖賢君也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黃

左氏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武夷胡氏傳簽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襄陵許氏曰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則齊侯霸業怠矣是以楚人伐黃而不能救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左氏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

子閔之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胖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惟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為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公作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武夷胡氏傳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黄而救兵不起是怠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於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於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黄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杜氏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杜氏注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杜氏注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劉氏意林諸侯城緣陵異於城楚丘何也曰諸城不專封專封而善僅可以贖過爾故平其文不使霸者獨享其功為人之迷於義而乃以專封為德也專封而不善是冒王法而又勸諸侯故異其文以

見霸者之罪比綠陵於城楚丘則楚丘善而綠陵
不善矣比楚丘於王者之義則桓公救過之不給
奚暇稱賢哉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蓋城者亦非
獨魯也而獨書魯焉者以謂彼之為未足以為功
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爾使俗人論齊桓晉
文之功則必以謂莫或比高焉而春秋曾未異於
常人也此以正待人之體也厚而深博而遠優優大
哉天地之德也夫

夏六月季姬及鄫（穀作繒下同）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
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傳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

杜氏注沙鹿山名平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劉氏傳沙鹿者何山也山則曷為不曰山有號有名
以名通者不待號可也然則曷為不繫國山不可
以繫國山曷為而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可以
封諸侯守之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

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
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隕晉文欲作而
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狄侵鄭

襄陵許氏曰前年狄侵衛今年狄侵鄭而莫或攘之
桓志衰也王霸之政兢兢不可怠已齊桓之烈盛
茂如此一矜而易心生之則夷狄闚兵中國是以
先王屢省成功而益作興事修誠慎憲務以戒終
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左氏傳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公作辛）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氏傳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
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繼事也次止也有
畏也（左氏作畏楚）

杜氏注牡丘地名闕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恭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踰踐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師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秋伐厲以救徐也

杜氏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八月螽（穀作蟓）

九月公至自會

泰山孫氏曰暴露師衆三時

季姬歸于鄫（公作繒）

杜氏注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乙卯晦震夷伯之廟

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杜氏注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

陸氏辨疑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

常山劉氏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以人從狄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在因盡廢之

冬宋人伐曹

左氏傳討舊怨也

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霸德方衰荒殿鬬欲至是而諸侯淩以貳也威靈之陵夷可不慎哉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氏傳徐恃救也

杜氏注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呂氏曰諸侯之大夫之救徐者亦無能為也齊桓亦
無意於中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
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
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
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
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
也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舍
諸靈臺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乃許
晉平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
戰也云爾
武夷胡氏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
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
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

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
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
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
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
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
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
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
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者也惟
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覘

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作實）石于宋五是月六
鷁退飛過宋都（鷁穀作鶂）
左氏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穀梁傳民所聚曰都
杜氏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劉氏意林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
敗則告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奇
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以儆人君雖有堯舜之智
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

告之有
高郵孫氏曰書是月者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不書日者所不可知闕之也
常山劉氏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也
武夷胡氏傳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知石隕于宋而書隕石此天應

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劉氏傳大夫卒稱名季者字也其稱季友何譏何譏爾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季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逐昭公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武夷胡氏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穀作繒）季姬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公作慈）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傳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杜氏注臨淮郡左右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杜氏注英氏楚與國）
夏滅項

左氏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伊川先生解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
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爲也故不諱
杜氏注項國今汝陰項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
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
以爲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
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内取而直言
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

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
其辭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
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
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
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
爾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
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左氏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
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氏注卞今魯國卞縣
九月公至自會
泰山孫氏曰踰三時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
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
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
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

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
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
乙亥赴辛巳夜殯

春秋集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一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穀梁傳非伐喪也善救齊也

伊川先生解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杜氏注甗齊地

劉氏傳伐齊以納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公子昭於齊不與納也納公子昭非正也納公子昭之爲非正奈何齊桓公之夫人三皆無子桓公好内多内寵長衞姬生無虧少衞姬生元鄭姬生昭葛嬴生潘密姬生商人宋華子生雍六人者莫之適立桓公死六人皆欲爲後國人立無虧昭出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伐齊納焉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貴均以年年均以德納公子昭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書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而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襄陵許氏曰桓公攘服夷狄雖恃兵力亦以禮讓恩信能結其心觀狄之救楚之盟有以見公之遺烈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武夷胡氏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

慎終如始什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齊桓死未逾年爾而衛人與諸侯伐之邢人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春秋書之曰邢人狄人伐衛中國則夷狄焉而狄則人焉稱之曰人所以見中國之亂人理亡泯而夷狄爲人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傳宋人執滕宣公

武夷胡氏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illegible]其罪之存也[illegible]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於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於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劉氏傳曹南者何曹之南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高郵孫氏曰邾鄫世讎之國宣十八年又戕鄫子於

其國邾鄫皆小國其相雖之迹不能悉見於經惟其無道之甚著見者記之爾

蘇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然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何也諸侯之尊善惡可以專之非人所得使也邾以諸侯而聽命於宋以行不義是以專罪邾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貶而見矣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武夷胡氏傳盟于曹南口血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遁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爾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冬公有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杜氏注地於齊齊亦與盟

武夷胡氏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浸強矣然終桓公之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

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傳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傳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梁伯亟用其人自取滅亡其罪當矣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其惡易見也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武夷胡氏傳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於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左氏傳書不時也

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

劉氏傳其謂之南門何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武夷胡氏傳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

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祀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杜氏注郜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矣而宋欲盟之其能紓乎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猾夏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傳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公羊傳記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公作霍 穀作雩）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

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杜氏注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

伊川先生解宋幸諸侯爲會而蠻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陸氏微旨趙子曰此楚執爾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譏諸侯而罪宋公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

武夷胡氏傳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公作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武夷胡氏傳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横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猶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穀梁傳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蘇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爲執之釋之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

二十有一年春公伐邾公作邾婁下同取須句公作朐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傳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當如是故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

干戈於邾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
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
泰山孫氏曰鄭即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荊伐鄭二十
八年荊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
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也而即者齊桓既死宋襄
不能與楚抗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公作邾婁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
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
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伊川先生解公戰也
武夷胡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

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而邾
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
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亂禁暴之兵
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恥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
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
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
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
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
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
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
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
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
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穀梁傳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
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
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
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

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甚之是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

劉氏意林宋襄公不厄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天下所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之者也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飭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也彼君子不

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者也所謂小利者計末者也

蘇氏曰宋公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夷狄而干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

武夷胡氏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

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左氏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杜氏注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武夷胡氏傳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

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公作慈）父卒

左氏傳傷于泓故也

辯疑趙子曰公穀見不書葬皆爲異說案例凡諸侯葬與不葬從魯會與不會爾無他義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書曰子杞夷也杜氏注成公始行夷禮故于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

伊川先生解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閒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

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弒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夏狄伐鄭取櫟

襄陵許氏曰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皆卒爲禍此蓋不詳於春秋戒周襄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

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温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温殺之於隰城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常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畿內才出畿甸即非王有故書曰出聖人之法撥亂世反之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諸侯所得專也故書曰居

武夷胡氏傳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爾貶而書出以為後戒

晉侯夷吾卒

左氏傳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杜氏注經在明年從赴也）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殺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送諸秦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梁傳非正也

杜氏注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

劉氏傳婦人不專行姑爲婦逆非禮也然則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也

劉氏意林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爲見經吾以此觀之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若失其禮以變易與主大夫之婚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襄陵許氏曰凡不稱名姓義在殺大夫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常山劉氏曰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唯諸侯之強有力者專之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與師槩有罪焉然其間善惡淺深則各從乎其文矣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楚人之近義可見也

武夷胡氏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

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傳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杜氏注洮魯地

辨疑趙子曰凡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

陸氏纂例子在喪之稱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公作遬）盟于向

左氏傳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杜氏注向莒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公穀作嶲）不（公穀作弗）及

左氏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杜氏注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陸氏纂例趙子曰追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內之無戒警

劉氏傳追之者何逐之也其言弗及何弗者還辭也爲畏而不敢及使若不及然

蘇氏曰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武夷胡氏傳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戒於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巂是也

夏齊人伐我西鄙

左氏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衛人伐齊

左氏傳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在上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穀梁釋乞字之義而不言其大意

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於夷狄

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兵甲悉統於天子征伐不出於諸侯不得妄舉不得私假世亂反是是以聖人之筆雖晉之大命魯之興師一書曰乞所以正王法且抑其強也若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又譏用夷狄伐中國爾

武夷胡氏傳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還怨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鄙師問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公作隗下同）以夔子歸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杜氏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

劉氏意林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國滅而虜無不名者國滅罪也虜服屬也而夔何以獨不名夔之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夔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者楚祖鬻熊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焉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於義矣而楚反以是滅之春秋以謂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夔夔雖不幸而實無負於義有王者作興滅國繼絕世則夔庶幾矣

武夷胡氏傳楚滅同姓何以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作閔）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武夷胡氏傳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始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思召伯也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觀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從伐魯僖不已與丁宋桓魯莊之意正反有以知其為謀不遠霸之所以隳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秋入杞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縠將中軍
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伊川先生解楚稱人貶之爲其合（一作摟）諸侯以圍宋也
陸氏微言四國伸夷狄之強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罪昭然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武夷胡氏傳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簒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伐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衆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春秋集解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二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氏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杜氏注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

蘇氏曰晉文之出也曹衛皆不禮焉

武夷胡氏傳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修怨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攻武奚爲不可曰楚人據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婚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楚望見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

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謂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襄陵許氏曰齊桓之興至於伐楚伐北戎也而後稱爵而晉文始見即稱爵者專須速功須淺矣

呂氏曰侵曹伐衛兩事也既侵曹矣又伐衛也春秋書之如此其詳者見諸侯之放恣也晉侯之害兩國深切著明如此其甚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左氏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公羊傳刺之者何殺之也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杜氏注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

陸氏纂例假則直書刺者有罪當殺也買則上言晉人伐衛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不斥言無罪申臣禮也凡惡事須書者則[illegible]之猶公夫人奔則曰孫殺大夫曰刺之類是也

蘇氏曰刺未有書其故者書其故言非其實也

武夷胡氏傳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呂氏曰戍衛而不卒戍罪也刺之則過矣春秋之世
賞罰皆有所為類如此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
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三
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
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
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
負羈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
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
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
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杜氏注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
宋所謂譎而不正
陸氏纂例不稱晉人執者承上晉侯入曹文故不可
重言晉人也
武夷胡氏傳古者覿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
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
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
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
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
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
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亂矣徒亂人上下之
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
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呂氏曰二十八年一年記晉事最詳皆聖人所致意
者覩晉文公舉動如此有意於為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左氏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
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王
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先軫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

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劉氏意林及楚人戰于城濮當是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此誅心原情之義也

武夷胡氏傳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黄而霸主不能恤敗徐於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傳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

在民矣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何惡乎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衛侯出奔楚

左氏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於襄牛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武夷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念不思難唯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於荊蠻歸於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蔽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蔽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氏傳曰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杜氏[illegible]）五月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杜氏注踐土鄭地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高郵孫氏曰齊桓之興始致世子晉文公之霸遂召天王

武夷胡氏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諸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

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殺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杜氏注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襄陵許氏曰鄫子會盟後會也陳侯如會後盟也宋襄使邾用鄫子而晉文受陳侯霸圖宏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杜氏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劉氏意林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焉

武夷胡氏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何必於京師於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岳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

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

劉氏傳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為貶殺叔武也

武夷胡氏傳衛侯殺叔武是不念鞫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既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惡

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襄陵許氏曰志入杞之怨釋也歸寧常事不書者也中國有霸則諸侯弛兵而室家緩帶於是族姻之恩始録而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爲晉侯之澤也故書伯姬二十五年歸杞知伯姬非哀姜出今其來歸蓋寧戒風也

公子遂如晉

襄陵許氏曰志伐齊之仇解也齊自孝公之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昭公元年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修舊好焉禮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穀無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公作邾婁子秦人于溫

左氏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杜氏于討衛下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次

天王狩穀作守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穀作於王所

左氏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不與再致天子也

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

杜氏注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陸氏微旨啖子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怠於臣禮若令朝於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天子因狩而諸侯得覲然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以爲訓乎若原其自嫌之意嘉其尊主之意則晉侯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謂春秋之作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

武夷胡氏傳以尊周而全晉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

公羊傳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劉氏傳曷為或言歸于或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此其為不正奈何文公使元咺與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刖衛大夫鍼莊子殺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已頗古者蓋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

襄陵許氏曰司馬之法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殺叔武執有罪也則何為不得為伯討天子在是而擅執諸侯軌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

劉氏傳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復惡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為之主也

諸侯遂圍許

左氏傳丁丑諸侯圍許

穀梁傳遂繼事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案古者巡狩諸侯各朝於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詞也

襄陵許氏曰許之能從齊宋而不能從晉者何也案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使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蓋使失其所係如此之難也宋襄之興紹桓之緒逮晉文時則許既離於中國而合於蠻夷矣國人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公復曹伯遂會諸侯於許

劉氏意林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

武夷胡氏傳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吕氏曰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既赦之使歸則遂會諸侯圍許晉文之於諸侯殆以奴之也曹伯不能咸激自奮以求合於義而遂委靡不振以死亦君子所鄙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傳春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餽之芻米禮也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杜氏注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

吕氏曰葛盧夷狄之附庸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並有公字　公作狄泉）

左氏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伊川先生解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杜氏注翟泉今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

劉氏傳是稱人皆微者與非微者也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之盟也則其稱人何翟泉在王城之内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陪臣也而盟於天子之側自此始是以貶也其餘從同

劉氏意林列國之卿亂王室之禮王子虎不能正也使陪臣盟天子之側此所謂下陵上替也

秋大雨雹

左氏傳為災也

武夷胡氏傳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

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
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
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霜
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
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氏傳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
好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氏傳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
鄭虞也夏狄侵齊

武夷胡氏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
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
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
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
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
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
罪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高郵孫氏曰公子瑕當立為君矣於是殺之猶曰公
子者瑕見立於元咺耳非受命於天王傳國於先
君者也不曰其君非君也元咺及之者言瑕之見
殺由於元咺立之元咺存則公子瑕存元咺死則
公子瑕死咺立之君咺見殺則公子瑕死也

常山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書及者其事同殺之
之志均故也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
及某也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
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
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
志鏌鋣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
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昏而不能止故并
罪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左氏傳解在上文

公羊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劉氏意林鄭之初歸也得言復當是之時叔武在內鄭雖無國國固其國也及其又歸也殺叔武矣執之歸於京師矣殺元咺及公子瑕矣鄭雖得國國非其國也故不言復春秋之褒善刺惡豈不至明至察哉向也無國而義可以有國則亦謂之有國今也得國而義不可以得國則亦謂之無國由是觀之天子者得天下之義者也非得其位也諸侯者得一國之義者也非得其勢也得其義雖未有其位君子謂之得矣失其義雖能專其勢君子謂之失矣故曰義重於富仁重於爵

武夷胡氏傳衛侯出奔於楚則不名見執於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叔本支末世隆怨薄恩墮利棄義有國家者忍公族之軋己至於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

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茍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武夷胡氏傳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冬天王使周公閱來聘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杜氏注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高郵孫氏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義不當使三公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道之衰而諸侯強

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初聘於晉

武夷胡氏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遂往勝而後會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二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焉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氏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公羊皆以爲晉侯以曹地分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案經書之與汶陽田相等耳無異文也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魯於是取之

常山劉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詞其有本是己邑及我之附庸以彼所奪之後却取得當異其文謂其不能申明有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甲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

案此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例據經爲合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舊不以其道者其罪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

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耳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

杜氏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范氏注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竟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魯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啖子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周之三月祈穀於上帝亦謂之

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凡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若前所傷之類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爲稷牛可也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劉氏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郊用正月上辛郊用正月上辛則曷爲卜哉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丑爲正周人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曷爲或言免牲或不言免牲免牲禮也不免牲非禮也免牲何以禮不免牲何以非禮郊者歲事也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帝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曷爲或言牲或言牛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何以則中禮何以則不中禮夏后氏玄牝商人白牝周人騂牝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猶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星辰山川曷爲祭星辰山川星辰民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

劉氏意林謂猶者可以已之辭何其不知春秋也春秋貴正貴備安有廢大存小而又敘之曰可以已哉是猶逐其父養其母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母也亦誨之孝而已矣王介甫曰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也不告朔矣幸其猶朝於廟也是猶紾其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以全吾愛云爾其可乎亦誨之悌而已矣故以猶為可以已者逐父而養母之說也以猶為愈乎已者紾兄而徐徐之說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以為猶愈乎已者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以為猶愈乎已故非之君子之道致乎其至者也當其必為不曰可以已亦不曰愈乎已

武夷胡氏傳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一曰杞宋夏商之後受命於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

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殺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守分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

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歒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令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毋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呂氏曰以求婦而來父母之國非禮也故書春秋之書凡以此欲人克己復禮而反人道之正云爾毫髮不合於禮則於心術之微必有不自得者惟能自克於義以求合於禮則心廣氣盛千萬人吾往矣其終必可以至於聖人也此春秋所由作也

秋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穀作於)帝丘

杜氏注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武夷胡氏傳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常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常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却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泰山孫氏曰不地者就狄盟也復曰衛人者嫌與內之微者同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范氏注晉自莊公已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何乎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事仍本史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氏傳三十有二年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三十三年春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傳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作）癸巳葬晉文公

左氏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師出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伊川先生解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襲周以襲人衆所

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劉氏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秦之所以爲狄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殺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地而棄其師者也

武夷胡氏傳案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師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勤善其辭紀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過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違其約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執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但見一時之利欲幸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狄侵齊

左氏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襄陵許氏曰晉文未暇攘服要荒是以方其霸也則狄已侵齊圍衛使天復假文公以年則必將有討矣

公伐邾（公羊作邾婁下同）取訾婁（穀作訾婁公作叢）秋公子遂帥（公作率）師伐邾

左氏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高郵孫氏曰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又使其臣伐之春秋一切志之用見天下無王而諸侯橫暴侵伐無已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取訾婁有所爲之也伐邾至於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爲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

杜氏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襄陵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服犯略是故戎狄之亂不能震疊以威武未易以德懷也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傳即安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者以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襄陵許氏曰君子自治常使心熟於仁而體安於禮則正勝於死生之際終不可亂矣曾子之易簀是也

隕（公作霣）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杜氏注周十二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

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其咎遂著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將夢之祥卜郊不從者凡以為此天之感變蓋深遠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集解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三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文公（名興僖公子襄七十八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公名朔丁）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氏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緩

杜氏注七月而葬緩

陸氏纂例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

武夷胡氏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杜氏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為信（[illegible]）

（[illegible]）

劉氏傳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未畢喪命之非正也既畢喪不受命亦非正也錫命則曷為或書或不書常事不書有非常然後書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錫命）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

高郵孫氏曰天王錫命魯公而魯公使得臣拜之非禮之甚者也魯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行而使臣以往其為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杜氏注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左氏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

何氏注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

武夷胡氏傳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

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罪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發於爲惡豈不畏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啼音而見䟽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知其所由致之漸豈憚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眷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

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

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杜氏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伊川先生解襲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亟忿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

續

武夷胡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案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己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己而己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己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

爲主者處己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傳書不時也（僖三十三年傳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

穀梁傳譏其後也

武夷胡氏傳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譏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

夫變而不敬積忠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
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呂氏曰練而用栗主過時而作主文公孝心不至可
知矣其能爲國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乙巳晉
侯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武夷胡氏傳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
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
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道抑高舉下處父云也者君臣
辭也以抑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公穀作垂斂）

左氏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
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
以說

杜氏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襄陵許氏曰元年衛人伐晉至是諸侯會盟而明年
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垂隴之會矣晉襄方
患秦楚專養中國罪苟有所委其從之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
乎民也

武夷胡氏傳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
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
意也夫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
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
事繫憂樂也其急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氏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
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
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
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
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
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

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
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
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
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杜氏注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
升在閔上
劉氏傳大事者何祫也祫則曷爲謂之大事諸侯之
大事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曰祫祀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曰
禘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
後祖也此非祖禰也其謂之祖禰何臣子一例也
劉氏意林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之之外無加者
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大夫有善於其君
則干祫及其高祖諸侯有善於天子則禘其祖之
所自出皆周之末造也非太平制名器正上下之
分也
武夷胡氏傳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
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

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
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
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
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
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伊川先生解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
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
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是報
復之無已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
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何氏傳
以十二月薨至未滿二十五月吉禘於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
三年之恩絕矣非虎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
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
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
於此焉變矣

陸氏纂例趙子曰譏使公子納幣也
武夷胡氏傳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
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
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
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
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常山劉氏曰先儒謂婚姻不當使公子而不言其所
以蓋公子公孫於國事皆從禮而已豈婚姻之禮
則於家人有尊卑之序若使尊者從事則非順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杜氏注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
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
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
民人逃散辭未義舉此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
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
而本之以正也

襄陵許氏曰內命伐不書師師始此則外重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傳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杜氏[illegible]
武夷胡氏傳王子虎不書爵者何也天子內臣無外
交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伊川先生曰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出
秦人報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改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
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
象其繫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
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
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
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
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
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
自是凡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
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左氏傳隊而死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自空而下又多有似雨耳歷代有
雨血雨毛雨土皆此類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
侯盟
陸氏纂例在晉都盟故不言地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穀曰以字）

左氏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
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
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
伐楚為救江也
武夷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
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黄合九國之師於召陵
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
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
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也

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
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
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於方城之
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
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
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
法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有一國之辭有天下之辭魯國有
興則書師師此一國之辭也諸侯侵伐則簡之矣
此天下之辭也中世以後天下崇武大夫尊強卒

乘繁與於是諸侯侵伐書卿帥師且著內輕而外
重強弱相形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呂氏曰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事近得詳事遠則不
得詳也
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傳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杜氏小君小君也）
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伊川先生解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稱婦姜之辰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也

劉氏意林逆婦姜于齊正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弒強臣擅命幾於亡矣文公非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間弱情慢不能辛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可不慎哉故鑒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罪也雖夫人預有罪矣當是之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留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晚乎吾以此物之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

武夷胡氏傳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忘念娶事是不忘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

人不尊行何以與有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鑒微知著留禮而往使其女不免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

秋侵齊

襄陵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左氏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伊川先生解秦違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議貶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

武夷胡氏傳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衆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

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任賢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語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衞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傳衞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氏傳冬成風薨

伊川先生解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

常山劉氏曰凡魯事之諱者皆由諱而後顯聖人之旨微哉

武夷胡氏傳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君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嫡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嫡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配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以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含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左氏傳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伊川先生解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劉氏傳王何以無天之是非天之法也是非天之法者何是始以妾爲嫡也

武夷胡氏傳珠玉曰含車馬曰賵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非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使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教而

悖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氏纂例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蘇氏曰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也故特爲之宮而不祔不書其葬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左氏傳召昭公來會葬

伊川先生解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杜氏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

武夷胡氏傳王臣下聘桓公家宰書名示貶而大夫拜命則無譏焉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

使召伯來會葬又與既以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瀰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贈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襄陵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何以緦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私其親也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也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也此禮之正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杜氏注六國今廬江六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
子聘於陳且娶焉
杜氏注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作讙
左氏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
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
近於秦秦舊好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氏注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穀作夜姑出奔狄
左氏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
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
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
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賈季怨
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
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
季奔狄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
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

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
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
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
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
諾謂夜姑曰吾始使趙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
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君漏言也
武夷胡氏傳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
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
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

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
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
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
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
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
危凡立於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耶
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
在位者當拱默自全質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
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矣乎天下臣子竊持祿容

身不忠之行以誤朝廷國者必此佞官之說矣
襄陵許氏曰處父賢趙盾而不可躬姑為國忠謀豈
曰賞哉使處父於此從容不言以免為智者是使
國不用賢而用亂人也非蹇蹇匪躬原進之則也
傳又罪其改蒐為侵官當襄公時晉政未亂卿帥
之重孰能擅改使謀出處父而公行之又何咎焉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
也何以為民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
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
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
朝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

劉氏傳閏月不告月非正也朝廟為告月也不告月
而朝廟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
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
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
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
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
策則有其數節奇於扐以象閏數也轉璣觀衡則
有其象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
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虞也以詔王居門
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
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七年春公伐邾（公作邾婁）三月甲戌取須句（公作朐）遂城部

左氏傳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
也

杜氏注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
復滅之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

夏四月宋公王（穀作壬）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傳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不
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
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
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劉氏傳其稱人以殺何衆殺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

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
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氏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
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
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
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
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

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
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
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伊川先生解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
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
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劉氏傳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
大夫專廢置君也
常山劉氏曰戰必有勝敗唯此奔敗不書者皆曲其
故也何者晉使先蔑召公子雍於秦秦為送之晉

反背約禦秦師而敗之秦何罪焉故不書秦敗所
以甚晉人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晉秦稱人晉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
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
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
碁不定不勝其偶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晉先蔑公羊晉先眛以師奔秦
左氏傳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泰山孫氏曰先蔑不言出者明自軍中而出
常山劉氏曰杜氏曰不言出在外奔他皆倣此

狄侵我西鄙
左氏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
問酆舒且讓之
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
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
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
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劉氏曰不書所會謂不且公侯及卿大夫

伊川先生解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
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
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杜氏注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及某大夫盟者惟二例耳莊公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此年晉大夫是也春
秋之法外臣不盟我公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
國無君若無知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大夫而
盟諸侯亦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君薨而嗣子少
若靈公之在抱則晉之大夫得免焉舍是二者未
有不得罪於春秋矣
武夷胡氏傳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
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
襄陵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
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君子惡之靈公始立而
失正如此其將無以終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公穀作莅）盟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
穀梁傳涖位也其曰位何前定也
泰山孫氏曰徐不稱人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氏傳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
會（伊字）雒戎盟于暴
左氏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
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劉氏傳曷為再言公子遂兩之也
襄陵許氏曰戎陽在雒亂華甚矣稱公子遂兩之也
兩之也者內諸夏而外戎也春秋所謹如此而晉
唐得戎與之雜居晉既大亂不救唐亦幾危而悔
此為因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公羊無而字）復丙戌奔莒
左氏傳穆伯取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
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
焉穆伯為仲逆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使仲
舍之公孫敖反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從己氏焉
杜氏集例還者事畢復者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

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當更往又並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後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敖僻趨蹶無不爲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於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爲鑒必持其志修窒欲之方也

叅公作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守節以死特書官以美之啖子曰內外大夫奔卿則書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凡奔皆惡也有非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

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劉原父以爲稱官皆不能其官非也如不能其官則何稱其官之有然而不名者其人他無可稱獨死其官得其職爲可錄爾故舉其官不繫其人也

春秋集解卷第十二　後學成德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四

東萊呂氏　伯恭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伊川先生解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武夷胡氏傳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義深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歟居之臣假伏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襄陵許氏曰王室大喪諸侯莫賻是以有求金焉書之非特王之譏也所以徧刺天下之諸侯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穀梁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陸氏纂例曰七月始葬

高郵孫氏曰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二君往者不書公如京師常事得禮法所當略也臣往者悉書其人以為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劉氏傳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

致曷為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為有禮柰何父母在而歸寧也

武夷胡氏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於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氏傳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酉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武夷胡氏傳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泰山孫氏曰楚復強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於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武夷胡氏傳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左氏傳冬楚子越椒來聘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劉氏傳聘常事也其曰椒何楚進也楚進久矣曷為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國通者何自是以中國之禮為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陸氏纂例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

泰山孫氏曰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此固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氏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伊川先生解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便夷狄之

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讎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者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楚子西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氏注蘇子周卿士女栗地闕

劉氏傳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盟也曷爲不與公盟古者内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内交有至尊在不貳之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公作屈）貉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

爵書蓋自是與中國等矣楚夷狄而中國與之等則夷狄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

武夷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馮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公作圈）

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襄陵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注十年宋陳鄭及蔡從楚[illegible]）

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郤缺冀缺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傳鄋瞞侵齊（杜氏注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
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
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
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

公羊傳長狄也
杜氏注鹹魯地
劉氏意林非長狄乎曰非也春秋正名狄也戎也淮
夷也白狄也赤狄也山戎也夷蠻也陸渾戎也姜
戎也是不一名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公作盛）來奔
左氏傳十一年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
來奔公以諸侯逆之
辨疑趙子曰案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

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
伯一何乖繆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
奔猶但稱名況於郕未嗣位乎且春秋正王綱之
節乃云為魯公以諸侯迎之之故即書曰郕伯乃
春秋素王綱也一何厚誣耶劉氏權衡意者先郕
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
乃具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
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
公羊傳失地之君也
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

國也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自是
入齊為附庸此而來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常山劉氏曰太子位當世立國人弗立而來奔聖人
即書其爵以其當立為君也郕人豈可絕之哉春
秋大居正王道若此豈有亂乎
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
婚公許之
杜氏注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經無子字
夏楚人圍巢
左氏傳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公作遂）來聘
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辨疑曰案例外大夫來魯奉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伊川先生解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由故不云晉及
杜氏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戰不書及交為主也

武夷胡氏傳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公作運）

左氏傳書時也

杜氏注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公作世）室屋壞

左氏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梁傳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杜氏注大廟之室

常山劉氏曰觀春秋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有大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呂氏曰君子之於宗廟有斯須不敢忘者非以宗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爲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爲國至使大室屋壞其能有以及物乎

冬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也已去魯而未至於晉也

狄侵衞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公穀無公字）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棐 斐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

杜氏注棐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外楚也

杜氏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

武夷胡氏傳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勿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攷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荊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高郵孫氏曰星孛之異經書者三而皆曰有也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者何星則所不知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

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穀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陸氏纂例其自以爲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莊九年陽生哀六年邾捷菑文十四年莒去疾昭元年之類是也

陸氏微旨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淳聞於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則必非微者矣書曰人何也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從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爲善

劉氏傳弗者遷辭也

武夷胡氏傳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廢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從故爲之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劉氏傳大夫出奔曷爲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可以不卒曷爲或可卒或可以不卒大夫去其宗廟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

劉氏意林敖不循法度自絕於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爲非以爲君臣之間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可以死可以亡君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雖亡而不怨也若是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

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
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
商人之弒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
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
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主此義晉奚齊本
不正又里克不伐其位故異於此也
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因人弒君
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

篡弒之禍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
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陸氏纂例奔亡之美者莫過於子哀
武夷胡氏傳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
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宋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
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

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闕出奔亦何取之有
襄陵許氏曰大夫執雁義先去就如曹羈宋子哀蓋
得之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傳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
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
劉氏傳子叔姬者何齊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
齊人何為執之公子商人弒其君而暴其母單伯
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為是執

之何以不稱行人或曰不稱行人者非其所為使
也或曰附庸之君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
行人也此一事也曷為再言齊人嫌也
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
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
執其君之母齊人均有罪焉
武夷胡氏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
魯使單伯如齊齊人忌欲仵魯故執單伯并執子
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之
者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戕其君

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賊之亦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襄陵許氏曰使魯能修其政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反遇侮而因晉以請焉齊弱焉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前此魯亦暇矣而隳怠僭差政刑不敎卒困於齊斯豈非自取侮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杜氏注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請承命於亞旅

陸氏纂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啖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

高郵孫氏曰華孫其君閒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華孫懼鄰國之諸侯因其閒隙而伐之於是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之大夫見於經者多矣其以官舉者惟三人焉又皆在宋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際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

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稱司馬能其官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

杜氏注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夫卒之而不以大夫終之非魯也制人之君臣使上不行乎下非齊也

襄陵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卒錄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聖人以敎著敖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

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左氏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襄陵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伊川先生解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其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劉氏意林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爲霸主齊弒其君與侯而莫能正晉則固有罪矣晉侯又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田恒弒簡公而孔子請討焉果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固以謂天地之道君臣之義是乃其宜也從此觀之盟于扈之意晉則固有罪而諸侯亦病矣

武夷胡氏傳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曷爲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夷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而況於鄰國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劉氏意林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郯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秋正名別賢不肖使弗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直則直郯伯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

愛害公義雖不敬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先君者也齊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立故明之齊人來歸明罪之在也凡八之議法也所親則回所疎則察君子不然親則憐之而不以愛妨公疎則容之而不以枉誣正所以見王者之事也

泰山孫氏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也商人既殺其子又絕其母甚矣

武夷胡氏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杜氏注郛郭也

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伐曹修禮於魯而被伐矣故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夫豈特齊懿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責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傳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傳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illegible]

不視朔之定哀之間乎[illegible]

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巳甚矣

杜氏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武夷胡氏傳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而不間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民治神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丘

杜氏注郪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秋八月辛未聲姜薨

杜氏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公羊傳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傳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范氏注緩作主謂僖公四不得初毀泉臺之類

武夷胡氏傳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

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作處

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武夷胡氏傳此襄夫人使帥甸攻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則其名而見褒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

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衞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伊川先生解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杜氏注自僖閔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衞侯上今大夫會在衞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

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姜

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泰山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武夷胡氏傳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高郵孫氏曰人君之薨必於路寢非路寢者皆不正

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

泰山孫氏曰秦康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弒懿公

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欲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息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皆爲禽獸而莫之遏也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而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嚬而以爲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毋則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原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丑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劉氏意林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春秋之文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不相亂也變之甚微讀者難知也則以爲史冊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公子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暘虎將竊國謀之晉而後發而經書子卒盜竊寶玉大弓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與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使學者比其類揆其情因是而知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者也非聖人孰能脩之哉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晉與人之陪臣謀覆其國皆俱惡而禍俱大此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

武夷胡氏傳使舉上客非惟見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弑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根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

君命何聽與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故不書崩薨而曰卒先君未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內也趙子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同子野非被殺而亦不書地闕文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人臣之心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高郵孫氏曰子赤見弒宣公立夫人姜氏不安於魯而大歸於齊聖人書之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然則宣公之弒不亦明歟

[illegible]以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illegible]陵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為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

呂氏曰君死不正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自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

莒弒其君庶其

陸氏纂例稱國以弒自大臣也

呂氏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其君則亦惡加夫一國也

春秋集解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五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子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高郵孫氏曰桓弒隱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之不能誅宣公弒子赤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一十八年之間書王者四始終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於是而不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以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惟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春秋於桓宣之惡非偏有輕重以桓公之時王猶可望而宣公之時竟無王也王猶可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武夷胡氏傳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大小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大小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自明也

武夷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大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范氏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

武夷胡氏傳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

昔蟲從斯行如歸妹之九四曰可免矣凡行姊
者其詞唯同立義則異從婦姜於齊如文公也以
婦姜會齊侯責收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
子屬之於世適兄弟出其君夫人振成風故事即
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婚納婦而
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
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其母當國用事為後世監
者也繫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武夷胡氏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
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衡得
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
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
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
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
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
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
常山劉氏曰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乎唯罪輕於專
殺耳

武夷胡氏傳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
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皆
肆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
而盾芘之也挑國之罪其志同於此矣故稱國
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會魯宣篡
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
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篡國者已列
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魯人以此請負賂於
晉夫篡弒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
無存殁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
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率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
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

及齊而已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
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矣
呂氏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逆女于齊又會齊侯
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
已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武夷胡氏傳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
於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
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
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
則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
於策者欲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
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
援至於從中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處
策矣凡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杜氏曰濟西故曹地
伊川先生解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
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爲
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武夷胡氏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
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有惡而助之者
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卑主之位某亡子惡弒
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而與
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然君篡國人道所不
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夷
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
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推言利國者
必至於弒奪而後饜蓋得其旨書取田之意其亦如
此然後人知保其家者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
少弭矣
東陵許氏曰桓公既弒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弒以濟
西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唯利
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稍之重擇至於弒父
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所以出一轍春秋
志之以見世之所以與法皆所以變其亂與賂俱
行自然之行可不戒者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穀梁傳遂繼事也

武夷胡氏傳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今乃附楚以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氏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杜氏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泰山孫氏曰此晉趙盾帥師救陳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于棐林伐鄭也經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者不與趙盾致四國之君也

武夷胡氏傳鄭在王畿之內而附於夷狄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焚溺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與聖筆矣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諱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武夷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譎已甚比諸伐楚

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於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武夷胡氏傳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與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

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武夷胡氏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何也著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於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昧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襄陵許氏曰自襄至於宣六伐晉獨此稱師則靈之季不競甚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於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

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曰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雖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

高郵孫氏曰趙盾之為大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欲殺盾者數矣成人弒君而盾反不討又與之並立於朝然則弒君者誰歟盾也若盾者蓋陰弒其君而陽逃其責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有執政之久其黨固於國人而靈公無道滋欲殺之出奔未遠而其族人衆國人之不悅而弒之盾反討賊猶未免而況不討乎春秋弒君多矣不公其主弒之他人弒之而不受其禍者孔子猶以弒書之不分其同謀不同謀也弒隱公者公子翬也而[illegible]公被弒君之罪弒子赤者公子遂也而[illegible]公受弒君之名必待其親弒然後罪之則[illegible]得以苟免而[illegible]知者常當其實

也

武夷胡氏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
之獄詞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
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
革其義云何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
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
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
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無君之心而惡欲穿之
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開臣子之
邪心而謹其漸也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

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邵品
繇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亦以
至於禽獸也幾希

襄陵許氏曰討賊發於忠憤嘗藥生於孝愛如黎其
首而手應如徒跣疾馳而目視夷險有不待思焉
而得勉焉而至者矣盾不討賊止不嘗藥此其不
遂於理非其智之罪也所以誠其心於忠孝者有
不至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公羊傳何休注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
望可也

公羊傳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
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
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
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
止

武夷胡氏傳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

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
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
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怠廢有不吝
王喪而甚從他國有不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固將
以是爲用舉而不廢也卒至黃父以日易月後世
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
者公羊以爲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
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
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
而可以望乎左氏泥於泰山之不能救而夫子

責之者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詞

葬匡王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

武夷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從者往會魯侯不往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與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失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武夷胡氏傳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雒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於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反晉乎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左氏傳冬鄭穆公卒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氏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氏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劉氏傳何言乎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為義入陳則無止矣平莒及郯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

武夷胡氏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然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鄭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莒取以著其見反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益也不肯者心為所欲莫能強之者也以私心間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矣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敎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著顯此也此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武夷胡氏傳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

以不從一也當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巳得兵
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發時而覺先事未之
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
己猶大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哉其見殺而從
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
之心皆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
為後世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茍知此義則能討
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武夷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
皆致皆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上地
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下
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務而可保乎高固之事
亦始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
假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

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公羊作子叔姬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
逆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
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稱之也
君叔姬制之稱故不言逆女
陸氏纂例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公羊穀梁皆云同
母姊妹非也據稱子自為時君之子以別先君之
子耳或云若是文公女不應有兩叔姬宗伯仲之
外餘稱叔故管叔蔡叔等即其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
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
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四明別於
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
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屈尊毀列卑朝廷慢宗
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
於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
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
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

之幹是以行此令也春秋謹書為後世鑒欲人之
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異妄說不近於禮奚
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
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
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纔踰時
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

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
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
是高固及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
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
戒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武夷胡氏傳前書楚伐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
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
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
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
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及於己
有缺焉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
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
主盟非其道也

襄陵許氏曰外志侵伐從兵書卿始於宣六年會十
書卿始於襄元年從兵書卿帥師始於襄十年然
終春秋世三國而止未有書卿帥師侵曰伐者猶

戰之也茲者以侵陳之役不書帥師委曲生意誤
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武夷胡氏傳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
數起賦役繁興民感怨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
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恐懼修德以補前
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
乏卒至廢助法而稅民畝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
物之災必書於策以見夫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

當愼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來盟者前定也
武夷胡氏傳來盟爲前定者當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否明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杜氏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武夷胡氏傳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而及與公所欲也故書及從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從以伐致與師行之久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肆強陵弱是以爲此舉也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武夷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辱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宜公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能者宜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劉氏傳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
武夷胡氏傳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左氏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劉氏傳大夫卒稱名仲者字也其曰仲遂何譏何譏爾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

武夷胡氏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公德之故生而賜氏俾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杜氏注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武夷胡氏傳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于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訃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嚴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於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公穀作熊）氏薨

杜氏注宣公母也

武夷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祔於大廟秦人歸禭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以宣公不待致於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所貶矣其惡若曰以義起禮猶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其義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穀作鄝）

左氏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強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武夷胡氏傳案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強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

襄陵許氏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於莊王遂強諸夏大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水血色圍宋九月

析骸而炊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穀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

武夷胡氏傳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於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於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

又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於齊其文無貶而貴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說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

之不可承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谷于中霤
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
于廟祖于庭塴于墓以即窆則其退有節以度事
則其祭有時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
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
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況終大事
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演
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
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亦固不同矣不得不可
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

用焉而不能爲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
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
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
制春秋之旨也
襄陵許氏曰子惡之弒莊自敬嬴故春秋書其雨不
克葬而著於微焉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
城平陽
杜氏注今泰山有平陽縣
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
愛民力以公爲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公之無哀也甚
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
禮厚賄之
武夷胡氏傳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
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比皆比事可考

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
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
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於周
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謹
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僭畔侵
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
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狄比侵齊齊不敢報莫不犯齊而齊亟
伐之畏與強而虐懦弱此可以觀其心矣

秋取根牟
左氏傳言易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劉氏傳根牟者何附庸之國也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秋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氏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亦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弱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陸氏纂例案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武夷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未嘗護而魯嘗公獨深向衛衛欲為晉致魯故以甲壞之今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恥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恥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
武夷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為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氏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吾死無日矣

武夷胡氏傳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執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次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案公羊傳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治公穀作泄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治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治諫而死而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治之盡言無隱不媿夫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襄陵許氏曰書殺洩治張陳亡之本也

春秋集解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六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伊川先生解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武夷胡氏傳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於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之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忠道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

蘇氏曰公如齊奔喪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武夷胡氏傳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爲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

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
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
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
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
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
言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公六月宋師伐滕

武夷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
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

今敖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
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己無乃己德猶有所闕而
滕何尤焉故得稱師以著其罪而沒沒於諫亂階
叶賤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武夷胡氏傳歸父仲遂之子也而有寵宣公深德齊
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賂之也故生則傾
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死則視其奔喪而使貴
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
考之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
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
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
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襄陵許氏曰晉自靈公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
無以服楚是以屢書其侵伐譏德政之不施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氏傳秋劉康公來報聘

武夷胡氏傳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
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王葬
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
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
不書矣

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於春秋不復錄
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武夷胡氏傳用貴卿為主將衆大衆出征伐不施於

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旣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交恃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故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秋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武夷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辭也若曰陳君自將恃強陵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事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穀作夷）陵

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力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杜氏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武夷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辭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於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與君即中國變爲夷狄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

晉與狄方會於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
人能討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
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陵許氏曰辰陵之盟此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
且務窮兵於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氏傳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
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

杜氏注欑函狄地

武夷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
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
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
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
求成於狄是失所當務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
小功之察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
義自見者也

襄陵許氏曰諸侯大國惟齊與晉而齊方伐莒晉方
會狄莫有憂中國之心而使楚人為霸者之事止反
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

左氏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
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
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
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

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
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
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伊川先生解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誅其罪義也
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納亂之臣國所
不容也故書納

陸氏微旨淳曰於師曰楚子之討徵舒正也故書曰
人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

明書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
遺拓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夷亂陵遲
之甚也
武夷胡氏傳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
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
矣案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
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
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
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
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
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
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
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
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
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
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
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
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

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公然內其亂臣存
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之衰其有討賊
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illegible]曰與之可
矣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
淫於朝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
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
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
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
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
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
何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
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呂氏曰稱楚人殺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
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楚子之罪也故曰楚子入
陳所稱之罪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曰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
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武夷胡氏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
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

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憾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左氏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於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又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武夷胡氏傳案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路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爲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迫逐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若不捷惡有所分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又使求

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杜氏曰單車挑戰又[illegible]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

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杜氏注邲鄭地

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荀林父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武夷胡氏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案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於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能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案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師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於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然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違偪陽之舉荀

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可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杜氏注蕭宋附庸國

武夷胡氏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遠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於邲莫與抗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杜氏注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伊川先生解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武夷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昧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任信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杜氏注背清丘之盟

武夷胡氏傳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遠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

有罪而交兵焉可恤也且謀國先國安與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一作衛

左氏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以其救蕭也

武夷胡氏傳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焉宋人討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

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武夷胡氏傳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敢鬬誅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

以說於晉而免

武夷胡氏傳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案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午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氏傳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於楚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傳為姒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
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
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
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
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
子圍宋
泰山孫氏曰楚之困宋也數矣實僖二十一年宋公
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今又圍之楚之困宋
也可謂數矣
武夷胡氏傳宋人要結諸侯欲以紓楚已非有國之

道輕舉大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
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民必有伐然後人伐之
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
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
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
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鑑夷
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武夷胡氏傳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
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
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
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臣聲
旅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
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
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

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待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乃止

武夷胡氏傳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問罪以為聲援扞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為賂不亦恥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衰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震及魯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武夷胡氏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使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奉報之難彼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

殺之

杜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矣若自致滅亡之道則有異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奔而不名者言其位或未絕也隨而歸者名之言其位必絕矣

武夷胡氏傳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子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辭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邪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亡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人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案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酆舒數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杜氏注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

穀梁傳矯王命以殺之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杜氏注王札子王子札也

泰山孫氏曰王札子文誤倒爾

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睹張彝之變而生亂心焉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公作）

武夷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事外夫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

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剝民之事起矣

襄陵許氏曰稅畝之法蓋積貪虐之習而後能至也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公作牟）婁

杜氏注無婁杞邑

武夷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

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以公之取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杜氏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

陸氏纂例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志之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故君子懼之

冬蝝生

高郵孫氏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爲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故謹志之耳

武夷胡氏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武夷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

三年之蓄雖有凶年民無菜色是故聖人爲之備而能

至於饑者宜公爲國務本去實虛而必須於備

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敢其本[illegible]

矣水旱蟊螟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

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敢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

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且爲大傅

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

其餘黨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

稱人貶詞也甲氏路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

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

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

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

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左氏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謝也何

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

書記災也

杜氏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

屋歇前

劉氏傳成周者何天子之東都也宣榭者何宣宮之

榭也宣宮久矣猶存乎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德

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亡而復存禮廢而復

興

武夷胡氏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寧

呂大臨考古圖有鄭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

冊命鄭則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

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

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

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

之重書之也貴成壞毀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

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

冊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

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偶氓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序咸恒爲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於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呂氏曰婦人旣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謹書之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高郵孫氏曰有者不宜有也宣公弒君之賊即位一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又大有年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者二又皆在於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武夷胡氏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公作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

南郭偃於溫

伊川先生解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杜氏注斷道晉地

武夷胡氏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事之大國然强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皆有同心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而曰公弟叔肸者以見肸無祿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肸文公子宣公母弟宣公弑立肸惡之終身不食其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叔肸卒所以重宣公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或以爲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當有不見於經者參錯而出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多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當公之時頻於聘問會朝之禮若季孫歸父交於鄰國數矣而獨叔肸不以爲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

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
武夷胡氏傳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以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其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爲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公作邾婁）人戕（穀作殘）鄫子于鄫
左氏傳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范氏注于鄫惡其臣子不能距難
武夷胡氏傳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入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穀作呂）卒（即莊王也）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武夷胡氏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

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者反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爲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詳在下文公孫還

武夷胡氏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列國之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愨之心者也

案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而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者乎然則公之所不張乎務引其君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稽繆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苟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公穀作檉）遂奔齊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杜氏注）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遂紀辭也

武夷胡氏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已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

死君而忘父□□亟也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諾大節沛不失位爲□□□而不殺歸父之善自着矣

春秋集解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七

東萊呂 [illegible] 伯恭

成公 [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泰山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

武夷胡氏作寔稱而無冰者常燠也案洪範傳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冱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冰以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慝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而記冰雹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再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氏曰爲齊難故作丘甲

[illegible]氏[illegible]孫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

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禮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高郵孫氏曰公穀之意則以為甲非人人所能為而使丘作之人人而為甲也夫甲者惟工人能為之耳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人皆為之丘人皆為之則是盡魯人皆作甲也何其不近人情之甚乎如杜預之說則以為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也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於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

武夷胡氏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皆誤矣

呂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為政民力屈財用竭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丘甲當是之時事其君者皆不知反本之為務而以取救目前為急下至戰國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為迂闊不切之論也如世之治病者不務實其本而唯病之攻病雖暫已

而元氣脫矣戰國以後并吞戰爭日不暇給其以反本之說為迂闊不切之論固宜然而其國家亦從而顛覆此療病而不先實元氣之罪也有若之對哀公固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聖人所甚戒也所謂丘甲者賦丘為甲也取於民已重非常制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武夷胡氏傳初宣公欲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

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故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二桓懷怨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穀梁作貿戎）

左氏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武夷胡氏傳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

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徼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遂南侵及曹丘

武夷胡氏傳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之戰豈義乎问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氏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乃止

杜氏注新築衛地

武夷胡氏傳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公羊作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氏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本無驂字）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遂自徐關入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杜氏：賓媚人國佐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

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

杜氏注棄齊地

劉氏傳師言元帥者也其曰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何識何識爾古者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輔元侯魯一軍多矣二軍非禮也三軍僭也四軍悖也亡制甚矣

呂氏曰劉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皆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慾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徙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

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呂氏曰魯帥師者四人言權均力敵主軍事者不一也且言軍衆過制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

左氏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

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

武夷胡氏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横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矣若夫爰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合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氏傳八月宋文公卒

庚寅衛侯速公作遫卒

左氏傳九月衛穆公卒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武夷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致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公作邾婁人薛人鄫穀作繒人盟于蜀

左氏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

畏其衆也

伊川先生解楚爲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公得與楚盟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令尹子重以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侯衛則書伐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懲忿窒欲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奉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鄉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

開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烝於曾公
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
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弱之盟棄晉從楚書
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
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
以於﹂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義也
二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
戌如楚獻捷

杜氏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
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
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此參
役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
伐書何也初為是役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援
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
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
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
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
不敢稱謚恭也
常山劉氏曰春秋宗廟之事得禮者不書凡書者著
其失也廟災而哭於禮合矣此何以書乎曰廟災
所以哭者為神靈之所止而遭變焉斯人情之所
宜哀也新宮者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

遷也何以知其然曰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之類皆
舉謚以目之此而曰新宮故知其未遷也宣公終
喪當遷於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入哭此何禮
哉宣公薨至於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茲可知矣
言哭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吕氏曰宣公之薨至是服除未久故謂其廟所宮且
從當時之詞也新宮災其亦簡於親甚矣莊二十
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何以不言新
宮桓公死已久可以言謚宣公死甫除喪未忍遽
言謚也故曰新宮

乙亥葬宋文公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致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遠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會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觀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爲永戒哉

夏公如晉

襄陵許氏曰著魯受田之惠如此而晉輕奪之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秋公子遂帥師伐許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唯霸國有卿帥師至是諸侯皆卿帥師霸統微也

公至自晉

武夷胡氏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副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杜氏注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公作將穀作）咎如

左氏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襄陵許氏曰晉滅潞氏書師滅甲氏書人而伐廧咎如書卿者從諸侯之兵也從諸侯之兵以伐夷狄春秋書卿始此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在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在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杜氏注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聘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劉氏意林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者譏有聘與盟聘禮也盟非禮也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志於仁而已而生事專命爲非也不言以下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從事之臣非人臣之操也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

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

鄭伐許

伊川先生解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將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鄭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爲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爲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公作運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伊川先生解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武夷胡氏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伐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陸氏纂例鄭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

武夷胡氏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爲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 公作秀 于穀

左氏傳夏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杜氏注穀齊地

梁山崩

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

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高郵孫氏曰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亡以其異不主於一國也

武夷胡氏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日微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黃池王霸道盡

秋大水

襄陵許氏曰變異之發猶疾病之見於脈不虛設也人君能恐懼修省親近善人退遠邪佞猶可及也不然必及於亂亡無疑也春秋之世多大水皆陰盛邪勝所致也其可不自省哉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杜氏注以新殺子靈為辭

伊川先生解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杜氏注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顧甚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
也立武宮非禮也
劉氏意林立武宮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
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故更大而稱之曰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
固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常山劉氏曰禮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墠爲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定制過則
毁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毁已久而輒立之非禮
明矣書立者不當立也定元年九月立煬宮同
取鄟
穀梁傳取鄟鄟國也
杜氏注附庸國也
武夷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
君隱也頃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

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利上
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
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拔
乘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懼人主而畏權
臣如吳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
則周旋相比結爲朋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
公患也歸父家遺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
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
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

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
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公作率）師侵宋
左氏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
侵之
夏六月邾（公作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左氏傳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武夷胡氏傳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黃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於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啟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襄陵許氏曰晉景不務彊縫諸侯之闕去年與宋會盟而今年會衛伐之此必有晉命矣前書宋魯之聘後書宋魯之婚則知侵宋非魯志也禦寇之利務悟相保而景反使諸侯搆怨如此則楚必有以重中國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諸侯有卿帥師者矣至是書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晉遷於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襄陵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猶存於春秋者大夫張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或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武夷胡氏傳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

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鄉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案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襄陵許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則晉救雖至鄭已苦兵矣志救猶恃救也正書欒書帥師以楚師遇之而還不無功也存霸統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

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周將無以事天也

吳伐郯

左氏傳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辟蠻夷僭號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妄矣

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illegible]上國於是始見於春

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於鍾離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傳夏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武夷胡氏傳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於氾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杞伯救鄭

左氏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氏傳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同心病楚

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武夷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曰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氏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氏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

陸氏纂例淳聞於師曰韓穿受命而來不能諫止其惡可知矣

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於齊取之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制也晉侯使歸之於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惡之

武夷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晉人藉大國之威以兵力為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魯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懼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 [illegible]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襄陵許氏曰錄伯姬始此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杜氏注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

武夷胡氏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昏姻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傳晉趙嬰通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弗聽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劉氏傳趙同趙括之為人臣也內不正其親外專殺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武夷胡氏傳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左氏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劉氏意林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夫有加而賜所謂賜命者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衰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彰有德止於其身不世傳者也成公未有明德大功簡於王室而服過其爵非也

泰山孫氏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武夷胡氏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巳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陸氏纂例凡內女嫁為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illegible]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已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為喪歸杞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

高郵孫氏曰特書者蓋明年杞伯來逆其喪將有其未行先錄其本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公作邾婁）郯

左氏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固以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牽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襄陵許氏曰吳伐郯晉弗救至郯成而伐之則郯有

辭矣聘而召師霸統衰也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郯則何以為政於天下

衛人來媵

左氏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illegible]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illegible]

伊川先生解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之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杜氏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

蘇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國三人凡九女今衛晉及齊人來媵以其非禮故書

武夷胡氏傳媵者何諸侯有一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

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足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適制爲後戒也

春秋集解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八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成公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illegible]逆叔姬爲我也[illegible]

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武夷胡氏傳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於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考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郟中其經世之慮遠矣

呂氏曰叔姬已棄而杞伯復來逆其喪以歸魯人聽
而予之是輕以強弱輕重為向背復禮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
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
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
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伊川先生解諸侯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
叛深惡其反覆

杜氏注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晉人不知反求諸
己修其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
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也春秋書同
盟以罪晉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伊川先生解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
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
致也
杜氏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
以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
晉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
武夷胡氏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
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
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
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
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
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伯其無妒忌之行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
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
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
其間可也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
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通志堂

劉氏傳晉人執鄭伯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柰何楚人以賂求鄭鄭伯會於楚晉人怒及鄭伯之朝也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然後歸鄭伯鄭之亂晉爲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案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從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嘗說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慶父救江何異

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責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後從羊斟之禍乎啟晉景之執鄭伯始於漢武之遣樓蘭也春秋之義自反以正其道而後責人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一作運）

左氏傳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杜氏注鄆莒別邑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

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武夷胡氏傳經之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
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
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
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
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
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
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春秋交伐比事以
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氏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
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
歸君

城中城

杜氏注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
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其說是矣莒
踰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
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
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
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
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
之足恃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公作率）師侵鄭

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
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出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
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
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

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
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
求成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
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秦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

丙午晉侯獳卒

襄陵許氏曰當景之世楚莊入陳爲霸者事開鄭圍宋敗晉於邲中國大絀晉志不復遠略而從事赤狄潞氏逮楚莊沒始得爲鞌之役以服齊頃僅不失霸也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 冬十一月葬晉景公公送葬 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劉氏傳葬晉侯也曷爲不言葬晉景公不與葬晉侯也曷爲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惟天子之事焉可也

武夷胡氏傳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泰山孫氏曰公留於晉九月

晉侯使郤犨 公作州下同 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氏傳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

杜氏注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杜氏注 以前之好

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於齊而未能者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今周公出奔上下皆見之）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陸氏纂例啖子曰天子公卿奔者不言出天下皆周土也唯周公自絶於王故書出罪之也

常山劉氏曰以周室衰微黍離變為國風號令不行乎天下則畿外皆非王有故始於周公之奔特書曰出以王者無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義也故後於王子瑕之奔而止書曰奔由天子之令不行於諸侯故逋逃罪戾之人晉楚敢受書之而晉楚之罪亦昭然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絶於天地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襄陵許氏曰平桓之時夷於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一見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周也

冬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穀作沙澤）

左氏傳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十有一年秋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

不協而討不庭有命此盟明申必之俾各其師無
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杜氏注瑣澤地闕
襄陵許氏曰晉厲之會始此略之不致則以見厲公
之德不能謹始諸侯解體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
劉氏意林春秋之記戰伐侵入也甚詳然而於夷狄
未有一戰者是何也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中

夏者春秋之所內也所內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
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
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
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
呂氏曰春秋之世中國有事於夷狄未有一戰者蓋
遏絕之為務惟力是恃不以戰為罪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伊川先生解不以王命與諸侯兵故書乞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從命討貳無敢不
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雖封疆有
大小土地甲兵交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
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
以見其卑服屈損無自尊而縮之義矣聖人作春
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
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
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
至於乞故謹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
深切著明者也

襄陵許氏曰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召兵諸侯至於
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請伐鄭之役厲公承之始
乞師矣當此之時晉國盛強唯忠信之孚不以而
偽飾之文弱務是以召兵而乞師講禮此霸體貶
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
左氏傳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
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
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士燮將上軍韓
厥將下軍趙旃將新軍郤錡御戎欒鍼為右五月
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
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
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
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曹伯廬卒于師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伊川先生解以伐秦為遂事則朝為重
胡氏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劉氏傳公如京師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公非如
京師也為伐秦故如京師也
泰山孫氏曰案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夫有朝會諸侯伐
國過京師朝之之事故曰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以惡之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
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
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
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
遂事者此仲尼親筆削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
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
狩於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
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
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之道人之大倫而至
於此極故仲尼喟然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因此體例春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所
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
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
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泰山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左氏傳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
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
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
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
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衛侯見而復之
泰山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也
襄陵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倚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帥公作車
左氏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武夷胡氏傳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氏傳冬十月衛定公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

杜氏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旣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武夷胡氏傳嬰齊亦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公作邾婁丁向）人同盟于戚

伊川先生解十三年曹伯卒於師負芻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晉侯執曹伯歸（公有之字）于京師

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陸氏纂例以其篡立故公羊云稱侯以執伯討之也（詳見僖五年）

劉氏傳稱侯以執者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曹伯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公子負芻殺公子而自立也爲是執之

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爲得禮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襄陵許氏曰鄭偪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傳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illegible]）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illegible]）魚石將止華元魚石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

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

伊川先生解山去族害公族也

常山劉氏曰蕩山宋公族也乘君之喪作亂以弱公室殺公子肥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絶矣故去族以示法

蘇氏曰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鄭子産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公作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傳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

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

伊川先生解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

杜氏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泰山孫氏曰此亡卬叔孫僑如會某人會吳于鍾離者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爾

武夷胡氏傳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於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泰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從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襄陵許氏曰會列書卿始此君從彼而臣行彰也

許遷于葉

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
遷許于葉
杜氏注葉今南陽葉縣也
襄陵許氏曰凡書遷皆倂也書以刺之時晉遷于新
田不書無所寓書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注冰封著樹
泰山孫氏曰雨木冰者雨著木而冰也
武夷胡氏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

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
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
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
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鄭子罕伐宋
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

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
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
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
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
下軍郤至佐新軍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黶來乞師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

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
將右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
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
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
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
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
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

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
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
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王卒以舊（杜氏曰舊老也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
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
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
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
爲右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冑承命唐苟謂石首曰子
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
死（杜氏曰一敗者壹大明也）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
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
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
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
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
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

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公羊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
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何以不令非傷人君）

（書舉傷君爲重）

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杜氏注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
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武夷胡氏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

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
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
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
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
而殊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
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
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

也子重使罥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杜氏注側子反

襄陵許氏曰共王不思所以自責而責大夫卒殺子反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公羊作邾婁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左氏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杜氏注[illegible]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伊川先生解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愧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

曲我直故不足為恥也

杜氏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武夷胡氏傳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而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文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愧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侯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亦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公作邾婁人伐鄭

左氏傳七月公會尹武子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於鄭西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杜氏注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傳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伊川先生解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名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而不罪負芻也

常山劉氏曰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奈何周不能用晉之執寘諸刑典旋使復國失君道甚矣故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以譏之曹伯不名曰未嘗絕之也不絕曹伯所以累乎天王也

武夷胡氏傳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賞惡不即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作招丘

左氏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

杜氏注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

劉氏意林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不可言以歸故著舍之于苕丘焉此皆春秋別嫌明微慎用辭之意也苕丘非晉地明矣若苕丘晉地也則必曰以歸既曰以歸矣則無所復著苕丘未有諸侯入其封內而復殊其地者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氏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犨公羊作州）
左氏傳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
於齊而立之
襄陵許氏曰詳錄季孫不恥也晉之賞罰於是乎亡矣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陸氏纂例偃則直書刺者有罪當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公羊作結）帥（公羊作率）師侵鄭
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

通志堂

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公羊作邾婁）人伐鄭
左氏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
於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同病楚也
杜氏注柯陵鄭西地
陸氏纂例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
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爲常
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傳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於
聲孟子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
之慶克告夫人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
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
立公子角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

通志堂

奔莒高弱以盧叛
襄陵許氏曰齊靈不公其聽自沈惟檐夲其世臣以
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
南箕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爲將不能納君
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
用郊用正月上辛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
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

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高郵孫氏曰王者一歲而再郊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圜丘秋曰明堂后稷圜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魯郊非禮矣而成王賜之魯公受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之郊配后稷不曰文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必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

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三月不敢於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為報功則太早又魯禮之不當行者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呂氏曰春秋之世霸主之令小國其強大恣橫有甚於平世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為名則是先王之禮意猶有髣髴存者惜乎其君臣上下習之而弗著行之而弗察不能裒其說以求其意而反人道之正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氏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鄭中國不振可知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杜氏注貍脤闕

陸氏纂例大夫卒於他國即書國卒於魯地則書地仲遂公孫嬰齊是也

劉傳十一月無壬申其以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

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氏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

然豈其死之不遂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
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
遂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
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
錡欲攻公郤至曰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
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待命而已長魚矯清沸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
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
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

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大夫無辱其
復職位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

泰山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殺
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
惡明年晉殺州蒲

楚人滅舒庸

左氏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
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傳十七年十二月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
胥童

襄陵許氏曰殺胥童者欒書中行偃也而稱國者二
子執君而當國也疾其亂也胥童道君為亂而亂
及之是亦刺胥童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氏傳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
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
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

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
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
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
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逐
不臣者七人

穀梁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武夷胡氏傳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
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
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
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

弑郟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
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
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
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
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
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
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
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
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
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
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
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十八年春齊為
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
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
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
侯反國弱使嗣國氏

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閫譖害大臣不誅不
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謂俱罪而

已於是國以為國佐罪罪累上矣

呂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七
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而晉弑其君州蒲齊
殺其大夫國佐兩月之間諸國君臣上下相殘殺
如此則仁義不施而禮樂絕滅之效也後之君臣
欲思患而預防者覩此亦可以少戒矣晉厲公為
不道稱國以弑衆辭也

公如晉

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氏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
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
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今將崇諸侯
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杜氏云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
也

杜氏注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劉氏傳伐宋以納魚石也伐宋以納魚石則其不曰
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

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其言復入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復惡也未絕而入亦惡也然則何言乎位已絕未絕大夫去國君不埽其宗廟不係累其子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邑此之謂君有禮此之謂未絕未絕而入惡也大夫去國君埽其宗廟係累其子弟去之日遂收其田邑此之謂寇讎此之謂已絕已絕而復亦惡也交譏之 然則言納者是與之乎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致而聘使紹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婚

八月邾子來朝（公作邾婁）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左氏傳書不時也

公羊傳何以書刺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杜氏注築牆為鹿苑

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無復問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蓋得時猶書也

襄陵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虞於是戮草木是謂災象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氏傳言道也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十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從之

呂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以乞師以救宋魯爲公故自元年以後徵兵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氏傳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杜氏注虛朾地闕

穀梁傳許氏曰襄公不會當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也

春秋集解卷第十八

後學成德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九

東萊呂祖謙伯恭

襄公 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傳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公羊傳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人杞人次于鄫

左氏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

杜氏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武夷胡氏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楚矣於其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襄陵許氏曰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諸侯之師卒不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杜氏注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罃來聘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皆不臣也

武夷胡氏傳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注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氏傳鄭師侵宋楚令也

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杜注[illegible]齊姜成公婦）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氏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襄陵許氏曰鄭之託國於楚夫豈以中國為終可畔與蒙其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慎謀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illegible]穀邾婁）人于戚

左氏傳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illegible]）知武子曰善（[illegible]）鄶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蘇氏曰鄭雖以叛中國為罪而伐其喪非禮也

呂氏曰衛不稱師將卑師少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注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傳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

杜氏注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公作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公作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伊川先生解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成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

劉氏傳此鄭虎牢也曷為不繫之鄭取之矣非鄭地也何以非鄭地鄭不式命地非其地也不式命多矣曷為獨忍乎鄭賢晉悼公也以晉悼公為霸則宜取乎鄭者也

武夷胡氏傳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皐今為

氾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虢之上黨趙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狄為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聞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非至於逃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皆罪累上也公子申之累上奈何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二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踦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也而殺之是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襄陵許氏曰嬰齊壬夫夠執楚政惡申之偪以政殺之故稱國罪累上也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左氏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蘇氏曰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illegible]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氏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少川先生解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杜氏注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乎丘

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陳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illegible]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袁僑（公作如）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氏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陸氏纂例啖子曰不召而自來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也

劉氏意林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詞也異乎溴梁溴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

泰山孫氏曰先言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次言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者此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也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無盟可也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強諸侯始失政也故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不復言諸侯之大夫不復言諸侯之大夫者政在大夫故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子之言非獨魯也滔

滔者天下皆是也

呂氏曰諸侯已盟大夫無所用盟今以袁僑故叔孫豹又諸侯之大夫盟是政在大夫也至於溴梁之會則曰戊寅大夫盟又無故而然也言大夫之浸強也至宋之會則大夫自盟而諸侯不往矣言君臣上下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氏傳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武夷胡氏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襄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而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illegible]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辯避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謟者獻諛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公作弋下同氏薨

左氏傳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杜氏注御止也 傳言匠慶傳成禮

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公作弋

杜氏注踰月而葬速

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忘

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親此踰月而
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左氏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
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
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
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
之
陳人圍頓
左氏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杜氏注鄭僖公初即位
叔孫豹鄫 穀作繒下同 世子巫如晉
左氏傳穆叔覲鄫大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
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劉氏傳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請於
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鄫曷為為附庸
於魯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
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畀其宗廟鄫失正矣天

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
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
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蓋
傷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穀作稻
左氏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
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杜氏注善道地闕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殺之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
以逞不亦難乎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壬夫之累上奈
何前此者陳鄭去楚即晉楚人伐之不服媾之不
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遷也然則

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為人臣也怙勢而懷利足以
殺其身而已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穀作繒）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氏傳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
大夫聽命於會
伊川先生解吳來會非為主
八夷胡氏傳吳何以稱人衆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
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
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
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
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
秋之義明矣
冬戍陳
左氏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
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
戍陳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
不可得而序（何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故言我也

高郵孫氏曰不曰諸侯者諸侯歸國而後遣戍仍見
我戍之往不得以諸侯言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左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
穀梁傳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傳季文子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
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穀作繒）
左氏傳鄫恃賂也
呂氏曰莒鄫小國而自相滅亡晉悼公為時盟主亦

莫之恤蓋當是時禮義衰絶之後滅國弑君世所謂大惡者皆目見之熟不以爲甚異故雖晉悼號爲賢君爲諸夏宗亦莫能正也嗚呼天下之禍莫大於目見之熟而遂以爲常事而不顧也

冬叔孫豹如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杜氏□六二□年以始戰）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於郳

公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傳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小邾子來朝（公作邾婁）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氏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武夷胡氏傳費季氏邑也案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國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聿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違至於帥師隳費其截禮不度可知也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襄陵許氏曰此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卿如邾如晉如衛衛來拜聘著朝廷之間交際之文則從矣

八月螽（公作蟓）

襄陵許氏曰昭伯南遺實敝公室以強季氏國之殘也故螽生之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于鄬

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杜氏注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

鄭伯髡頑（公穀作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公穀作操）

左氏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於是弒之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武夷胡氏傳案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殘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

國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陳侯而通於夏
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
之君吳餘祭則以親近刑人而晉門清欲盡去羣
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
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
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
大夫欲背諸夏與荊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
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夷狄之民宜有不善之
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悼之甚故變
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於境內
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弒而隱之也卒
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指矣存
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
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
二圖陳侯逃歸

武夷胡氏傳穀梁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
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求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
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大子以固
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
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
棄侯儒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
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氏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氏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
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諸大夫會之鄭
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
武夷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

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襄陵許氏曰莒人恃遠淺毗伐魯以奸齊盟而霸討弗及間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騈告於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武夷胡氏傳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然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

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茲興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固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九年春宋災公作火穀作災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常事不書反常則書故其書災異可知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一十有二

未嘗有曰火者火則人為之也人為之者又悉書之春秋豈勝紀哉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穆姜薨於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繆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氏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

國亦可𢧐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

杜氏注戲鄭地

武夷胡氏傳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輙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集解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氏傳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夏四月戊午會于柤[illegible]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宋公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illegible]會又會外之也[illegible]

杜氏注柤楚地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

呂氏曰中國諸侯往與吳會宜示以禮義明以王制以同吳周室遂滅偪陽不道甚矣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毋庚午圍宋門於桐門

晉師伐秦

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illegible]）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己酉師於牛首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

通志堂經解

政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illegible]作斐）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illegible]）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伊川先生解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終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

武夷胡氏傳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閒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鑒也

戍鄭虎牢

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通志堂經解

武夷胡氏傳虎牢之城地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足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平苦墊隘無所厎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因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

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荊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

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以戍公知諸侯之避楚也避楚使鄭不書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

四月廿九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杜氏曰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杜氏曰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杜氏曰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杜氏曰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杜氏曰三家違盟不如是則不舍其故而改作也

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武夷胡氏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

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且然
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
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
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將皆
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係也文宣以來政
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褒公室之二軍而三
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
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
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也春秋書其
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

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呂氏曰三軍舊制也數不必常以示稱也今魯無事
而用常制勞民費財不尚德而覿武亂所由作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郊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
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使疆場之司惡於宋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夏鄭子
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公羊邾婁下同）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
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
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
懼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公羊穀梁作京）城北

左氏傳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
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
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
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
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伊川先生解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
其反覆

杜氏注亳城鄭地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傳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氏傳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伊川先生解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杜氏注蕭魚鄭地

劉氏意林會于蕭魚鄭伯如會歟則宜以如會書乞

通志堂

盟歟則宜以乞盟書今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春秋為善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信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故以戰伐為事者殘人民敗財用未必能下敵也以盟詐為信者繁犧牲費辭令未必能合衆也今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為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蘇氏曰鄭與會也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由是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庇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伊川先生解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或以前事或以後事並皆擇其重者伐鄭重於同盟則至以伐會而得鄭重於徒伐則至以會蓋皆其重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氏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

杜氏注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

襄陵許氏曰書執良霄見楚力屈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公羊作邰下同）

杜氏注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泰山孫氏曰莒背蒲之會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公作運）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杜氏注鄆莒邑

泰山孫氏曰季孫宿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專也

武夷胡氏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公作彭）來聘

左氏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矣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氏傳吳子壽夢卒

襄陵許氏曰楚自共王以後不大為中國患者以壽夢總兵而議其後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

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公作詩

左氏傳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

杜氏注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劉氏傳邿者何附庸之國也

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邿不討取與大亂而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氏傳秋楚共王卒

冬城防

左氏傳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爲利城防以爲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衞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氏傳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陸氏纂例趙子曰魯書二卿志非度也

武夷胡氏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衞北宮括公作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公作邾婁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衞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

是晚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己未衛侯（公考衎字）出奔齊

左氏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

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杜氏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

劉氏意林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衎不名何耶曰春秋雖亂世君不君臣不臣至於劫奪之禍尚皆有緣而作窮惡極亂猶不爲也今剽以公族秉國政交於諸侯有日矣親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故曰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爲春秋者安可弗察耶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

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宗祝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

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傳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氏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

杜氏注劉采地夏名也

泰山孫氏曰劉魯地

高郵孫氏曰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王后者二祭公行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而譏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之也

武夷胡氏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呂氏曰春秋之世天子諸侯皆無力於爲善之志委靡不振亦任之而已獨劉夏士也而使逆后其違禮而無爲善之意可知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氏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呂氏曰救成至遇不敢進也畏齊如此而無強自為
善多進善人以立其國之器襄公之不才亦可知
也又曰成郛壞而城之苟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
為國者如是而已寧有遠慮乎
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脩城邑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
避公之所為知矣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由
不能救故成郛見壞而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氏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
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
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成襄失政大夫並竊國而
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則是無故民分於
三桓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氏傳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於曲沃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
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
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
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寧
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
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刺天
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
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
臣也

杜氏注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溴水名出河內軹
縣東南至溫入河
泰山孫氏曰案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
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戊寅大夫盟不言諸侯之
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于溴梁則又
甚矣溴梁之會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故不言諸

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
溴梁晉地
高郵孫氏曰論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孔子之所謂十世則隱桓之時也所謂五世則宣成之時也春秋始隱桓天下之禮樂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絕矣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更稱人者於

時六卿專晉三桓擅魯齊之政出於崔高衛之政歸於孫寗天下諸侯之國政無不在於大夫者孔子傷之始於隱桓而春秋作隱桓至於襄昭凡十世矣
蘇氏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於匡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諸侯既會將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則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可矣獨書曰大夫盟何也高厚逃而使大夫盟高厚欲以強服諸侯則政在大夫也自是晉政在六卿故獨書大夫盟言無君也
武夷胡氏傳上二年春正月公[illegible]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二月[illegible]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夫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歿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捨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

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劉氏意林晉人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己之不可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非正本之意也沈同問孟子燕可伐與孟子曰可沈同伐燕齊人以孟子為勸之也孟子曰彼如曰孰可伐之則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辭猶殺

人者而問曰人可殺與亦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殺之則將曰為士師者可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夫孟子可謂知本矣

泰山孫氏曰晉平溴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於京師非所以宗諸侯也

高郵孫氏曰僖二十一年諸侯會楚執宋公經不再言楚人執之所以罪中國之諸侯從盟主以會楚子楚執其盟主而諸侯會于溴梁將以號令而安之也會而執二國之君春秋罪之故曰晉人也楚夷也晉中國也夷則不責中國則責之有知與無知者異也

通志堂 李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杜氏注唯以其師討許大夫不書）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杜氏注從公征）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於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氏傳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

通志堂 王舍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公穀作瞷）卒

杜氏注宣公也

宋人伐陳

左氏傳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傳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缾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高厚（公穀作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

左氏傳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杜氏注桃魯地弁縣東南有桃虛

泰山孫氏曰案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此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伐我北鄙圍防三年之中君臣加兵於魯者四此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　後學成德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一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氏傳春白狄始來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氏意林諸侯問於天子之事則相朝相朝者考禮正刑一德以尊王室為之也是以春秋亦予其朝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予其朝

不予其朝者儆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

杜氏注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從治不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

衛孫蒯獵於曹曹人閉門詢之訴蒯怒使石買帥師以伐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爲惡矣而未能知孫蒯之逐其君爲惡也蒯者易殺者也孫林父之子也是始惡於君而逐之

秋齊師（穀作伐）伐我北鄙

襄陵許氏曰齊人四年之間五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氏傳晉侯伐齊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雍門齊城門）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伊川先生解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劉氏傳會者聚辭也既曰會矣又曰同圍齊何同圍之者猶曰環之也環之者何不通也諸侯之軍四分或焚其郛或攻其門辭如摟之者然此蓋伐也曷爲不言伐圍不言伐也

泰山孫氏曰齊爲不道數侵諸侯故諸侯同圍之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

武夷胡氏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
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
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

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
以無害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
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右師城上棘遂涉穎次於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
銳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
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
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氏傳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

杜氏注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高郵孫氏曰諸侯已圍齊而為祝柯之盟不序諸侯
者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左氏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柰何
邾人伐魯晉人疾焉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曷為
不言以歸舍之也曷為舍之未得其地故劫之已
得其地故舍之

公至自伐齊
劉氏傳此圍也其以伐致何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
取邾田自漷水
左氏傳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
我
杜氏注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
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泰山孫氏曰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
內也自漷水者隨漷水為界也
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於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

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

秋邾故書曰取邾田自漷水言曰非魯地也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氏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杜氏注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陸氏纂例士匄聞齊侯卒乃還[redacted]皆不當更往又並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善辭也

劉氏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後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從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可之事規也凡在家無專可臣子大節也

蘇氏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幾用消矣

常山劉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是而士匄乃有惻隱之心愍人之患還師不侵豈不可乎

武夷胡氏傳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

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皆罪累上也高厚之罪上奈何齊靈公不以大子光以牙為太子高厚傅之靈公疾崔杼微逆光靈公卒光即位於是殺高厚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傳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武夷胡氏傳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氏傳城西郛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氏傳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杜氏注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

襄陵許氏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襄十九年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如此非正也故屢譏之

城武城

左氏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公作遬會莒人盟于向

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杜氏注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杜氏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公作遬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泰山孫氏曰仲孫速背澶淵之盟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穀作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

死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燮之累上奈何蔡莊侯欲受盟於晉未能行而卒公子燮請從先君國人不欲於是殺公子燮請從先君何以為有罪非其力也而任之非其民之欲也而強之燮之智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武夷胡氏傳公子燮謀君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公穀作光）出奔楚

左氏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陸氏纂例稱弟者罪其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

叔老如齊

左氏傳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氏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

杜氏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

陸氏纂例以地來奔而叛也

陸氏微言不言叛爲內諱也受叛臣非也故諱以示譏也

武夷胡氏傳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爲不可受而況邾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襄陵許氏曰書以邑奔邑叛自襄始大夫盛強故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劉氏意林不以范匄逐之爲文而以盈之自出爲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日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閒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

左氏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杜氏注商任地闕

蘇氏曰錮欒氏非禮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道之
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臣私相忌
惡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譖怒勤動諸侯以逞范
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
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爲古今至戒是時中國無
事晉無所發政而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傳不
誣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杜氏注子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illegible]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氏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
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冬會于
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
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武夷胡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
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埽其社稷不係累其子

弟不收其田邑使人道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
教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
將揮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
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
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
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

蘇氏曰追舒爲令尹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楚人患之故殺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左氏傳春杞孝公卒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 穀作畀

杜氏注畀我是庶其之黨

泰山孫氏曰此言邾畀我來奔者惡內也惡鄉受邾
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穀梁傳陳稱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劉氏傳稱國以殺其大夫者罪累上也慶虎之累上柰何慶虎為無道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慶虎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暴虐其君而去其親

三年國幾亡者陳侯則實使之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寅慶虎之族也

武夷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辯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呂氏曰慶虎慶寅之罪不等故言及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氏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

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遂超乘驅之宣子逆諸階賂之

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劉氏傳曷為不言叛不言叛者非叛者也其非叛柰何劫衆以敵君則亂而已矣

蘇氏曰不書自齊何也齊之納盈非以兵明納之也殆如盜賊私納之耳故不書自齊

武夷胡氏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書其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皆已臣各以利啖其下使為之用不於殺身而不避與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

閭邱嬰孺子者則或亡或戮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奔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行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門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氏傳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崔杼諫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作)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杜氏注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也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本次止而救爲邢援故先書次後言救譏其失救急之義也今此君命往救晉豹畏齊而次故上言救晉以明師出本意

是先通君命也言君本令往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識君而罪豹也

高郵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大夫帥師救之而次于聶北之次失矣後救可救而不救則罪重也雍榆之次先救後次欲救而力不能有罪而猶輕耳春秋之義次皆有罪於次之中有足矜者雍榆之次是也

己卯仲孫速(公作遬)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氏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臧紇爲立之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

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公羊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illegible]

春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可賤爾

齊侯襲莒

左氏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子獲杞梁莒人行成 [illegible]

陸氏纂例趙子曰掩其不備者曰襲

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而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氏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氏傳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食既桓三年以周桓致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傳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襄陵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已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

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武夷胡氏傳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氏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弑公以説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説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君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

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武夷胡氏傳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從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皆以勇力聞出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眞其私暱何以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泰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弒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弒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弒以著其惡

武夷胡氏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

無入公宮與子產廢街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子美入數俘
而出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泰山孫氏曰前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故鄭公
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
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
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
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

伊川先生解諸侯同病楚也
杜氏注重丘齊地
武夷胡氏傳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
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
衛獻公入于夷儀
杜氏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欲衛衎失

國使衛分之
武夷胡氏傳鄭伯突入於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
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失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
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
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
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
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上書其
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於衛然後書名此聖
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此類是也

呂氏曰二十五年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此
衛侯即剽也衛侯入于夷儀即衎也不嫌兩君名
實相亂乎曰衎雖無道然非臣下所當逐則剽亦
非臣下所得立故衎入夷儀也不名以正其名於
其復歸則正其失地之罪名之然則鄭伯突入于
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衎當立者衎當立者故
入夷儀不名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傳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

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舒鳩子請受盟二十五年秋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公作蠆）帥師伐陳

左氏傳冬十月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公穀作謁）伐楚門于巢卒

左氏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垣以射之卒

穀梁傳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杜氏注遏諸樊也

劉氏傳古者入竟必假道過門必乃（一作甲）入國則不馳古者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死而不義者皆畏之類也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二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傳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卒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
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
侯入
杜氏注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劉氏傳不與剽得而君之名則其曰衛甯喜弑其君
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
劉氏意林甯喜弑其君剽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
大臣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

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此論之具臣者其位
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
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
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已
而立後雖悔之不可長也里克趙盾甯喜之賊不
亦宜乎曾不如公孫甯儀行父之猶有益於其君
也又況商人陳乞之懷惡以濟逆者乎夫商人陳
乞懷惡以濟逆與里克趙盾甯喜之事則輕重有
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
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

武夷胡氏傳甯喜嘗受父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
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
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爲未減矣亦以
弑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
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
喜也弑之是奕棊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
聖人特正其爲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
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
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畫況私意耶范粲桓
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

旨矣
衛侯衎復歸于衛
武夷胡氏傳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
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智
者恒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
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
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國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
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
欲其強於爲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左氏傳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穀作座

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曰棄平公嬖之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劉氏傳稱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武夷胡氏傳宋平公以伊戾為大子內師無寵於宋公而使之則賊世子痤皆寺人矣而獨坐宋公何也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　大凡人有小人從中構隙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

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陸氏纂例殺其君剽故也

劉氏傳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左氏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公作瑗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泰山孫氏曰暨于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穀作專）出奔晉

左氏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秖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

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欲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言君不但專此其事終納君有以感衆人之約殺之而公使專止之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甯喜弒君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弒之名也甯喜納衛侯則衛侯曷為殺之喜也專衛侯也驕是以反其初言而殺之

高郵孫氏曰甯喜弒賊也弒剽而歸衎衛侯衎德喜之迎以反國復用之為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既見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者然衛侯殺之不以其罪故書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弒卓子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亦曰殺其大夫也晉侯夷吾衛侯衎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春秋以其事同書之亦相類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

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武夷胡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面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箕斂之賦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

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illegible]

司歷能正交朔
及不能置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傳二十有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

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
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
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
嫳盧蒲嫳曰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
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
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
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泣見
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
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
則無歸矣乃縊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
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
子之子之慶舍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
冬十月慶封田於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
慶舍涖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
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
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
入伐内宮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
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illegible]
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氏傳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十二月王
人來告喪
杜氏注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氏傳楚康王卒
武夷胡氏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
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
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呂氏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
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
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則故不必每月發傳
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
預專據左氏說經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
策常體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氏傳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劉氏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公也未有言存公者其曰存公何公之在楚則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公之在楚則曷爲殆乎不得反國非其國季武子居君之位擅君之祭國人偏焉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於楚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公曰是疏我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榮成伯強之乃歸故曰公在楚無魯之辭也

武夷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皆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内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特於歲首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須臾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用事權臣以圖富貴而前其君者乎

春山孫氏曰公留於楚者七月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左氏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泰山孫氏曰閽門者不言盜者閽[illegible]從[illegible]不[illegible]
者刑弒有漸也微者猶[illegible]弒吳子餘祭況大者乎
則知為人君者雖一介不可慢也故曰閽弒吳子
餘祭以惡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公穀有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
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見大叔文
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
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

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武夷胡氏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
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
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作也
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
釋與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棄諸姬可
謂知本乎平王雖不撫其民而遠戍於母家周
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於雅也
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城邢城衛而諸侯歸心焉晉平城
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左氏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

吳子使札來聘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公羊傳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
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
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弟迭為君

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
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
亡焉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
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
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
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
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
成尊於上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氏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何也則為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子蕩）來聘

左氏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氏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公羊無宋字）伯姬卒

左氏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高郵孫氏曰伯姬之行婦人之伯夷也

武夷胡氏傳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

宋伯姬耳聖人旌以其諡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公作年）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傳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穀梁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杜氏注傳未以忠王殘骨肉不言出奔周無外

劉氏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為甚之奈何儋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誅儋括也并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氏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

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
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
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
伯有氏二十年秋鄭伯有耆酒又將使子晳如楚
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
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子產斂伯有氏之死
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
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
於子晳氏伯有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

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
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
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
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
曰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良霄汰侈者酒諸大夫皆惡之
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
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
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
絕矣不言以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

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外
非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
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
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
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伊川先生解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
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其言所爲何譏何譏
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爲宋
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
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
紀天下也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
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
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

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劉氏意林宋災故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爲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一子弑父二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之哉

武夷胡氏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徧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爲輕弔生而歸賵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賊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徧刺天下之諸侯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見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武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穀梁傳楚宮非正也

杜氏注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泰山孫氏曰非正也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呂氏曰不薨於路寢已非正也而又薨于楚宮若襄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傳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

杜氏注不書葬未成君

泰山孫氏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武夷胡氏傳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矣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不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

己亥仲孫羯卒

左氏傳己亥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氏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

劉氏傳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伊川先生解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

武夷胡氏傳經以傳爲案傳有乖謬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爾左氏傳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寖失本眞如高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爲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可也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三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作酌）宋向戌衛齊惡（公作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作郭）

左氏傳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杜氏曰……）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為不得以其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本朝廷爵以為官以禮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之子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抑主諸侯則楚實先之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公作運）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欲求貨於叔孫弗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伊川先生解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杜氏……）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公羊傳秦無大夫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秦伯以均
愛望人父以能友貴人兄父如有愛故待汝弟敬
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合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
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公作邾婁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原）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
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爲行五乘
爲三伍爲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
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
之大敗之

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
從主人

杜氏注大鹵大原晉陽縣

武夷胡氏傳大鹵大原也案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
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
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當服之內而
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毁車崇卒以詐誘狄
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可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
步卒爭以變詐相高自魏舒削首此等際之矣甚
敗狄譏之也

襄陵許氏曰亂世逐爭奇變滋起兵車重遲寖廢兆
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公穀作莒展）出奔吳

左氏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伊川先生解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非正
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爲
公子可立也莒展輿出奔吳爲弑君者所立而以

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
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
立也

莒氏曰密州以前歲十一月遇弑展輿順衆人之情
而立立而不討賊其罪可知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公作運田）

左氏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杜氏注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疆田而有帥師者皆有難也城
亦同此（大十二年叔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之類）

葬郟（八作郟敖）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公羊作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杜氏注不以虐弒赴諸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

爲後之辭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爲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易爲承傳載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於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爲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事則因舊史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郟敖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於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

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蘇氏曰君弒畏偪而出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

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卑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去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於徐吾氏徐吾氏歸於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

家則幸而勝之云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劉氏意林道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卑服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得之鄭衛之數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往使日吾以此觀之為國以禮者處聖人之地矣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猶數數也進之不以禮蹙者謂之數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也惟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

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武夷胡氏傳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由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二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陵許氏曰小國之葬皆侯有小大之體有襃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理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

曹滕二邾實不忘吾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也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麗氏漢隱帝殺史弘肇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百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作雹

武夷胡氏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介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語藏冰之失

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寬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 公作小邾婁子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氏傳正月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

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

通志堂

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

伊川先生解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彊為霸者之事

泰山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此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楚子大合諸侯於此也楚子得以大合諸侯於此者

桓文既死中國不振喪亂日甚蹈弑横流皆在夷狄故也故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夷狄迭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在舜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

高郵孫氏曰淮夷之不殊會之者蓋殊會之法施於中國會夷狄也會中國異夷狄也于相于向是以殊之楚夷狄淮夷亦夷狄也以夷狄會夷狄又何殊乎

武夷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悉也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

通志堂

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救畏其彊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勿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

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夫人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

呂氏曰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同盟矣而叔孫豹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往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復會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公穀作厲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遷賴於鄢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劉氏據傳曰遂以賴子曰賴子面縛銜璧非也經所謂滅者國謂君死其位者矣賴曰死其位尚能面縛乎

公羊傳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

杜氏注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賴國義陽隨縣

蘇氏曰申之諸侯有不與伐吳者故復序

九月取鄫 穀作繒

左氏傳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

杜氏注鄫莒邑

劉氏傳其言取之何取附庸之辭也鄫國也曷為謂之附庸莒已滅之矣為附庸乎莒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

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叔孫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四年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杜氏曰季孫不欲親其議故二家會諸大夫發盟置之詐）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陸氏纂例識作舍自己也（此見於公）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襄陵許氏曰叔孫豹卒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竊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刑案見惡惡以疑罪殺人簡易之道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弗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

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公羊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杜氏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武夷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援我以利而我入其利而誠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呂氏曰牟婁牟夷之私邑防茲則他邑也故言及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公作濆穀作賁泉

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杜氏注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是行也吳早設備

楚無功而還以吳爲歸
武夷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
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以爲惡也楚圍朱方執
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
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
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吳
爲主而謂不可云況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宜矣
以不可爲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氏傳杞文公卒

葬秦景公

左氏傳大夫如秦葬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
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比合比奔衛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
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
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
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
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庶而父子之恩
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則人之能敗國亡家
亦可畏矣猶有任其事以亡秦信其類十常侍以
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
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
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
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吳也薳洩也而洩代其誅故書
薳罷伐吳以正之其後十年不加兵於吳矣乃得兵鋒有事
陳蔡至復伐徐而圖亂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
安彊

冬叔弓如楚

左氏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

陸氏纂例啖助曰爾雅云暨及也又曰暨不及也今據實言之乃是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內且非魯之志也

泰山孫氏曰暨不得已也齊來求平不得已而從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爲暨齊平者燕也案去年齊侯伐燕左氏見其間無異事故云爾不知外國平書

宋人及楚人平是也又襄二十四年我使齊二十五年齊伐我北鄙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和平之後叔孫婼如齊涖盟足明齊魯爲此平也

武夷胡氏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卒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請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平之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挾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啓彊來召公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公羊作舍）如齊涖（公羊作莅）盟

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龍陵許氏曰始歸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氏傳秋八月衞襄公卒

穀梁傳鄉曰衞齊惡今曰衞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氏傳十一月季武子卒

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室唯己所利取鄆潰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危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illegible]其當傳耳

陸氏纂例齊商人殺舍舍亦兄之子而不言弟者称昭公已卒則商人無兄故殺君之罪重於兄子故從重者也大子輕於君故於陳招書弟以明其重也詳見第十二年

常山劉氏曰夏四月陳侯溺卒則是陳侯既病可知矣招乘間殺君之嗣志欲取其國爾蓋不特胃內相殘也

武夷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馮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發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杜氏注賀宮成
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紛
構彤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
謂可弔者也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滋甚則安
於亂亡而不自知蓋欲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
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多虐國唯宮室之崇
以爲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庳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
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
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趙氏纂例趙子曰三者皆宜見討唯干徵師無罪故
稱陳行人以別之也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
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
使在其間可也
呂氏曰楚既殺干徵師公子留即出奔未成乎爲君
也故不曰子

秋蒐于紅
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
穀梁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
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
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
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
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
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
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
勇力也
杜氏注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
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爲不言公公
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
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劉氏意林意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爲
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
易地理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
至於奔亡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姦慝也夫子以招推罪於過故獨書招殺大子也不書招殺過過之罪自當死宜為國討也

襄陵許氏曰過與殺世子者也不書過殺世子招首惡也招首惡則曷為與其討不與其討是以歸之衆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公羊作瑗）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穀梁傳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惡楚子也

杜氏注復稱公子兄已卒殺陳孔奐招之黨楚殺之

泰山孫氏曰陳公子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

葬陳哀公

左氏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

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而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虐及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非會禮也故志我焉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穀梁傳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陸氏辨疑趙子曰公穀作火左氏作災案前後未有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則不勝紀諸侯亦當

不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唯宣榭火以樂器之所在書之以示周之所司無人示譏耳此不同其例也故當依左氏爲災

武夷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於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期之變則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勿革者以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繼舊好

冬築郎囿

東萊呂氏曰公內制於彊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勿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四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左氏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五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氏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武夷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四分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存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左氏傳晉平公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氏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杜氏注無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左氏傳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

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穀梁傳何為名之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

陸氏纂例曰兩罪之故兩書名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般弒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為其不可乎曰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俾大義於天下今乃幣重言甘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弃疾不能諫止而又帥師圍蔡從君於昏亦已甚矣此亦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雖爲夷狄而莫之討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弃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謀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而用詐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茍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承宗於春秋垂戒之百矣

呂氏曰春秋之作未嘗不本事論實不論名於楚子虔之殺蔡侯般則見學者所宜詳味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氏傳五月齊歸薨

杜氏注歸姓

大蒐于比蒲

左氏傳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公羊傳簡車徒也

穀梁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不貳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泰山孫氏曰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

武夷胡氏傳其曰大蒐裁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

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喪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辟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於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北漢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理非不預也其行為變若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公作鄒）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羊）

左氏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

杜氏注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公作隱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公作酌）宋華亥衛北宮佗（公作他）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公作屈銀）

左氏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杜氏注厥憖地闕

武夷胡氏傳楚將滅蔡晉請於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而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輕重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勿加焉則無恐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憖

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校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夷
狄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
也卿不足書而書者中國不競苟有善責斯存之
矣蓋自是後春秋之譏世益略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氏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戚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
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杜氏注昭公出在郊野不在宗叔向曰魯公
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
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
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杜氏注齊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公穀作友以歸用
之
左氏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
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杜氏注用之殺以祭山
劉氏傳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某君既沒其稱世子
何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
焉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猶
爲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
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而殺之世子友守國
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虐用之古者
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爲
者盡於世子矣
劉氏意林鄭忽疑於失國蔡友疑於不立衛蒯聵疑
於出奔春秋正父子之親君臣之禮貶姦逆退不
義以此三人者雖道德不足猶可以世其國蓋不
登畔人之意也傳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其斯之謂與

泰山孫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有未立
也案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
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於死此未立
可知也故曰世子惡楚子既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又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甚矣楚靈之惡其
若此也
武夷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
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
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雖執以歸而亦用之也

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虜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氏傳齊高偃納北燕伯款於唐因其衆也

杜氏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於燕未得國都

泰山孫氏曰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不言納於燕者明未得國都也

呂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其國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成熊之累上奈何楚子惡成熊或謂楚子曰是若敖之餘矣若敖之屬國幾亡楚子殺之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然則是殺無罪者也其以累上言之何成熊之為人臣也懷寵而安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左氏傳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

晉伐鮮虞

左氏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

杜氏注不書將帥史闕文 劉氏雖衡杜云闕文予謂之駁[illegible]亦安知非省畧以存疑乎[illegible]吉子在穀之戰則以晉駁貴使用兵在鮮虞則以爲史自闕文春秋之義何其駁且異於此也

蘇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假道於鮮虞以滅肥遂伐鮮虞晉雖以詐爲罪而書曰晉伐鮮虞以夷狄書之過矣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因以執虞公其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稱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武夷胡氏傳楚秦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亡秦從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

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呂氏曰爲春秋者以爲書則書國書人及書師師者姓名爲褒貶輕重故以晉伐鮮虞不書人與師爲狄之也以理考之則恐未然夫事有大小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因是以褒貶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所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誅討也其事則微故其書亦略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故書楚書吳皆略之之辭爾以爲遠者有不可得而詳也事之小者亦然皆非所以爲褒貶輕重也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如以晉伐鮮虞爲狄之則荀吳帥師伐鮮虞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輕重所繫無疑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氏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

君(杜氏注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何也曰家臣賤微名不合登於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劉氏意林周之王必毋廢文武之法毋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毋僭天子其大夫孰凌大夫必毋脅其君其陪臣孰畔故南蒯雖以

費入齊而春秋未以畔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畔名蒯則魯亦未得以彊討季氏魯未得以彊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傳絕魯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矣

武夷胡氏傳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彊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呂氏曰圍費費叛也不書叛聖人不以爲叛也是時季氏方彊公室日微季氏之臣其欲去季氏以張公室未可知也雖處之未當然未可以叛名也所謂處之未當者既事之矣則當以義正之正之不得則去之可也未有假其勢以伐其人以自爲正也君子不食姦不蓋不義知其不可則如勿仕而已爾故君子以爲未當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殺其君虔于乾谿(穀作奚)

楚公子弃(公穀作棄)疾殺(公作弒)公子比

左氏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illegible])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

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
及郊而告之情（杜氏曰告以蔡公不知）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
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
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
之矣將師而從之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
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
弃疾蔓成然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
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
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弃疾爲司馬使觀從從
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
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
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
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王沿夏將欲入鄢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芊尹申
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
乃行弃疾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二
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
實訾敖

公羊傳楚公子弃疾弑公子比大夫相殺稱人此其
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非始
謀也以之首惡罪其從亂且敢有其位也所謂原
情定罪
武夷胡氏傳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
年比歸而虔縊於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
爲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
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
欒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若去
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
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累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
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羇待比以國氐祿固楚
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
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
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
君臣之義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
爲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今乃劫於勢而忘其
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
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甚矣聖人垂戒之意
明矣弃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若比矣而又
殺之則宜書曰弃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
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弃疾命而召之來則來
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
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
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操
遠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
之也安得爲弃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弃
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

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
秋變文歸獄弃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
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
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氏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
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合諸侯于平丘

杜氏注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
貳心齊侯往朝於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
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令諸
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淩蔑中華左右之盟
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以駕諸侯爲申之
衆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
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修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
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

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勿暇也今乃施旗然安
於不競無憤恥自彊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
及諸侯皆貳願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
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貴事之
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終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
下文所貶云削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
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
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左氏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

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
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叔向曰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
布諸君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
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
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
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
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侯不見公使叔
向來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

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
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
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
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伊川先生解恭存焉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
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
實爲幸也

陸氏纂例不重言諸侯劉子與盟凡諸侯及王臣盟
皆譏也臣無疑君之禮故王臣在會但會而已多
不與盟而其時或有王臣與諸侯盟者皆書以示
譏

泰山孫氏曰自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
年至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矣
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者乘楚靈
弑逆之禍爾乘楚靈弑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
盟於此何所爲哉此固不足道也自是訖會召陵
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

武夷胡氏傳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

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
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主盟
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
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
流及戰國彊衆相誇猜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
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詞繁而不殺則惡其覬力
不道爲後世鑒也公不與盟臣子之於君父隱諱
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
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
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

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儕夷狄等立之亡而結盟無禮義忠信戕怨之心而以成會以位之其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且諱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自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武夷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四分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通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案郯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天子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立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郯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取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口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逐爾魯君而執意如則見其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君子不恥不與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泰山孫氏曰聖人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抑彊夷而存中國也

武夷胡氏傳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侯封故又使隱大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

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因其所宜歸也蠻與吳皆亡
世子之子也而奔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
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從其所因有也
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
能救復封於奔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
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爾春秋為
後世法大要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
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
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
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
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陸氏纂例國復乃葬二十九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
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
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蘇氏曰州來楚之附庸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氏傳十三年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
子曰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
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乃歸季孫
泰山孫氏曰大夫執則致致名不稱氏前見也
武夷胡氏傳采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
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乃

歸季孫其始執之為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
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
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
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
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
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舊使楚以識之
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
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氏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
武夷胡氏傳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昭公以來雖莒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

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郠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所是怨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卑忍矣若意如者其傲很修怨敖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閒險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爾苟不達此其能閑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劉氏意林郊公不戚其親之憂使意恢得緣以闚覦意恢不陰其兄之惡使蒲餘侯得緣以專禍是上下交失也書不云乎于弟弗念天顯乃疾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蓋痛之矣聽訟蔽獄可勿熟察耶
高郵孫氏曰公殺之說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春秋書法表見王道而已不誅其人若鐸類者多矣此意自韓愈發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公作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陸氏辨疑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禮言之應待祭畢又禮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足明常

禮不當告

高郵孫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今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常山劉氏曰禮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而仲遂卒不當告也告則不終祭而禮不成矣夫宗廟之祭皆其成敬而已聞臣喪而不能成豈禮也哉且籥已入矣至於不得已而去樂卒事皆由告故也故書以示譏

武夷胡氏傳案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其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雖卒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不幸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求社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己誠之僎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公作昭）吳出（公無出字）奔鄭

左氏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武夷胡氏傳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奔疾者謂蔡滅而奔疾必能封之也奔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為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忠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所以有讒之者則亦不能無動

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貴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知六卄五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如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鳶鞮歸

武夷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恤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耳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左氏傳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五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氏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霸也夫

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抗略以齊之務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伐徐伐莒之利亦末矣

通志堂經解

楚子誘戎蠻子公作曼殺之

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

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武夷胡氏傳楚誘二君其事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其罪異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如於晉三至於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其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得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通志堂經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氏傳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

左氏傳九月大雩旱也

季孫意如公作隱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氏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 [illegible] 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illegible]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氏傳[illegible]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武夷胡氏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不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從之離叛則非用我狄別內外之義也與潞甲氏滅以同稱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紀行然其月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注大辰房心尾也

范氏注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於蒼龍之體不獨大火

武夷胡氏傳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太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

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淩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藉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氏傳吳伐楚陽匄司馬子魚戰于長岸子魚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武夷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彊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覆翫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劉氏傳何以書記災也四國同日而俱災非人力所能為也已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同親則尚齒

六月邾人入鄅 公作邾婁人

左氏傳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左氏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

冬許遷于白羽

左氏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傳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則非取之以歸鄅俘此所謂聲罪致討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曰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氏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梁傳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蘇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其以弒書之何也止雖不忘乎弒而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弒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弒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弒君雖異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尊長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於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於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旨一曰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其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

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吏誣歟何為豈不容粒
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若子
藥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子止有
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illegible]之漸
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
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或者疑
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
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則夫人而
能為春秋奚待於聖人之筆乎盟崔兼[illegible]其無
父楊子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
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
識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
之意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
之[illegible]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
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
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為不成於
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
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
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illegible]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
穀梁傳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
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
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
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
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
累及許君也[illegible]

伊川先生解蔡般許止疑同故以[illegible]書葬

武夷胡氏傳何以書葬穀梁子曰許世子止不知嘗
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
至以弒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
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
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
肅敬憚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

早之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夢 穀作夢）出奔宋

公羊傳公子喜時之後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劉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鄸何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爲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

劉氏意林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爲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當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檉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奔而不叛叛而能盼唯知命而好禮者能之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此之謂也

武夷胡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氏曰待放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貶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于爲嗣侯所謂子臧是也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羊作輒）

左氏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懼而欲以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公與華寅以出公如死鳥齊氏之宰渠

子石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
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
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
不義不犯非禮

穀梁傳盜賊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劉氏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兄云者以重
書之何重乎衛侯之兄輒言不得親親也千乘之

國亦大矣而盜得以殺其兄故君子閔焉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兄而盜得殺
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

武夷胡氏傳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
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經稱
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蓋縶之驂乘
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齊豹首謀
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身死之矣今乃釋豹
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
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
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
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
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爲養之盜
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公作甯）華定出奔陳

左氏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
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
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
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

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
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
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
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
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

泰山孫氏曰三卿並出危之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公穀作正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夏五月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
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
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誅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
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作畔
左氏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
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
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

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
逐華貙五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
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
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
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
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
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
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
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
華氏於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
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
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越帥師逆
華氏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
者也
范氏集例杜子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叛者皆書不必
命卿也
武夷胡氏傳宋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
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
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大子及其母弟以為

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
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
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
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
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
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據宋分國而居矣故
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
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公作痤卒

冬蔡侯朱(東 穀作)出奔楚

左氏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從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傳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

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武夷胡氏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鑑見)入據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致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人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樂禍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蒐何也以蒐事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間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

武夷胡氏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騁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華

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
發喪爲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
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
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
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氏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
立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劉子單
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單子
攻賓起殺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
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逐劉子壬戌劉子奔
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
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
還奉王以追單子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
於王城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
公亦敗焉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
亂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以納王於

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於郊十一月乙
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
氏閏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

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孫氏曰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
也

劉氏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謂之王猛何正也生名
之死亦名之其曰居于皇何正也

蘇氏曰叔鞅至自京師知王室之亂而未知亂之所
在也故書曰王室亂稱王室亂在兄弟也諸侯之
亂未有不待事而書者不待事而書亂者王室也

景王世子壽早卒其次猛也子朝王之長庶也

武夷胡氏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
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
也尊不以卑貴不以賤大不以小劉盆單
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
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
景王大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

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居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景王之葬子猛旣居喪位矣旣葬而書王室亂則亂生于朝子猛非亂者也

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武夷胡氏傳猛未踰年而稱王何亦當立也旣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喪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當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爲君而稱猛此其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失乎道之中春秋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討叛而不設者必有其惡焉劉子單子定立天子以入當矣而非因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於策以著上下舛逆爲後世之深戒也

呂氏曰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河南城也所謂王城也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是時以成周爲下都所謂成周旣成分正東郊成周是也至敬王時自王城遷而都之

冬十月王子猛卒

劉氏傳其謂之卒何未踰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之薨則不可

蘇氏曰猛旣稱王猛矣於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嚴於卒葬於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乃館諸箕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蘇氏曰邾人城翼師自武城還魯人遮而取之邾人訴於晉晉人來討故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稱行人以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左氏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王使告間庚戌還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經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illegible]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武夷胡氏傳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見惡道左而出奔於魯幸爾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雖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有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襄陵許氏曰爲人君仁則得其所止庚輿出奔無仁心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公羊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

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杜氏注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國雖存君死曰滅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

武夷胡氏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爲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爲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

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氏傳夏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庚戌單子劉子癸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illegible]

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傳天王居于狄泉始王也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杜氏曰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劉氏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臣子辭也

吳陵氏曰春秋之法踰年書王故敬王今年即位而稱天王

陸氏纂例大夫稱氏者唯尹氏武氏皆氏皆以世卿也一曰氏則世之意可見也時世卿既多不可勝書因尹氏私赴不以名因齊人崔氏出奔因武氏以子伐父故特書之及尹氏立王子朝并以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蓋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泰山孫氏曰立者篡衛剛子有當立故不言立王猛其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尹氏世卿

武夷胡氏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立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長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其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言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呂氏曰既曰天王居于狄泉尊無二上斷可知矣又曰尹氏立王子朝則王子朝之不正而爭立罪亦明矣劉氏解此事春秋敬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氏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泰山孫氏曰凡公如晉不得入者六此書有疾明公自有疾而反耳餘則皆譏公數如晉為晉距而不納以取其辱

武夷胡氏傳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

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
千乘之君執贄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
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
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
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
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俾生免死之
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
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取之哉
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羯卒 [illegible]
[illegible] 至自晉
左氏傳晉士弱年逆叔孫於箕叔孫受禮而歸
呂氏曰若不言叔孫前見也劉原父以謂二傳不言
叔孫而公羊獨言叔孫似是聖人本意因遂以爲
可褒而褒之世儒說經之弊率皆類此原父能知
他人之蔽而不自知其蔽也惜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illegible]

久矣滅巢
左氏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
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夫及圍陽而還吳人從之
而楚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
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
不及郢 [illegible]
武夷胡氏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也書吳入州來著
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
既不能制則封境不及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
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
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
見取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存矣故諸侯
之寶三以土地爲首
葬杞平公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六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氏傳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於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悟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盟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鸜鵒來巢

左氏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武夷胡氏傳曰鸜鵒不踰濟不來也其來於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異者去穴而巢陰居陽僭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

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闕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闕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興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雊雉鼎耳異亦甚矣懼於祖己克正厥身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明效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傳初季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

昭伯亦怨平子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

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何人之傳言弑者何昭公之言）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景公曰寡君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

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杜氏注陽州齊魯竟上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陸氏纂例趙子曰弔往曰唁

泰山孫氏曰次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唁慰安之

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國徒能唁昭公于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見也

武夷胡氏傳内出奔稱孫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將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師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齊之宰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欲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

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竪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雖有國子辭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左氏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昭子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十一月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杜氏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

陸氏纂例諸侯卒於他國及卒於會卒於師則書之雖在國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是也

劉氏意林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置天子者非以優天子以牧天下也置諸侯者非以優諸侯以牧一國也諸侯有方伯連帥以牧卒正者非以優強大以存小國也故小事大大字小爲治之愛春秋之所甚貴也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illegible]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也而佐卒獨見外取邑不書書之未嘗不稱人也而齊獨稱侯以宋公有親附魯閔憂諸侯之心齊侯有方伯討不發畔人之惡是以異之也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文王嘗以治西方矣

武氏經傳會要左氏宋元公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我聞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

不比之願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
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
辛於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杜氏注取鄆以居公也
武夷胡氏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
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
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
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
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
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
欲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
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
切著明矣
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
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
略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傳言魯地也
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高郵孫氏曰鄆本魯邑昭公居之與在其道中等耳
故[illegible]居也
[illegible]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
[illegible]以存公也
武夷胡氏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
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
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
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
[illegible]有也諸侯之於其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
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以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
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者所以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左氏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
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illegible]
[illegible]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illegible]
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
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

曰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
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
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
卜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成師
及齊師戰于炊鼻

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

武夷胡氏傳不書齊師者責公深於邪說爲人不終
故叛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
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氏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杜氏註鄟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氏傳九月楚平王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氏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辰王城人劉人
戰於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晉知
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
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

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
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
於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於隄上癸酉王
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
還十二月癸未王入莊宮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泰山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於
外四年始勝其黨反正於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
言歸嫌與即位於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
於外也

高郵孫氏曰成周蓋京師也不曰京師而曰成周者
京大也師衆也僻衆惟大故天子之居稱之是時
周已衰微而敬王孱弱不能高居京師以臨制天
下至於出奔而復入也聖人以周之衰微同於列
國故王失地同於諸侯故曰天王入于成周而不
曰京師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陸氏纂例王子朝書尹氏云以著能制之也

泰山孫氏曰王子朝得書尹氏奔楚并舉召伯毛

伯者明罪本在尹氏當先誅逆首後治其徒也
武夷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
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
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
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立之於見
是而天下卒不以爲是踈薄子猛將廢之於見非而
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而棄之也庶孽思寵
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作王爲人心之
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
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

之兵是而棄之也景王不監覆車王猛子朝之際
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
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羊作運
左氏傳言在外也
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殺其君僚
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
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楚莠尹然
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

也勿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
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劒於魚中
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
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劉氏傳觀弒僚者闔廬也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
者衆弒君之辭也謂闔廬弒僚則曷爲以衆弒君之
辭吳之亂也餘祭也夷昧也不與子國而與弟凡
爲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而立之是廢
讓而毀義以成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弒其君
也

武夷胡氏傳此公子光使鱄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
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光
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也諸樊兄弟而以次相及
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
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
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莫大於
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沒而嗣子立社稷嘉
靖人無閒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呂之所以安商
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乃立進退出於羣小
閹寺而國大臣不預焉則非所用彼相矣此春

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穀作郤）宛

左氏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覆滅郤氏之族黨

劉氏意林楚殺其大夫郤宛君不明故臣得專其成至於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武夷胡氏傳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將為伐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也大夫也受賂而不納公者獨范鞅耳之可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使宰獻而請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陸氏纂例曰六月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穀梁傳公在外也

泰山孫氏曰公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illegible]
于乾侯卒不得入於魯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
得入於晉其窮至若此
呂氏曰公如齊不得入如晉又不得入當世諸侯如
是然後知無霸之害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公作甯下同
六月葬鄭定公
陸氏纂例曰二月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十二月葬滕悼公

春秋集解卷二六　二二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illegible]
左氏傳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
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泰山孫氏曰以乾侯至者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武夷胡氏傳遣使來唁淺之也不言於公者罪齊侯
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
寓於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
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其求人而人不有其
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

海陷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
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
躬若齊侯設禮以享[illegible]使來唁而稱主
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illegible]諸侯禮也諸侯失
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侯[illegible]夏盟而太公受
命五侯九伯之命矣[illegible]也昭
公朝夕於其朝曾不能陳師討[illegible]以意如逐君
之罪而徒使唁公豈禮也乎
廬陵李氏曰前此唁公地高張不地以居于鄆猶以
國為志也故稱來唁

春秋集解卷二六　一八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公作倪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
矣亦譏公也
武夷胡氏傳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制逃於魯尺
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
德亦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
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

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
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
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呂氏曰易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脩德反身脩德所以
處蹇之道也盡處蹇之道則有出蹇之期昔太王
去國從之者如歸市昭公所至而民潰其亦不知
自反甚矣孟子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善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存公故也

劉氏傳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爲存公
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乎鄆
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劉氏意林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
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固曰乾侯之君耳而春
秋則以爲猶吾君也冉求問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
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
夫子不爲也故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
父子不可以不子古今之大義子貢其知之矣

常山劉氏曰書公在乾侯存君也君失其居在於乾
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
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此可具見也
武夷胡氏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
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
寄寓乾侯非其所也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
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
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
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
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
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
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氏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
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
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
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
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
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公作禹）奔楚

左氏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陸氏纂例啖子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

劉氏傳徐子章羽何以名貶曷為貶賤也其賤奈何吳子伐徐防山以水其城章羽不能守斷其髮攜其妻子以逆吳子吳子唁而復之使其邇臣從之自是走之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公作隱）如會晉荀躒（公穀作櫟）于適歷

左氏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季孫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呂氏曰晉為盟主[illegible]使大夫與叛臣會[illegible]）

荀躒[illegible]能諫止其為臣亦可知也[illegible]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武夷胡氏傳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
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
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
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
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
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
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
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
姑歸祭

陸氏纂例在晉地故亦不言來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
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
可滅矣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
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

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
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
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
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
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
以君子貴之

泰山孫氏曰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五
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邾莒小國此不言
國者脫之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呂氏曰取鄆取闞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
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

夏吳伐越

左氏傳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弗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illegible]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泰山孫氏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也諸侯言之則曰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之類是也此不言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大夫城京師以安天子其言不與大夫城京師者天子微諸侯又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也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曰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以惡之

高郵孫氏曰成周蓋京師也不曰京師者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也春秋有書城邢城杞者矣今曰城成周何以異也

武夷胡氏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呂氏曰周室雖微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傳十二月己未公薨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

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戊辰胡氏傳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

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牟也其民皆季氏之役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聽而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當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放逐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七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定公 名宋……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故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

無正始

劉氏傳何以無正月定無正也定何以無正定之始非正始也其非正始奈何定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公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爲喪至於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正月者正即位也定之即位後未可以言正月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劉氏意林君子莫重乎授受授受王事之本也授之

者以禮受之者以義正也正己而後可以正人矣今定公不然汗於僞誘於利脅於威雖欲正人人何由而正

泰山孫氏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喪之交定又未立故略而不書焉所以黜强臣而存公室也

呂氏曰元年不書正月者國無君無禀天子之正朔者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氏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公羊傳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

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毋並於初而禍亂熄矣

通志堂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氏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illegible]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

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穀梁傳沴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illegible]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踰年即位厲也[illegible]於厲之中又有義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杜氏注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

蘇氏曰元年定公之元年也而書曰公之喪至自乾侯可乎昭公之喪未至定公未即位則猶昭公之年也

陸氏纂例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illegible]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之

武夷胡氏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

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正之即
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廟先定則不改
不生蓋代君爲國而主其祭既宜謹一失發命
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
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喪定之即位春
秋詳書於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
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

寇也溝而合諸墓

杜氏注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呂氏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公足矣必曰葬我君某
公者隆君臣之恩盡忠愛之義人臣於君父有父之
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則
不見此理特於昭公爲有大激而動於其臣下者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
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
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
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
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
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
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
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
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
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
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
也是以重之

左氏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
也立煬宮非禮也

杜氏注煬公伯禽子也

武夷胡氏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
事即遠有練而無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呂氏曰立煬宮見其不義之甚亡以天下之亂無復有
綱紀文集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illegible]可殺而不殺
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杜氏注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災也於其殺而言菽
言其所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氏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泰山孫氏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

秋楚人伐吳

左氏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襄陵許氏曰自襄二年書楚公子貞帥師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人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與蠻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務乎公室也雉門天子應門

劉氏意林魯用王禮是以其[illegible]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於僭而不知以為非禮災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僭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泰山孫氏曰新作雉門及兩觀者定公不知僭天子之惡也定公不知僭天子之惡故作而新之

武夷胡氏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宮門也魯以周公當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魯君必責其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之家何臣正以昔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於僭而不知以為非何以責季氏之僭其主矣故特書

新作以譏之也

呂氏曰雉門兩觀僭矣即災又復作焉之君臣非不知以是爲僭也蓋以爲無足恤也以爲無足恤者啟父與之所由起也新作者不用其舊之辭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先生解季孫意如上不告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氏傳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公作邾婁下邾子同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公作枝

左氏傳冬盟于郯 杜氏注郯即拔也 修邾好也

杜氏注拔地闕

襄陵許氏曰天下有禮則邦國相下春秋之季大國日亢小國日侵兵力勝而禮敬亡故忌公如晉至河乃復此年之亂晉也上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若魯之輕邾也當時公惟恃作之盟猶未固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氏傳二年冬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

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晉於是乎失諸侯

伊川先生解楚恃其彊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大子大
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
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杜氏注入楚竟故書侵

泰山孫氏曰蔡人訴楚使告於晉故晉合諸侯於此
此救蔡伐楚也其曰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
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蔡伐楚之功歸於彊吳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是也

照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
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此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
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五月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内不能會大夫之權外不能
攘夷狄之患何所爲哉徒自相與歃血要言而已
此固不足道也

啖氏曰齊侯使序晉同盟晉合諸侯凡八國將討
齊取賂而止書日諸侯敗于盂而不序以不序賤
之也今召陵之盟楚方陵蔡晉爲蔡大合諸侯凡
十八國以求賂不克侵楚而已若不序諸侯則侵
楚爲愈於恩故序十八國之衆而以侵楚之陋媿
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陸氏傳曰淳聞於師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
死不於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武夷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
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
忌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襄陵許氏曰沈不受令而使蔡滅沈許巳受盟而不
能禁鄭滅許有以知晉政之失諸侯矣

呂氏曰蔡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
沈子嘉歸殺之其罪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
道於此者皆由不知分義均力所能制則爲之矣
此與今默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浩油

左氏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萇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二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乃長衛侯於盟

伊川先生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且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稱公及

杜氏注皋鼬召陵縣東南有城皋亭

陸氏纂例重一諸侯沈子不與盟也

劉氏曰甚矣楚人之不義甚矣而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後而因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所以眷眷於皋鼬之盟者也

襄陵許氏曰合於晉文之盛至於此不一同者以予同之爲也春秋之季至於盟不言同者不及乎同之辭也皋鼬之盟諸侯攜矣蔡侯之宗盟微昭公不復楚子常志在伐衰使蔡侯介紹晉士鞅以路君臣之會荀寅求貨弗得折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斯決於衰世君子是以察治忽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襄陵許氏曰不致伐楚以無功也諸侯無故而遠涉敵境師或役久不知所慮以月致者甚危之也

劉卷卒

叔弟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

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氏傳秋楚爲沈故圍蔡
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師師者見其驕陵不戒益
而必決求而將敗是以微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國)帥師伐鮮虞
杜氏注士鞅即范鞅
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
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爲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
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
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滅亡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公穀作伯)舉(公作莒)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
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
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
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

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
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
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
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
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子必死之初罪必盡
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
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
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
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
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
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
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
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
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謂其臣曰誰
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

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
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
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
肩王奔鄖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與之不
吉乃辭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
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
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

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
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
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
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
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
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
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
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
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
歸杜氏注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楚子入於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乎
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
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
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
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
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
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
狄吳進矣
杜氏注柏舉楚地
泰山孫氏曰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楚人圍蔡晉師不
出故蔡侯以吳子求救於吳吳子許之冬十有一月
吳子蔡侯伐楚庚午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囊瓦奔鄭吳稱子者大救蔡也晉合十八國之君
不能救蔡伐楚吳子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彊弱

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武夷胡氏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荊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

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其記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公穀作楚）
公羊傳吳何以不書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武夷胡氏傳反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其大夫之室狄道也吳人諱毀讎與拯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出而舉號非有心於斥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俾集之爾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係累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

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五年春王三（公作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左氏傳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杜氏曰[illegible]）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illegible]）
杜氏注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呂氏曰列國饑請侯歸粟正也以為先王之澤猶有

存焉者也

於越入吴

左氏傳越入吴吴在楚也

杜氏注於發聲也

劉氏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凡六其三稱越皆在於昭公之時也五年稱越人與楚子伐吴八年楚放陳公子昭於越三十二年吴伐越皆曰越也其三稱於越二在定公之時五年於越入吴十四年於越敗吴于檇李一在哀公之時十三年於越入吴皆曰於越也然則越之見於昭公之時者曰越見於定哀之時者曰於越也蓋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越於定公之前因名為越故經據其號皆書曰越也於定公之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為於越經據其已改之號故皆書曰於越也此猶楚初見經稱荊其後稱楚始改號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illegible]如卒

左氏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illegible]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冬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劉氏意林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翬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矣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翬遂之弒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其致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見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傳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illegible]鮮虞報觀虎之役

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杜氏注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

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

泰山孫氏曰內有強臣之讎外構怨於鄭

襄陵許氏曰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宋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

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

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

之亂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冬十

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

己巳王入於王城王之出入如此而春秋不書者

諱也何以諱王中國也春秋之季大夫逐君家臣

因之於是[illegible]則無中國矣夫

禮義之節不崇則僭亂之禍滋起故世故之變益

醜而春秋之諱彌深存大體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

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襄陵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強使之則家

臣始擅國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氏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

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佗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

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惟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

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

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

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武夷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何以非伯討也使

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其行人出

於列卿私意感之而移矣二卿分晉而靖公廢

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注何忌不言何[illegible]
呂氏曰不曰仲孫何忌而[illegible]
公羊以爲譏二名二名非[illegible]
披文生義不論是非無復闕疑取學者大[illegible]故不可不詳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氏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 [illegible]

杜氏注鹹衛地

[illegible]許氏曰霸道[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始復制此蓋自是中國無復殷會矣齊[illegible]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劉氏意林善爲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信臣以結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illegible]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齊侯衛侯盟于沙 [illegible]

杜氏注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illegible]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八

定公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泰山孫氏曰公一歳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内伐十六宣以後七内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然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杜氏注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杜氏注六年鄭伐周闕外邑

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衛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注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

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
劉氏權衡曰且虎之謀去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令明白而祈三桓聞之虎何以能集其意邪意者虎實惡季氏季氏以臣而凌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矣不敢察察言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功成事立而後其相可見耳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之順祀祈作亂也其實不然何以知之曰祈則謀泄謀泄則事危虎必不為也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傳從祀先公貴復正也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
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感何感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

三桓而伐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其義君子不與也

蘇氏曰是時陽虎以鄆讙陽關以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叛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公作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illegible]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穀梁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又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世故之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徒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令後世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識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氏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illegible]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杜氏注五氏晉地

永嘉呂氏曰此伐晉也而曰次何諱伐晉也何諱乎伐晉伯主也[illegible]此不諱此何以諱[illegible]也王道衰則存王霸業[illegible]則存霸公室微則存公此春秋經世撥亂之志也以是春秋之初諱伐王春秋之季諱伐霸世至無霸而中國夷矣

冬秦伯卒杜氏注秦哀公

長樂許氏曰秦自晉平公以後役不見於春秋則知秦從此保西戎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伐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夾（公穀作頰）谷公至自夾谷

左氏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illegible]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公作運）讙龜陰（穀作龜）田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伊川先生解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八年

杜氏注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

劉氏云林仲尼一言而成重於三軍豈有他哉順其
理故也

武夷胡氏傳齊人前此嘗取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
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以歸者順辭而傳之
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經公以義責楚
而使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illegible]書曰
來歸紀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illegible]可予聖人
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曰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作費

左氏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
弗能其圉人[illegible]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
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
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
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駟
赤謂侯犯曰子盍求事於齊侯犯從之齊使至駟
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
齊眾兇懼謂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
人侯犯奔齊

杜氏注郈叔孫氏邑

武夷胡氏傳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
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
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
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得其說甚則
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
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

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
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
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
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氏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
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
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
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
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公作遬）會于安甫（公穀作安甫）

杜氏注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公穀有宋字）仲佗石彄出奔陳

泰山孫氏曰宋公失道其弟辰暨仲孫佗石彄出奔陳暨不得已也仲佗石彄爲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爲辰彊牽而去故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以交譏之也

武夷胡氏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寵嬖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事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公作世）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公作世）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劉氏傳及之者何從也何謂之暨今曷爲謂之及從出奔陳謂之暨則可自陳入于蕭以叛謂之暨則

不可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劉氏意林以此見春秋之所以待辰者矣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云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公作蒞）盟

左氏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左氏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杜氏注墮毀也

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以為自固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二年叔弓圍費去年夏秋郈凡再圍於是一墮毀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氏傳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武夷胡氏傳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也方五百里凡使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

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蘇氏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之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武夷胡氏傳書公圍成彊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案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謂言亂政如少

丑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
亦不能行忠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
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公穀作次于垂葭公作垂瑕

左氏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
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内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
濟水矣乃伐河内

蘇氏曰二君使師伐晉次于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

襄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
志不及國矣夫闔戍弗克歸而力此何祇之有

大蒐于比蒲

杜氏注夏蒐非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
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
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
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
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
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
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
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
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哀公三年冬十月
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
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
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
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
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年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陸氏微旨趙子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
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也

武夷胡氏傳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上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存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因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舍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公有及牢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杜氏注吉射士鞅子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命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使以示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祈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能復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是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蘇氏曰鞅寅吉射之亂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缺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武夷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陽之罪著書叛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方不衆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叛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爲大惡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其亦可以免於大戾矣趙鞅歸于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歸異乎叛也不言入不以叛入也

叛其君也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與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卽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常秩此善議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公穀作茁）趙陽出奔宋

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武夷胡氏傳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焉儻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公作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陸氏纂例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公作醉李）吳子光卒

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

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杜氏注於越越國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泰山孫氏曰檇李吳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作堅 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閒 杜氏注脾上梁閒即晉 謀救范中行氏

杜氏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杜氏注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

杜氏注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

泰山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非禮也石尚士故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氏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 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欲殺

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子謂蒯聵辭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慚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訴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召宋朝故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illegible]哉此亦一證也

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云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爲辨之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於戚亦書世子同此義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忽行矣春秋兩

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嫌於與州吁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是也而蒐四見於經皆不曰公於是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是知蒐者公也然而不曰公者政在三桓非公自出也棠魚郎狩遠地則譏而隱桓之時政猶自出無三桓之專行故也必皆曰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久矣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也故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爲政而大夫專國之罪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杜氏注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春邾隱公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何氏以為?食其身

穀梁傳不敬大焉

陸氏纂例趙子曰予上元二年四遊兵旅於命?時牛災小鼠能齧牛…無不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氏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武夷胡氏傳棻左氏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

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亡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因君造命不可委命既以為存亡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何氏注運轉也已卜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杜氏注高寢宮名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公羊作軒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公羊傳奔喪非禮也

呂氏曰諸侯相為奔喪專以強弱利害為國禮義消亡可見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穀作弋 下同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陸氏纂例哀公妾母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子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邾子來會葬

杜氏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呂氏曰邾子來奔喪以恩爲其也喪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書以強弱利害爲同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illegible]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武夷胡氏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

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杜氏注邾庶其邑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九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哀公

名蔣定公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杜氏注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

疆於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於江汝則還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祭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illegible]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其[illegible]傳遽久矣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如楚之罪詞也

襄陵許氏曰隨列諸侯許復有國王霸不作夷狄擅

命矣

鼷鼠食郊牛穀有[illegible]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武夷胡氏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傳秋八月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

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襄陵許氏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泰山孫氏曰案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今三卿帥師伐邾又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故列數之以重其惡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篡奪不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杜氏注句繹邾地

劉氏傳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武夷胡氏傳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彊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彊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illegible]）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

于戚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陸氏微旨傳言蒯聵雖出奔而靈公未嘗有命廢之故言猶當立其子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居謂之篡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

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呂氏曰蒯聵與輒固無責矣然聖人備書之者以為天下之惡無所不有故春秋所書無所不戒周聖人委曲垂教使天下盡反人道之正而不單須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氏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杜氏注鐵在城南

冬十月葬衛靈公

杜氏注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武夷胡氏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

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
以說吳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
自遷爲文何也其既降蔡侯隨於江汝蔡人聽命
而遷師矣復倍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
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
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
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
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謀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
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以居與用事大
臣而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

無孜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爲非
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
者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傳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
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劉氏傳此衛戚也曷爲不曰圍衛戚子之義不可以
加乎父也曼姑主兵以圍戚則其先齊國夏何臣
之義亦不可以加其君也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
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子貢出曰夫子不爲也

高郵孫氏曰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蓋聖人之
意以蒯聵爲世子而衛輒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
之其罪不待誅絕而可見也齊大國又世盟主諸
侯不道父子爭國明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
以圍其父推之主兵所以深罪之也

武夷胡氏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
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

通志堂

爲首以宋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
誅國夏討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
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
爲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
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
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
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
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奈何宜

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
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
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烏有父不慈
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劉氏傳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爲不毀三
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爲悅者也

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
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豈
非禮也矣

武夷胡氏傳桓僖親盡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
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其祖考仁也或七
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
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卑之矣豈
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作開陽

杜氏注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耶開
陽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鄆故帥師焉元年[illegible]十三
年地震宗廟災變異之常薦而取田城[illegible]伐邾
繼可謂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未務[illegible]之
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
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illegible]季孫卒康子
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
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
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公作三月月庚戌盜殺公羊作弑蔡侯申

左氏傳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
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
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

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杜氏曰盱即霍也

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劉氏傳蔡有申矣其又曰申何遠也古者不諱及周而後諱諱之日舍故而諱新舍之禮也名之非禮也舍之何以禮遠也天子及七諸侯及五大夫及三士及二舍之禮則名之何以非禮大夫之諱不舉諸其家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以為盡人心也古者諸侯或為禘或為祫雖毀廟必升食於大廟有諱之道存焉爾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不言殺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禦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仁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衞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眾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備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為求名而不得非也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傳解併在上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公有盱字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公作曼

左氏傳解在上

左氏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襲梁及霍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霍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於楚何子北
宮子曰辟霸晉而京師楚也
武夷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
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
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於楚歸於楚者猶曰京師
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呂氏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近楚之
地故晉人執其君而歸於楚畏楚之彊也春秋之
世諸侯專視彊弱以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
人理滅絶不道之極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公作蒲）社災

公羊傳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
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杜氏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蘇氏曰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
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公作處）臼卒

左氏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
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劉氏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其閏數也喪曷爲以閏
數喪之以月筭者以閏數以年筭者不以閏數

六年春城邾瑕（公作葭）

杜氏注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
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
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

歸之豈特僅僅自守而已是以哀也三年以來凡
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爲數如此後雖城邑
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氏傳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
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

通志堂

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
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
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
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杜氏注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
罪之也
蘇氏曰齊景公無適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
國夏及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陳乞將立
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高國
襄陵許氏曰親臣去則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德降故

必奔高國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
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命公子申
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

通志堂

左氏傳八月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
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
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
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

伊川先生解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武夷胡氏傳陽生爲君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矣已則簒荼而自立是自絶於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亦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公作舍
左氏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杜氏注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羈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定十五年老丘之役鄭宋始構怨至是復侵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穀作繒
左氏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

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
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
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
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杜氏注鄫今琅邪鄫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氏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
信[illegible]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illegible]
[illegible]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illegible]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
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illegible]不樂而出[illegible]秋伐邾及范門
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
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
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
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
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四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

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
之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illegible]

辨疑趙子曰來者至內之辭

劉氏傳執入之公也[illegible]公
一闔廬也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
也

孫氏曰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
而不失其實也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

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於亳社囚於負瑕此天
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亦入為是取吾二邑
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於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
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
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於邾是知
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
者欲見後書歸[illegible]其惡而與之也聖
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
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illegible]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三十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傳七年冬初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而獻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武夷胡氏曰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

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邪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左氏傳吳爲邾故三月伐我伐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吳人盟而還

泰山孫氏曰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於都城也

武夷胡氏傳吳爲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於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於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使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

左氏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伊川先生解內失邑不書爲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杜氏注闡在東平剛縣北

陸氏纂例魯不與季姬故怒而取二邑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一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伊川先生解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泰山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於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凡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取而不歸則又甚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於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於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吳氏曰吳之伐我齊侯之取讙及闡以魯之入邾以邾子歸也歸邾子益於邾魯畏吳齊故也齊人歸讙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苟徇目前無一人求出當世規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能知動悔有悔求出乎是變心易慮惟賢是用改前之為則出乎困矣故曰征吉春秋之世諸國君臣束手待斃其亦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氏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

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悉俘之曰取某師

劉氏傳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詞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𢘓也欲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罔喪師之道也

呂氏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一言取之易之甚也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泰山孫氏曰公會吳伐齊齊中國也吳夷狄也會夷狄伐中國其惡可知也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且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氏傳在上文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於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何求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爲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歸邾益於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爲是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也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貢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

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氏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武夷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于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曾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於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氏傳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務人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

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作）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劉氏傳不言鄙者父之也此其爲父之奈何蓋伐喪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於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請師於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襄陵許氏曰以魯之微構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禮義正勝則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以是知君子居人之國雖曰其道不行猶蒙其福焉

夏陳轅（公作袁）頗出奔鄭

左氏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陳轅頗之奔若曰爲人臣而刻以附上託公而營私者其亡乎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
爲沼吳其民矣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
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
主與吳戰不爲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
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宫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
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傳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
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

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
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
公田什一助而不税魯自宣公初税畝後世遂以
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底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
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

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禮宅
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税二十
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
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
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
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違於時政者欲先
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
矣
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

有賦也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杜氏注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

劉氏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何以不曰夫人葢命於天子然後成夫人孟子不受命不可以稱夫人蓋自是魯夫人不命於天子也

武夷胡氏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者諱取同姓也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呂氏曰孟子卒吳女也諱取同姓故曰孟子魯之君豈苟為縟禮而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於夷狄禽獸而不辨也春秋之世君臣上下所以持其國家者皆如是曰孟子卒不待貶而惡自見也

公會吳于橐皋

左氏傳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

杜氏注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氏傳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大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杜氏注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公作

左氏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

杜氏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公作軒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氏傳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

泰山孫氏曰宋向巢帥師伐鄭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報雍丘之師也

夏許男成卒公作戌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冬吳及越平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泰山孫氏曰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

在吳子也黃池之會不主晉侯而主在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殲中國諸侯小大震槩皆宗於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辭雖萬其尊異而爲法者三天王也魯也中國也故內京師外諸夏尊天王也內諸夏外夷狄尊中國也內魯外諸侯尊魯也及其既久而天王益衰諸夏益弱魯益無道則聖人一反之以託於春秋之終而深爲後世之戒也春秋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而昭三十二年書曰城周天王竟衰而同之列國也魯爲他國所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夷狄之會雖眾而殊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進吳稱子又言晉侯及之諸夏竟弱而同之夷狄也春秋之旨微矣

武夷胡氏傳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也言及者先吳人則抑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其書以及順天地之經著盟位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彊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逞其殘暴欲僭上冒自稱周室於己爲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爲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屨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襄陵許氏曰左氏傳春秋曰先晉紀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爲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爾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冬吳及越平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泰山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

武夷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彊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常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無曼字

襄陵許氏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唯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九月螽公作螺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其言孛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氏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

爲旦何以書記異也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出之次者見於旦也案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於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公作彄夫

十有二月螽（公作蝝）

襄陵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巳之應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氏注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霑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泰山孫氏曰天子失正自東遷始諸侯失正自會溴梁始故自隱公至於溴梁之會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自溴梁之會至於申之會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大夫專執之自申之會至於獲麟天下之正中國之事皆夷狄迭制之聖王憲度禮樂衣冠遺風舊政蓋埽地矣中國淪胥逮此而盡前此猶可言者黃池之會晉魯在焉後此不可言者諸侯泯泯制命在吳無復中國天下皆夷狄故也

蘇氏曰春秋起於五霸之始而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

常山劉氏曰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時有者何以應天地之氣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時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乎聖人爲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於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也

武夷胡氏傳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産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

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道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

春秋集解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